高等學校交流講義

# 中國建築史

清華大學梁思成編




（內部交流＊僅供參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教材編審處

中國建築史 清華大學梁思成編 中 ……審處

Y6/L493 28

工業經濟

中國建築史

書號(8066)

新華書店總經售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一九五五年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 149,000

印數 1—3,000　定價 ¥9,500

0108657

# 中國建築史



上海財政經濟學院圖書館藏書
+721
L428C



# 油印本付印前言

一九五三年秋季起，我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教師，研究生和北京市內中央及市級若干建築設計部門的工作同志們講中國建築史，本擬每講編寫講義，但因限於時間，寫的趕不上講的速度。但是同志們要求講義甚切，我只好將這部十年前所寫的舊稿拿出來付印，暫時作為補充的參考資料。

這部「建築史」是抗日戰爭期間在四川南溪縣李莊時所寫。因為錯誤的立場和歷史觀點，對於祖國建築發展的前因後果是理解得不正確的。例如：以帝王朝代為中心的史觀，只敘述了封建主和貴族的建築活動，沒有認識到那些輝煌的建築物是各時期千千萬萬人民勞動的創造和智慧的積累；對於各時期的建築物及其特徵，只是羅列現象，沒有發展的觀點，不能正確地分析那些建築物的藝術性和它們所反映的思想內容，也不能指出這些建築物同當時的思想意識和經濟基礎的關係。元、明、清、三個朝代，離今天較近，實物存在也較多，對我們今天的影響也較大，本應較為詳盡地敘述的，卻因限於時間，省略過甚。當時為了節省篇幅而用文言，並且引用文史資料時，只用原文而不再加解釋，給讀者增加了不便。有許多建築，因缺乏文獻資料，單憑手法鑑定年代，以致錯誤。例如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在這稿中認為是北宋所建，最近已發現它脊檩下題字，是金代所建。又如太原晉祠聖母廟正殿是北宋崇寧元年所建，誤作天聖間所建。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和普賢閣，也可能將金建誤作遼建。這類的錯誤，將來一定還會發現的。這部稿子的缺點是很多的，這幾個只是其中較突出的而已。

解放後不久，中國科學院編譯局曾建議付印，我因它缺點嚴重，沒有同意，現在同意用油印的形式印出，僅是作為一種搜集在一起的「原始資料」，供給這次聽講的同志們把它當做一部「古人寫的古書」

來批判参攷之用。原稿本有插圖，因限於條件，未能一併印出，也是很大缺憾。

儘管這部稿子寫得很不好，它仍然掌握了相當多的資料，做了初步的辨別與整理，是一部集體勞動的果實。絕大部份資料都是當時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人員和工作同志的實地調查，測驗的成果。在編寫的過程中，林徽因，莫宗江，盧繩三位同志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對遼、宋、金的文獻部份負責搜集資料並執筆外，對全稿也都帮助校閱和補充。精美的插圖都出自莫宗江同志的妙筆，可惜在這油印本中不能與讀者見面。盧繩同志在元、明、清的文獻資料搜集和初步整理上費了不少力氣。

在這次講課的同時，我仍將努力將講義編出，希望能寫出一部比較正確的中國建築發展的簡史，屆時將要懇請同志們毫不吝嗇地給予指正和批評。

一九五四年，一月　梁思成



# 中國建築史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中國建築之特徵

建築之始，產生於實際需要，受制於自然物理，非着意創制形式，更無所謂派別。其結構之系統，及形式之派別，乃其材料環境所型成。古代原始建築，如埃及、巴比倫、伊琴、美洲、及中國諸系，莫不各自在其環境中產生，先而胚胎，粗具規模，繼而長成，輾增繁縟。其活動乃賡續的依其時其地之氣候，物產材料之供給；隨其國其俗，思想制度，政治經濟之趨向；更同其時代之藝文、技巧、智識發明之進退，而不自覺。建築之規模，形體、工程、藝術之嬗遞演変，乃其民族特殊文化興衰潮汐之映影；一國一族之建築適反鑑其物質精神，繼往開來之面面。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賴其建築之遺蹟或記載以測其文化，其故因此。盖建築活動與民族文化之動向實相牽連，互為因果者也。

中國建築乃一獨立之結構系統，歷史悠長，散佈區域遼濶。在軍事，政治及思想方面，中國雖常與他族接触，但建築之基本結構及部署之原則；僅有和緩之変遷，順序之進展；直至最近半世紀，未受其他建築之影响。數千年來無遽变之迹，滲雜之象，一貫以其獨特純粹之木構系統，隨我民族足跡所至，樹立文化表志，都會邊疆，無論其為一郡之雄，或一村之僻，其大小建置，或為我國人居處之所託，或為我政治、宗教、國防、經濟之所繫，上自文化精神之重，下至服飾、車馬、工藝、器用之細，無不與之息息相關。中國建築之個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藝術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結構本身之材質方法而已。

建築顯著特徵之所以型成，有兩因素：有屬於實物結構技術上之取法及發展者，有緣於環境思想之趨向者。對此種種特徵，治建築史

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亂一系建築自身優劣之準繩，不惑於他時他族建築與我之異同。治中國建築史者對此看意，對中國建築物始能有正確之觀點，不作偏激之毀譽。

今略舉中國建築之主要特徵：

一　屬於結構取法及發展方面之特徵，有以下可注意者七點：

㈠　以木料為主要構材，凡一座建築物皆因其材料而產生其結構法，更因此結構而產生其形式上之特徵。世界他系建築，多漸採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木構，故僅於石面浮彫木質構材之形，以為裝飾，其主要造法則依石料壘砌之法，產生其形制，中國始終保持木材為主要建築材料．故其形式為木造結構之直接表現。其在結構方面之努力，則盡木材應用之能事，以臻實際之需要，而同時完成其本身完美之形體。匠師既重視傳統經驗，又忠於材料之應用，故中國木構因歷代之演变，乃型成遒古之藝術。唐宋少數遺物在結構上造詣之精，實積千餘年之工程經驗，所產生之最高美術風格也。

㈡　歷用構架制之結構原則．既以木材為主，此結構原則乃為『梁柱式建築』之『構架制』（Framing System of trabeated Architecture）　第一至第四圖。以立柱四根，上施梁枋，牽制成為一『間』（前後橫木為枋，左右為梁）。梁可數層重疊稱『梁架』。每層縮短如梯級，逐級增高稱『舉折』，左右兩梁端，每級上承長槫，直立最上為脊槫，故可有五槫，七槫至十一槫不等，視梁架之層數而定。每兩槫之間，密佈櫛篦並列之椽，構成坡斜屋頂之骨幹；上加望板，始覆以瓦葺。四柱間之位置稱『間』，通常一座建築物均由若干『間』組成。此種構架制之特點，在使建築物上部之一切荷載均由構架負担；承重者為其主柱與其梁枋，不藉力於高墻厚壁之壘砌，建築物中所有墻壁，無論其為磚為石或為木板，均為『隔斷墻』（Curtain Wall），非負重之部份。是故門窗之分配毫不受墻壁之限制，而墻壁之設施，亦僅視分隔之需要。歐洲建築中，唯現代之鋼架及鋼筋混凝土之構架在原則上與此木質之構架建築相同，所異者材料及科



學程度之不同耳。中國建築之所以能自熱帶以至寒帶；由沙漠以至兩河流域及濱海之地，在極不同之自然環境下始終適用，實有賴於此構架制之絶大伸縮性也。

㈢　以斗拱為結構之關鍵並為度量單位 ★ 在木構架之橫梁及立柱間過渡處，施橫材方木相互重疊，前後伸出作『斗拱』，與屋頂結構有密切關係，其功用在以伸出之拱承受上部結構之荷載，転納於下部之立柱上，故為大建築物所必用。後世斗拱之制日趨標準化，全部建築物之權衡比例遂以橫拱之『材』為度量單位，猶羅馬建築之Order，以柱徑為度量單位，治建築學者必習焉。第二圖。一系統之建築自有其一定之法式，如語言之有文法與辭彙，中國建築則以柱額斗拱梁槫瓦檐為其『辭彙』，施用柱額斗拱梁槫等之法式為其『文法』。雖磚石之建築物，如漢闕佛塔等，率多壘砌雕鑿，仿木架斗拱形制。斗拱之組織與比例大小，歷代不同，每可藉其結構演变之序，以鑑定建築物之年代，故對於斗拱之認識，實為研究中國建築者所必具之基礎智識。

㈣　外部輪廓之特異，外部特徵明顯，迴異於他系建築，乃造成其自身風格之特素。中國建築之外輪廓予人以優美之印象，且富於吸引力。今分別言之如下：

1.翼展之屋頂部分，屋頂為實際必需之一部，其在中國建築中，至遲自殷代始，已極受注意。歷代匠師不殫煩難，集中構造之努力於此。依梁架層疊及『舉折』之法，以及角梁，翼角，椽及飛椽，脊吻等之應用，遂型成屋頂坡面，脊端，及檐邊，轉角各種曲綫，柔和壯麗，為中國建築物之冠冕，而被視為神秘風格之特徵。其功用且收『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之實效。而其最可注意者，尤在屋頂結構之合理與自然。其所型成之曲綫，乃其結構工程之當然結果，非勉強造作而成也。

2.崇厚階基之襯托，中國建築特徵之一為階基之重要；與崇峻屋瓦互為呼應。周秦西漢時尤甚。高臺之風與游獵騎射並盛，其後日

漸衰弛，至近世臺基階陛逐漸趋扁平，僅成文弱之襯托，非若當年之臺榭，居高臨下，作雄視山河之勢。但宋遼以後之『臺隨簷出』及『須弥座』等仍為建築外形顯著之輪廓。

3.前面玲瓏木質之屋身，屋頂與臺基間乃立面主要之中部，無論中國建築物之外表若何魁偉，此段正面之表現仍為並立之木質楹柱與玲瓏之窗户相間而成，鮮用墻壁。左右兩面如為山墻則又少有開窗闢門者。厚墻開闢窗洞之法，除箭樓倉厫等特殊建築外，不常見於殿堂。與壘石之建築狀貌大異。

4.院落之組織，凡主要殿堂必有其附屬建築物，聯絡週繞，如配廂、夾室、廊廡、周屋、山門、前殿、圍墻、角樓之屬，成為庭院之組織，始完成中國建築物之全貌，除佛塔以外，單座之建築物鮮有呈露其四週全部輪廓，使人得以遠望其形狀者。單座殿屋立面之印象乃在短距離之庭院中呈現其一部，此與歐洲建築所予人印象，獨立於空曠之週圍中者大異。中國建築物之完整印象，必須並與其院落合觀之，國画中之宮殿樓閣，常為登高俯視鳥瞰之圖，其故殆亦為此耶。

5.彩色之施用，彩色之施用於内外構材之表面為中國建築傳統之法。雖遠在春秋之世，藻飾彩画已甚發達，其有踰矩者，諸侯大夫且引以為戒。唐宋以來，樣式等級，已有規定，至於明清之梁棟彩繪，鮮煥者尚夥。其裝飾之原則有嚴格之規定，分劃結構，保留素面，以冷色青綠與純丹作反襯之用，其結果為異常成功之藝術，非濫用彩色，徒作無度之塗飾者可比也。在建築之外部，彩画装飾之處，均約束於檐影下之斗拱横額及柱頭部份，猶歐洲石造建築之雕刻部分約束於墻額（Frieze）及柱頭（Capital），而保留素面於其他主要墻壁及柱身上然。盖木構之髹漆為實際必需，木材表面之純丹純黑猶石料之本色；與之相襯之青綠點金，彩繪花紋，則猶石構之彫飾部分。而屋頂之琉璃瓦，亦依保留素面之原則，莊嚴殿宇，均限於純色之用。故中國建築物雖名為多色，其大體重在有節制之點綴，氣象莊嚴，雍容華貴，故雖有較繁縟者，亦可免淆雜俚俗之弊焉。



6.絕對均稱與絕對自由之兩種平面佈局，以多座建築合組而成之宮殿、官署、廟宇、乃至於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齊之絕對整齊對稱（Symmetrical）之佈局，庭院四周，繞以建築物。庭院數目無定。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綫之成立。一切組織均根據中綫以發展，其佈署秩序均為左右分立，適於禮儀（Formal）之莊嚴場合；公者如朝會大典，私者如婚喪喜慶之屬。反之如優游閑處之庭園建築，則常一反對稱之隆重，出之以自由隨意之变化。佈署取高低曲折之趣，間以池沼花木，接近自然，而入詩画之境。此兩種傳統之平面佈署，在不覺中，含蘊中國精神生活之各面，至為深刻。

7.用石方法之失敗，中國建築數千年來，始終以木為主要構材，磚石常居輔材之位，故重要工程，以石營建者較少。究其原因有二：（一）匠人對於石質力學缺乏瞭解。盖石性强於壓力，而張力曲力彈力至弱，與木性相反，我國古來雖不乏善於用石之哲匠，如隋安濟橋之造者李春之流，然而通常石匠用石之法，如各地石牌坊，石勾欄等所見，大多鑿石為卯榫，使其構合如木，而不知利用其壓力而壘砌之，故此類石建築之崩壞者最多。（二）墊灰之惡劣，中國石匠既未能儘量利用石性之强點而避免其弱點，故對於墊灰問題，數千年來，尚無設法予以解决之努力。墊灰材料多以石灰為主，然其使用，僅取其粘凝性，以為木作用膠之替代，而不知墊灰之主要功用，乃在於兩石縫間墊以富於粘性而堅固耐壓之墊物，使兩石面完全接觸以避免因支點不匀（Unevenbearing）而發生之破裂。故通常以結晶粗沙粒與石灰混合之原則，在我國則始終未能發明應用。古希腊羅馬對於此方面均早已認識，希腊匠師竟有不惜工力，將石之每面磨成絕對平面，使之全面接觸，以避免支點不匀之弊者，羅馬工師則大刀濶斧，以大量富於粘性而堅固之墊灰墊托，且更進而用為混凝土，以供應其大量之建築事業，是故有其特有之建築形制之產生。反之，我國建築之注重木材，不闇石性，亦互為因果而產生現有現象者也。

二.屬於環境思想方面，與其他建築之歷史背景迥然不同者，至少

有以下可注意者四：

〈一〉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此建築系統之壽命，雖已可追溯至四千年以上，而地面所遺實物，其最古者，雖待考之先秦土垣殘基之類，已屬鳳毛麟角，次者如漢唐石闕磚塔，不止年代較近，且亦非可以居止之殿堂，古者中原為產木之區，中國結構既以木材為主，宮屋之壽命固乃限於木質結構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實緣於不着意於原物長存之觀念，蓋中國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滅之工程，欲以人工與自然物體競久存之實，且既安於新陳代謝之理，以自然生滅為定律；視建築且如被服輿馬，時得而更換之；未嘗患原物之久暫，無使其永不殘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毀亦視為災異天譴，非材料工程之過。此種見解習慣之深，乃有以下之結果： 1.滿足於木材之沿用，達數千年，順序發展木造精到之方法，而不深究磚石之代替及應用。 2.修葺原物之風，遠不及重建之盛；歷代增修拆建，素不重原物之保存，惟珍其舊址及其創建年代而已。惟墳墓工程，則古來確甚着意於鞏固永保之觀念，然隱於地底之磚券室，與立於地面之木構殿堂，其原則互異；墓室間或以磚石模仿地面結構之若干部分，地面之殿堂結構，則除少數之例外外，並未因磚券應用於墓室之經驗，致改變中國建築木構主體改用磚石疊砌之制也。

〈二〉建築活動受道德觀點之制裁，古代統治階級崇向儉德，而其建置，皆徵發民役經營，故以建築為勞民害農之事。壇社宗廟，城闕朝市，雖尊為宗法，儀禮，制度之依歸，而宮館，臺榭，第宅，園林，則抑為君王驕奢，臣民侈僭之徵兆。古史記載或不美其事，或不詳其實，恒因其奢侈逾制始略舉以警後世，示其「非禮」，其記述非為敘述建築形狀方法而作也。此種尚儉德，詘巧麗營建之風，加以階級等第嚴格之規定，遂使建築活動以節約單純為是。崇偉新巧之作，既受限制，匠作之活躍進展，乃受若干影响。古代建築記載之簡缺亦有此特殊原因；史書各志，有輿服食貨等，建築僅附載而已。

〈三〉着重佈署之規制，古之政治尚典章制度，至儒教興盛，尤



重禮儀。故先秦西漢傳記所載建築，率重其名稱方位，佈署規制，鮮涉殿堂之結構。嗣後建築之見於史籍者，多見於五行志及禮儀志中。記宮苑寺觀亦皆詳其平面佈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狀及結構。均足以證明政治、宗法、風俗，禮儀、佛道，風水等中國思想精神之寄托於建築平面之--------分佈上者，固尤深於其他單位構成之因素也。結構所產生之立體形貌之感人處，則多見於文章詩賦之讚頌中。中國詩畫之意境，與建築藝術顯有密切之關係，但此藝術之旨趣，固未嘗如規制佈署等第等之為史家所重也。

〈四〉建築之術師徒傳授；不重書籍。建築在我國素稱匠學，非士大夫之事，蓋建築之術，已臻繁複，非受實際訓練，畢生役其事者，無能為力，非若其他文藝，為士人子弟茶餘酒後所得而兼也。然匠人每闇於文字，故賴口授實習，傳其衣缽，而不重書籍。數千年來古籍中，傳世術書，惟宋清兩朝官刊各一部耳。此類術書編纂之動機，蓋因各家匠法不免分歧，功限料例，漫無準則，故制為皇室官府營造標準。然術書專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於文字之難，術語日久失用，造法亦漸不解，其書乃為後世之謎。對於營造之學作藝術或歷史之全盤記述，如畫學之歷代名畫記或宣和畫譜之作，則未有也。至如歐西文藝復興後之重視建築工程及藝術，視為地方時代文化之表現而加以研究者，尚屬近二三十年來之嶄新觀點，最初有賴於西方學者先開考察研究之風，繼而社會對於建築之態度漸改，愈增其瞭解焉。

本篇之作，乃本中國營造學社十餘年來對於文獻術書及實物遺跡互相參證之研究，將中國歷朝建築之表現，試作簡略之敘述，對於蛻變沿革及時代特徵稍加檢討，試作分析比較，以明此結構系統之源流而已。中國建築歷史之研究尚有待於將來建築考古方面發掘調查種種之努力。

## 第二節　中國建築史之分期

中國建築自其源始以至於今，未嘗一時停止其活動，其蛻變為廣

續的,故欲强為劃分時期,本為一種不合理且不易為之事。然因歷朝之更替,文化活動潮乎之起落,以及因現存資料之多寡,姑分為下列各時期。

一.上古或原始時期(公元前二〇〇年以前),自上古以至秦。此期間文獻與實物雙方資料皆極缺乏。殷周戰國以來城郭宮室遺址雖已有多處確經認定,但尚有待於攷古家之發掘。殷以前則尚無實物可攷焉。

二.兩漢時期(公元前二〇四年至公元二二〇年),此四百餘年間為中國建築成年時期,建築事業極為活躍,史籍中關於建築之記載頗為豐富,建築之結構形狀則有遺物可攷其大略。但現存真正之建築遺物,則僅墓室墓闕數處,他為間接之材料,如冥器漢刻之類。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二二〇年至公元二九〇年),雖在五胡擾攘之破碎河山下,宮殿與佛寺之建築活動極為澎湃。而佛教之興盛則為建築活動之一大動力。實物之在藝術表現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Greco— Buddist)之種種圓和生動之雕刻,飾紋、花草、鳥獸人物之表現,乃脫漢時格調,創新作風,遺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

四.隋唐時期(公元五九〇年至九〇六年),隋再一統中國,定都長安,大興土木,為唐代之序幕。唐為中國藝術之全盛及成熟時期。因政治安定,佛道兩教興盛,宮殿寺觀之建築均為活躍。天寶亂後,及會昌後周兩次滅法,建築精華燬滅殆盡,現存實物除石窟寺及陵墓外,磚石佛塔最多,隋代一石橋,唐末一木構佛殿,則為此期間最可貴之遺物。唐之建築風格,既以倔强粗壯勝,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見長,誠蔚然大觀。

五.五代宋遼金時期(公元九〇六年至一二八〇年),五代趙宋以後,中國之藝術,開始華麗細緻,至宋中葉以後乃趨纖靡文弱之勢,宋遼金均注重於宮殿之營建,其宮殿雖已燬盡,其佛寺殿宇之現存者,尚遍佈華北各省,至於塔幢,為數尤夥,作風手法,特徵顯著,規例謹慎,循舊制之途徑,增減嬗變不已,此期除遺留實物衆多外,更有



營造法式一書,為研究中國歷代建築變遷之重要資料。

六.元明清時代(公元一二八〇年至一九一二年),元明清三代,奠都北平,都市宮殿之規模,近代所未有,此期間建築傳統仍一仍古制,至明清之交,始有西藏樣式之輸入外,更由耶穌會士,輸入西洋樣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之刊行,則為清官式建築之準繩。最後至清末,因與歐美接觸頻繁,醒於新異,標準搖動,以西洋建築之式樣滲入都市,一時呈現不知所從之混亂狀態於是民居市廛中,舊建築之勢力日弱。

七.民國時期(公元一九一二年以後),民國初年,建築活動頗為沉滯。殆歐美建築續漸開拓其市場於中國各通商口岸,而留學歐美之中國建築師亦起而抗衡,於是歐式建築之風大盛。近二十年來,建築師始漸回顧及中國固有之建築。遂有採其式樣以營建近代新建築者,自此而後,建築師對於其設計樣式均有其地域或時代式樣之自覺,不若以前之惟傳統是遵,今後之中國建築,亦將如今後世界各處之建築,將減少其絕對之地方性。然因傳統,背景、民族氣質等等原素之不同,亦將自成一家,但其型成,則尚有所待耳。

## 第三節 營造法式與工程做法則例

### 一 營造法式 註一

我國關於營造之術書極少,宋清兩朝,各刊官書一部,為研究我國建築技術方面極重要資料。茲分別略述之。以下本篇所有術語及比較研究之標準,胥以此兩書為準繩焉。

營造法式,宋李誡著;誡,徽宗朝將作少監也。全書三十四卷,其中關於樣式制度者,有壕寨制度,說基礎城寨等作法;石作制度,說石作之結構與雕飾;大木作制度,說木構架方法,柱、梁、枋、額、斗拱、椽、槫等;小木作制度,說門、窗、隔、扇、藻井、乃至佛龕、道帳之形制;瓦作制度,說用瓦及瓦飾之法;綵畫作制度,說各級各色綵畫。此外尚有估工算料等方法。最後更附以壕寨、石作、大木、

小木、綵画、雕作等圖樣焉。

書初刊於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八百餘年來，名詞改換，樣式演变，加之以士大夫之蔑視匠術，故其書已幾無法解讀，民國十八年，中國營造學社成立，十餘年來，從事於是書之研究，先自清代術書着手，加以實物之發現與研究，其書始漸可讀。

大木作制度為全書最重要部份，其中要點可歸納為下列諸項，（第三圖）

一　材栔，材有二義：(一)指建築物所用其標準大小之木材而言，即斗栱上之栱，及所有與栱同廣厚之木材是也。材之大小共分八等，視建築物之大小等第，而定其用材之等第，(二)一種度量單位：『各以其材之廣，分為十五分，以十分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長，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為制度焉』。兩材之間，以斗墊托其空隙，其空隙距離為六分，稱為栔。凡高一材一栔（即高二十一分）之材，謂之足材，宋式建築各部間之比例，皆以其所用材之材、栔、分、為度量標準。

二　枓與栱，枓栱由若干枓與栱壘疊而成，總稱鋪作。在柱頭上者稱『柱頭鋪作』，在柱與柱之間者稱『補間鋪作』，在角柱之上者稱『轉角鋪作』。鋪作中構材雖有枓、栱、昂三類，而枓又有四種，栱有五種，但在結構上，其最重要者為集中全鋪作重量之櫨枓，及由櫨枓向前後出跳之華栱。華栱之上，或更用向下斜垂之昂，亦為出跳之主要構材，其出跳之數目自一跳至五跳不等。昂尾斜上，壓於梁或槫下，利用槓桿原理，以跳起檐部。櫨枓中心及每跳跳頭或施橫栱，謂之計心，或不施橫栱，謂之偷心。橫栱用一層者為單栱，雙層者為重栱。由出跳之多寡，偷心或計心，用華栱或用昂，單栱或重栱，遂有各種不同之配合。

三　梁，梁因長短及地位之不同，各有不同名稱。殿閣如用平闇（即天花板），則平闇以下梁栿，謂之明栿，或作月梁，或作直梁，平闇以上另有草栿以承屋蓋之重，不如鉋整。梁斷面之大小，按長短



而異，但其斷面之高與厚，則一律以三與二之比例為準則。

四　柱，柱之長短，及柱徑大小，雖有規定，但不甚嚴格，視屋之種類及大小，自徑一材一栔至三材不等，柱有直柱及梭柱之別：梭柱上段三分之一，卷殺漸收，如希臘羅馬柱之 *entesis*。用柱之制，有特可注意者：(一)角柱生起，自當心間向角，將柱漸加高，可以加增翹起之感；(二)側脚，主柱時令柱首微側向内。此兩者俱能增加安定之感。

五　舉折，即定屋頂坡度及屋蓋曲面綫之方法也。求此曲面綫謂之定側樣。其坡度最緩和者，如兩椽小屋，為二與一比之坡度，最陡者如殿閣，為三與二比之坡度，其餘廳堂廊屋等各有差，謂之舉高。其曲綫則按每槫中綫，自上每縫減去舉高之十分之一，次縫減二十分之一，等等。愈低而減愈少，然後聯綴以成屋頂斷面之曲綫，謂之折屋。

除上例五項外，他如闌額、角梁、槫、椽、侏儒柱等，均各有規定。我國建築以木材為主要構材，其大木作制度，幾可謂建築結構之全部。觀各時期大木作之蛻变，即已得中國建築結構沿革之泰半矣。

此外小木作制度，如門窗隔扇之制，後世尚沿其制，变遷不甚劇烈。平闇分格，或正方或長方無定，藻井多作小枓栱為飾。至於佛龕道帳，亦均施小枓栱，在圖案上甚為『建築化』。建築與傢俱等物關係之密切，自古即然也。

瓦及瓦飾，對於鴟尾蹲獸之大小與數目，依殿屋之大小亦有規定。屋瓦有筒瓦，板瓦，為我國數千年傳統定法。屋脊用板瓦堆疊，則後世所不見。

綵画作制度，色調以藍、綠、紅三色為主，間以墨，白、黄。凡色之加深或減淺，用疊暈之法。其方法亦自唐至清所通用也。

關於法式各部方法細節，如各種枓與栱之大小及斫造法，梁柱闌材之卷殺，舉折之詳細方法，柱礎勾欄等華飾之雕鐫，綵画作各種華紋及顏色之調配等，書中皆指示極詳，頗似現代教科書之體裁。第六

章宋遼金實物硏究及特徵分析中，當將各項比較詳論之。

## 二、工部工程做法則例 註二

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雍正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四）清工部所頒佈關於建築之術書也。全書七十四卷，前二十七卷爲二十七種不同之建築物，大殿、廳堂、箭樓、角樓、倉庫、涼亭等每件之結構，依構材之實在尺寸敘述。就著書體裁論，雖以此二十七種實在尺寸，可以類推其餘，然較之營造法式先說明原則與方式，則不免見拙矣。自卷二十八至卷四十爲斗栱之做法，安裝法及尺寸。其尺寸自斗口一寸起，每等加五分，至斗口六寸止，共計十一等，較之宋式乃多三等焉。自卷四十一至四十七爲門窗隔扇，石作、瓦作、土作等做法。關於設計樣式者止爲此。以下二十四卷則爲各作工料之估計。

此書之長在二十七種建築物各件尺寸之準確，而此亦即其短處，因其未歸納規定尺寸爲原則，俾可大小適應可用也。此外如栱頭昂咀等細節之卷殺或斫割法，以及綵畫制度，爲建築樣式所最富於時代特徵者，皆未敘述，是其缺憾，幸現存實物甚多，硏究匪難，可以實物之硏究，補此遺漏。在圖樣方面則僅有前二十七卷每種建築物之橫斷面圖二十七幀，各部詳圖及綵畫圖均付缺如。

就此書之前四十七卷，可得若干原則，均對於圖案樣式有重大關係者。第四圖

一材之減高、宋代材高（即材廣）十五分，厚十分，栔六分，故足材高二十一分。清式似已完全失去材栔分之觀念，而代以斗口，斗口者即宋式之材厚也。斗栱比例亦以斗口之倍數或分數爲準，如斗口一寸，則栱高一寸四分，謂之單材栱，所謂正心枋或栱者，高二寸，此十與二十之比，即宋式材厚十分與足材廣二十一分之比之變身也。在柱心線上，宋式多用層柱頭枋，枋與枋間以斗墊托，其空隙或以灰泥扶塞。至清式則以多層正心枋（足材）相貼疊壘，不復留斗或栔之餘隙矣。除此基本觀念之改變外，鋪作中各件間之比例與關係，仍大致保持古制。



二柱徑柱高之規定，清式柱徑規定爲六斗口，等於宋式四材，其柱高六十斗口，爲徑之十倍。於是比例上，柱大而斗栱小，遂型成斗栱纖小之現象，其補間鋪作（清稱「平身科」）乃增多至七八朵。

三以斗栱攢數定修廣，清式補間斗栱既增多，於是鋪作間相互之距離遂亦規定，爲十一斗口，因此柱之分配，柱間之距離，面濶進深之尺度，皆以兩朵間距離十一斗口之倍數爲準則焉。

四角柱不生起，清式角柱與平柱同高，且柱均爲直柱，無卷殺，故不若宋式輪廓之秀麗與柔和但側角則仍爲定法。

五梁斷面之加寬，宋式梁枋斷面高寬均爲三與二之比。至清式則改爲五與四或六與五之比，在力學上不若宋式之合理。且其梁之寬，不問實物大小，一律爲『以柱徑加二寸定厚』，亦爲最不合理之做法。梁均爲直梁，月梁之制爲清官式所無。

六舉架、宋所謂舉折之制，清稱舉架，兩者所得結果雖約略相同，但其基本觀念則完全改變。宋式之舉折，先定舉高，然後自上而下，每槫縫下折少許，而成曲面線。清式則自下起，第一步（即宋所謂縫）五舉，（即第一步舉之高等於第一步水平長度之十　分之五）；第二步六舉，第三步六、五舉，第四步七，五舉乃至九舉等。各步舉度遞增，相綴而成曲綫，其屋脊之地位，乃由下逐步遞舉而得，非若宋式之預定者。其結果清式屋蓋較宋式屋蓋陡峻，遂成爲兩時期各有特徵之一。

清式殿閣之柱額梁枋等均以生硬之直綫直角構成，其屋蓋陡峻崇高，而檐下斗栱，則纖小繁縟，故其輪廓結構，均不若宋式之生動豪放及自然，蓋各部所定規則，成爲固執之尺寸問題，已有若干與先前結構部份之適當比例脫去聯繫也。

註一　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年石印本，民國十四年仿宋重刊本。
　　　梁思成，營造法式新圖註釋（未刊稿）

註二　清工部頒行本。
　　　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

# 第二章 上古時期

## 第一節 上古

中國建築之原始，究起自何時，殆將永遠籠罩於史前之玄秘中。『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註一此固為後世之推測，然其所說穴居之習，固無疑義，直至今日，河南山西一帶居民，穴居仍極普遍。宮室與穴居可以同時並存，未必前後相替也。

殷商以前，史難置信，姑集所紀。黃帝，（公元前二十七世紀頃）『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當時顯然未有固定之城郭宮室。註二至堯之時（公元前二十三世紀頃？），則『堂崇三尺，茅茨不剪』註三，後世雖以此頌堯之儉德，實亦可解為當時技術之簡拙，至舜所居，則『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註二舜『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初期之都市已開始型成。『禹卑宮室，致費於溝淢』註三，則因宮室已漸華侈，然後可以『卑』之。

至殷代末年（公元前十二世紀頃），紂王廣作宮室，益廣囿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註四然周武王革命之後，已全部被毀，箕子自朝鮮『朝周，過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而傷之。註五其後約三千年，乃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予以發掘，發現若干建築遺址，其中有多數土築殿基，上置大石卵柱礎，行列井然。柱礎之上，且有覆以銅櫍者。其中若干處之木柱之遺炭尚宛然存在，蓋兵亂中所焚燬也，除殿基外，尚有門屋，水溝等遺址在。其全部佈置頗有條理。註六後代中國建築之若干特徵，如階基上立木柱之構架制，平面上以多數分座建築合組為一院之佈置，可以確攷矣。

與殷末約略同時者，有周文王之祖父太王由原始穴居之情形下，遷至岐下，相量地畝，名命工官匠役，建作家室宗廟門庭。詠於詩經。註七



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在今長安之南。詩經亦有賦此區域之建築者。註八

據詩經所詠，得知陜西一帶當時之建築乃以版築為主要方法，然而屋頂之如翼，木柱之採用，庭院之平正，已成定法。豐鎬建築雖已無存，然其遺址尚可考。豐宮瓦當尚為考古家所熟悉焉。

文王於營國築室之餘，且與民共臺池鳥獸之樂，作靈囿，內有靈臺靈沼，為中國史傳中最古之公園。註九

成王之時，周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註十此為我國史籍中關於都市設計最古之實錄。

都市之制：天子都城『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註十一蓋自三代以降，我國都市設計已採取方形城郭，正角交义街道之方式。

註一　易繫辭。
註二　史記五帝本紀。
註三　史記夏本紀。
註四　史記殷本紀。
註五　史記宋微子世家。
註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發掘報告。
註七　詩大雅文王之什。
註八　詩小雅祈父之什斯干篇。
註九　孟子梁惠王上。
註十　史記周公世家。
註十一　周禮考工記。

## 第二節 春秋戰國

春秋時代，因數百年來戰爭互相吞併之結果。僅餘强大諸侯十餘國。因物力人力漸集中，諸侯如晉平公齊景公皆營建漸侈。註一雖遠在南服之吳王夫差，亦『次有臺榭陂池焉』註二。偏近西戎之秦國亦

當『戎王使由余觀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註三。

中國爲崇奉祖先之宗法社會，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宗廟建築，均有一定制度。有違規逾制者，則見於史傳。其中如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註四『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註五，等皆此例。

卿大夫住宅『唯里人命次』註六，規則尤嚴。故當魯文公欲弛孟文子及郤敬子之宅，皆以違禮不敢聞命。自營居室、如趙文子『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見而責其『貴而忘義，富而忘禮』，而懼其『不免』註七。智襄子『爲室美』，智伯亦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註八。

當時盛游獵之風。故喜園囿。其中最常見之建築物厥爲臺。臺多方形，以土築壘，其上或有亭榭之類，可以登臨遠眺。臺之紀錄，史籍中可稽者甚多。

至戰國之世，僅餘七雄。諸侯已均『高臺榭，美宮室』，蘇秦且說齊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註九。對建築之觀念，不若前此之簡樸。且自周中世以降，尤尚殿基高巨之風，數殿相連如趙之叢臺，即其顯著之一例。今日燕故都巍然之臺址，猶有三十餘所。

關於此期建築式樣之資料，僅有少數器皿上所畫之建築物可供參考。故宮博物院藏採桑獵鈁上有宮室圖第五圖。屋下有高基、上爲木構。屋分兩間，故有立柱三：每間各有一門，門扉雙扇。柱端有斗栱承枋，枋上更有斗栱作平坐。上層未有柱之表現。但亦有兩門，一門半啟，有人自門內出。上層平座似有四周欄干。平坐兩端作向下斜垂之綫以代表屋檐。藉此珍罕之例證，已可以考知在此時期，建築技術之發達至若何成熟水準，秦漢唐宋之規模，在此凝定，後代之基本結構，固已根本成立也。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在渭水流域秦亘古未有之建築活動，自此萌芽，註十古代工程聞名於世界之萬里長城，於戰國之世，亦已由各國分段興築。註十一



註一 左傳。

註二 左傳哀元年。

註三 史記秦本紀。

註四 左傳莊二十三年。

註五 左傳昭十八。

註六 國語魯記。

註七 國語晉記。

註八 國語晉記。

註九 史記蘇秦列傳。

註十 史記商君鞅列傳。

註十一 史記趙世家，魏世家，秦本紀 蘇秦列傳。

## 第三節 秦

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孝公時代商鞅所營咸陽宮庭冀闕爲核心而擴大增益之。『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殿屋複道，周閣相屬』。註一

『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一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註一『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註一

始皇死後，二世復繼續營建。註一然僅至公元前二〇六年，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註二周秦數世紀來之物資工藝之精華，乃遇最大之災害，楚人一炬，非但秦宮無遺，後世每當易朝之際，故意破壞前代宮室之惡習亦以此爲嚆矢。

始皇陵墓建築豪侈，亦前所未有，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徙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註一『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註二『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樹草木以象山』註四，以為可與天地同久，然僅三年，項羽入關，即被掘盜取其財物。

始皇因各國長城之舊，『使蒙恬將三十萬衆，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註五非此者，則北虜之侵，必更無阻障，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之演成，其關係於此長城者實至距。秦長城為土築，今甘肅西；或尚有秦時原物。河北省一帶磚甃長城，均明中葉以後增築。

註一　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二　史記項羽本紀。

註三　漢書賈山傳。

註四　長安志。

註五　史記蒙恬傳。



# 第三章　兩漢

## 第一節　文獻上兩都建築活動之大略

漢高祖（公元前二〇二年）奠都長安，本秦離宮，城狹小，蕭何據龍首山岡建長樂；嗣營未央，就秦宮而增補之，六年（公元一八七年）城乃成。註一城周回『六十五里』每面闢三門，城下有池周繞，『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註二城之平面不作方形，其南北兩面俱非直綫。蓋營造之始，增補長樂未央，城南迂迴遷就，包括二宮於內，而城北面又以西北隅瀕渭水，故順河流之勢，亦築城曲折之狀。後人乃倡城象南北斗之說。註三

長安城內諸宮散置，有長樂，未央，明光，長信及桂宮北宮六處，有九市，百六十里，八街，九陌，市樓皆重屋，又有旗亭令署里門彈室之設。城中地廣人稀，故街衢里市，均宏濶，而公卿用宅，得求窮僻處，不乏城市山林之趣，宮闕之間，民居雜處，『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全城之佈置，既未遵古禮對稱均齊之法，亦未若後代之有皇城宮城區分內外，實為歷代都邑之變體。註四

蕭何營建長安，因秦故宮以修長樂，據龍首山以作未央。惠文景之世，均少增作。至武帝時，國庫殷實，生活漸趨繁華，物質供應與工藝互相推動，乃大興宮殿，廣闢苑囿。在長安城中，修高祖之北宮，造桂宮，起明光宮，更築建章宮於城西，於是離宮別館，徧於京畿。此後王侯貴戚更大治府第。土木之功乃臻極盛。

漢代之稱宮者，大都指由多數之殿乃至其他臺榭閣廊簇擁而成之集體而言。全體之外，繞以宮垣、四面闢門，門外更或有闕。宮垣之內，除皇帝朝會之前殿，及綜治政事之寢殿，後宮帝后妃嬪寢處殿舍之外，尚有池沼樓臺林苑遊觀部份。諸殿均基臺崇偉，仍承戰國嬴秦之範，因山岡之勢，居高臨下，上起觀宇，互相連屬。其苑囿之中，或作池沼以行舟觀魚，或作樓臺以登臨遠眺，充滿理想，欲近神仙。

各宮之間，閣道之設、亦因臺而生，綿亘連屬，若長橋飛虹，互相通達，以便行幸。秦漢以來，園庭設計，蓋已與宮室並重，互為表裡矣。漢宮殿繁複之佈署，嵯峨之外觀，實達高度標準，但其結構原則，仍以殿為單位，不因臺榭相接而增煩雜。元李好問曾述其所見曰：『予至長安，親見漢宮故址，皆因高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幹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覺森竦。使當時樓觀在上又當何如？』註五此崇臺峻基所予觀者對於整個建築之印象，蓋極深刻也。

長安城內外，諸宮之中，其規模尤大、史籍記載較詳者，為長樂、未央、建章三宮，茲分述其略：

一.長樂宮，故秦之興樂宮，而漢修繕之。宮周圍二十里，在長安城內之東南部，其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序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註六，除去兩序，其修廣略如今北平清宮太和殿。秦阿房宮殿前銅人十二，亦移列此殿前。宮成，適當叔孫通習禮成，諸侯群臣朝會，『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註七。

長樂宮殿名之見於紀載者約十餘，又有酒地鴻臺。後兩者據傳為秦始皇所造。鴻臺『高四十丈，上起觀宇。』註八今傳世瓦當有『長樂萬歲』及『長樂未央』之銘文者。

二.未央宮，漢代新創之第一宮。高祖七年（公元二〇〇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自櫟陽徙居焉。註九漢初之營未央，修長樂，其技術方面負責人為梧齊侯陽城延，延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為將作少府；築長安城亦延之功也。註十

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在長安城內之西南部，今計其殿角臺池堂室門闕之名可考者八十餘，其中形制或特徵之較可考者有：

前殿，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高三十五丈，疏龍首山為殿臺，不假板築，高出長安城。『以木蘭為棼橑；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榱壁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城右平，黃金為壁帶，



間以和氏珍玉。』註十一『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註十二高帝所建而武帝增飾者也。

宣室殿當在前殿之北，為漢諸帝之正寢，又曰『布政教之室，』宣帝『常幸，齋居而決事。』註十三

溫室殿『冬處之溫暖』『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為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註十四

清涼殿『中夏含霜』，『夏居之則清涼也。』『以畫石為牀，文如錦，紫琉璃帳。』『又以玉晶為盤，貯水於膝前玉晶與冰相潔。』註十四

殿閣之有特殊用途者，如天祿閣『以藏秘書，處賢才也。』註十四石渠閣『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註十四承明殿『著述之所也。』又有金馬門，為『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等皆待詔於此。』註十四麒麟閣則『宣帝圖畫功臣像於此。』註十五

未央宮後宮分為八區，其中如椒房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芬芳也。』註十四昭陽舍成帝為昭儀又增華飾，『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壁。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註十六而猗蘭殿嘗稱畫殿，王夫人生武帝於此。後宮纖靡綺麗之發展，略可想見。

遊觀建築，則有柏梁臺，『高二十丈，用香柏為梁殿，香聞數十里』註十七，又有倉池，池中有漸臺。高十丈。

除朝會起居娛樂用各建築外，宮中更有殿中廬供臣子止宿；『織作文繡郊廟之服』之織室註十八；藏冰之凌室註十九；及『掌宮中輿馬』之路軨廄等等實用部份焉。註二十

三.建章宮，武帝太初元年建（公元前一〇四年），尤為特殊。註二十一宮周二十餘里，在長安城外之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

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註二十二 建章與未央之間，則『跨璣池，作飛閣，構輦道以上下』相屬。註二十三

宮南面正門曰閶闔，『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五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以玉為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樓屋上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門。』註二十三 門內別風闕及宮之東闕，均高二十五丈，亦均以銅鳳凰為飾。

太液池在宮之北，有漸臺及蓬萊方丈等仙山註二十三 其旁宵遊宮，成帝所建，『以漆為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註二十四 此外尚有虎圈及獅子園焉。

宮中更有神明臺，在古璧門古，武帝造以求神仙者。註二十三 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其上又有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註二十五 井幹樓與神明臺對峙，亦高五十丈。『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註二十六 蓋極複雜之木構架建築也。

三輔離宮苑囿甚多。上林苑在長安東南，『周袤三百餘里，離宮七十所，能容千乘萬騎。』註二十三 甘泉宮在雲陽甘泉山，本秦所造。武帝置前殿，紫殿，通天臺，及宮館數十，紫殿『彫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註三『通天臺 --------以候神人。』註二十二 『臺高三十丈，望雲悉在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註二十七，『上亦有承露仙人。』

王莽篡漢，『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 黃帝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屋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數萬。』註二十八

王莽之敗，未央宮被焚，其餘宮館則無所毀，至光武建武二年（公元二十六年），赤眉焚西京宮室，長安漢故宮遂毀。光武之世，屢次修葺，終難復舊觀焉。



東漢之洛陽略作長方形，『東西七里，南北十餘里』，跨建洛河兩岸。南宮在河南，北宮在河北。

洛陽諸殿中，史籍紀述唯北宮正殿德陽殿最詳。殿南北七丈，東西三十七丈四尺。『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廁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 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註二十九。

終東漢之世，洛陽城邑宮闕，規模氣魄，均難與西漢之長安比擬。至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年）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火三日不滅，而京都為丘墟矣。』註三十

兩漢季世，皇室衰微，王侯外戚，宦官倖幸，競起宅第園囿，尤以東漢末葉為甚。前漢梁孝王武，魯恭王餘，後漢濟南安王康，瑯琊孝王京，均好治宮室苑囿，尤以魯恭王之靈光殿，因王延壽之賦而著名於後世。註三十一

至於外戚倖幸之宅第，則成帝之世，王氏五侯『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註三十二

宅第之最豪侈者，莫如桓帝朝大將軍梁冀。冀大起第舍，其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 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 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註三十三，而帝都宮闕之工事反無所聞。建築為社會情形之反映，信不誣也。

註一 史記及漢書高祖本紀惠帝本紀呂后本紀。

註二 三輔黃圖。

註三 長安志。

註四 劉敦禎大壯室筆記。

註五 同上。

註六　三輔黃圖。
註七　史記叔孫通傳。
註八　三輔黃圖。
註九　漢書高帝紀。
註十　漢書功臣表。
註十一　三輔黃圖。
註十二　西都賦。
註十三　漢書刑法志及註。
註十四　三輔黃圖。
註十五　漢書蘇武傳。
註十六　漢書外戚傳。
註十七　漢書武帝紀。
註十八　漢書宣帝紀及外戚傳。
註十九　漢書惠帝紀及註。
註二十　三輔黃圖。
註二一　漢書武帝紀。
註二二　漢書郊祀志。
註二三　三輔黃圖。
註二四　拾遺記。
註二五　三輔舊事。
註二六　西京賦。
註二七　長安志引漢舊儀。
註二八　漢書王莽傳。
註二九　後漢書禮儀志。
註三十　後漢書董卓傳。
註三一　漢書及後漢書本傳及靈光殿賦。
註三二　後漢書元后傳。
註三三　後漢書梁冀傳。



## 第二節　漢代實物

現存漢代建築遺物之中，有墓、石室、闕、崖墓、為實物；明器畫像石之類，則為間接資料。

墓　西漢諸帝陵，均起園邑，繚以城垣，徙民居之、為造宅第，設官管理，蔚然城邑，今長安附近，漢帝諸陵雖僅存墳丘，其繚垣及門闕遺址尚可辨。墳丘名曰方上，多為平頂方錐體，或單層或二三層，最大者方二百六十餘公尺，高三十公尺。其附屬廟殿，均無存焉。至於地下工程，其制度雖載在史籍，然在未經發掘以前真相難明。文獻所紀。茲不贅述。

其餘小墓，曾經發掘者頗多。墓之簡單者，僅用木槨，或累石卵為外墻。其稍大者以磚石構成羨道及墓室。羨道多南向。墓室配列無定則，數目亦多寡不一。就結構言，約略可分為四種：(一)井榦式木構墓，如朝鮮南井里彩匣塚：註一　(二)疊澁券墓，如遼寧營城子『二號墓』註二　(三)發券墓，如山東金鄉縣朱鮪墓：註三　(四)空心磚墓，磚出土者多，墓完整者尚未見，僅能推想其結構。墓之地面配置：墳丘之前，或作石室石闕及石人石獸等，如朱鮪墓則有石室，山東嘉祥武氏墓則有石室，石闕．石獅。咸陽霍去病墓壘石以像祁連山，其石獸雕刻尤為雄壯。

石室　第六圖　漢墓石室見於文獻者甚多，然完整尚存者，僅山東肥城縣孝堂山『郭巨』墓祠一處。註四石室通常立於墳丘之前。室平面作長方形，後面及兩山俱有墻，正面開敞，正中立八角石柱一，分正面為兩間。屋頂厦兩頭造，即清式所稱懸山式，上施脊，瓦瓏及當均由石塊上刻成。著名之『武氏祠畫象石』實為石室之毀後散亂者。美國費慰梅（Wilma C. Fairbank）就現存石之拓本，歸復原狀不惟藉知各畫石之原位置及室內壁面畫像之圖案，且得以推知石室之結構及原形與『郭巨祠』相同，正面中間立一柱，且有後部另有小龕突出如後世所謂龟頭者。註三

石闕　第七圖　漢宮殿祠廟陵墓門外兩側多立雙闕，或木構，或石砌；

水闕現已無存，石闕則實例頗多，均為後漢物。闕身形制略如碑而略厚，上覆以檐；其附有子闕者，則有較低較小之闕，另具檐瓦，倚於主闕之側。檐下有刻作斗栱枋額，模枋木構形狀者，有不作斗栱，僅用上大下小之石塊承檐者。武氏祠闕（公元一四七年）及河南嵩山太室（公元一一八年），少室，啟母三廟闕均有子闕而無斗栱。註四 闕身畫像如石室畫象石。四川西康諸闕均刻斗栱木構形；其有子闕者僅雅安高頤闕及綿陽平陽府君闕；其餘梓潼諸殘闕及渠縣沈府君闕，馮煥闕及數無銘闕，並江北縣無銘闕，均無子闕。註五 其雕飾方法，一部平鈒如武氏祠石，而主要雕飾皆剔地起突四神及力神，生動強勁，技術極為成熟。意者平鈒代表彩畫，起突即浮雕裝飾也。

崖墓　湖南四川境內，現均有崖墓遺跡，尤以四川為多。其小者僅容一棺，大者室與相連，雕飾繊巧，樂山縣白崖 註五　宜賓黃沙溪 註六，諸大墓，多鑿祭堂於前，自堂內開二墓道以入，墓室即闢於墓道之側，其中亦有鑿成石棺者。全墓唯祭堂部分刻鑿建築結構形狀。堂前面以石柱分為兩間或三間，其外檐部份多已風化。堂內壁面隱起枋柱，上刻檐瓦，瓦下間飾禽獸。堂內後壁中央有鑿長方形龕，與山東諸石室之有龕者同一形制。祭堂門外壁上亦有雕刻闕及石獸者，蓋將墓前各物，縮置於一處也。

彭山縣江口鎮附近崖墓 第八圖　註七，則均無祭堂。墓道外端為門，門上多刻成疊出如檐者兩層；下層刻二獸相向，上層刻碩大之斗栱。門兩側間亦有刻柱及斗栱承枋者。墓道內端兩旁有闢作一個或二三個墓室者。有少數墓室內有鑿成八角柱，上施斗栱者。柱身肥矮，上端收殺頗巨，其下承以礎石。漢代斗栱，及柱之獨立施用者，江口崖墓為現存僅有之實例。墓室之內亦多鑿石棺，壁上且有鑿小龕，灶，或隱出柱枋及櫺窗者。崖墓內地面均內高外低，旁鑿水溝，蓋洩水為墓葬工程一重要問題也。

除實物外，明器及畫像石均為研究漢代建築之重要資料。

明器　明器為殉葬之物，其中建築模型極為常見，如住宅，樓閣，



望樓、倉囷、羊舍，豬圈之類，均極普通，第九圖　近年為歐美博物館收集者頗多。明器住宅多作單層，簡單者僅屋一座，平面長方形，前面闢門，或居中，或偏於左右；門側或門上或山墻上闢窗，或方或圓或橫列、或飾以菱形窗欞。屋頂多廈兩頭造。亦有平面作曲尺形而將其餘二面繞以圍墻者。

二三層之樓閣模型多有斗栱以支承各層平座或檐者。觀其斗栱欄楯門窗瓦式等部份，已可確玫當時之建築，已備具後世所有之各部。二層或三層之望樓，殆即望候神人之『臺』，其平面均正方形，各層有檐有平坐，魏晉以後木塔，乃由此式多層建築蛻變而成，殆無疑義。

羊舍有將牧童屋與羊屋並列，其他三面圍之以墻者。其屋皆不廈兩頭，即清式所謂硬山頂、羊屋低而大，人屋較高。豬圈四周，繞以墻，置廁於一隅，較高起，北方鄉間，至今尚見此法焉。

畫象石　畫象石中所見建築，有廳堂，亭、樓、門樓、闕、橋等，其中泰半為極端程式化之圖案．然而階基、柱、枋、斗栱、欄杆、扶梯、門、窗、瓦飾等、亦均描畫無遺、且可略見當時生活狀況。第十圖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所藏函谷關東門畫象石，畫式樣相同之四層木構建築兩座並列、樓下為雙扇門，上以斗栱承檐、二三層壁上均開小方窗，周以走廊，以斗栱承檐。第四層無廊，上覆四阿頂，脊上飾以鳳凰，其所予人對於當時建築之印象，實較明器及其他畫像石均忠實準確也。

註一　彩畫塚。

註二　營城子。

註三　Fairhank. W. The offering Shrines of "Wuliang Tz'ŭ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 No.1.

註四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四期，劉敦楨、河南省北部古建築調查記。

註五　劉敦楨梁思成等測繪，劉敦楨、西南建築圖錄（未刊稿）

註六　劉敦楨、西南建築圖錄。

註七　劉敦楨，莫宗江、陳明達測繪；陳明達，彭山漢崖墓，（未刊稿）。

## 第三節　漢代建築特徵之分析註一

階基　階基為中國建築三大部份之一。其在漢代，未央宮前殿，『疏龍首山以為殿臺；』『重軒三階』文獻可稽。川康諸闕亦有下以階基承托，階基四周刻作若干矮柱及斗者。畫像石中，廳堂及闕下亦多有階基，亦用矮柱以承階面，柱與柱之間刻水平橫綫，殆以表示磚縫。直至唐五代，此法尚極通行。

柱及礎　彭山崖墓中柱多八角形，間亦有方者、均肥短而收殺急。柱之高者，其高僅及柱下經之 三.三六倍、短者僅 一.四 倍。柱上或施斗栱，或僅施大斗、柱下之礎石多方形，彫琢均極粗纛。孝堂山石室正中亦立一八角柱，高為徑之 三.一四倍，上下同徑無收殺。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為礎。出土漢墓磚中亦有上有斗下有斗形礎之圓柱或八角柱，殆即此類柱之磚製者，但較為修長，其高可及徑之五六倍。畫象石中所見柱，難以判其為方為圓，柱下之礎石，似有向上凸起而將柱底凹入，使相卯合者。漢代若果有此法，雖可使柱穩定，然若上面重量過大或重心偏倚，則易使柱破裂，故後代無用此法者。

門窗　門之實物存者惟墓門。彭山墓門門框均方頭，其上及兩側均起綫兩層。石門扇亦有出土者，均極厚而短，蓋材料使然也，門上刻鋪首，作饕餮啣環圖案。明器所示，則門框多極清析，門扇亦有作鋪首者。函谷關東門畫石，則門之兩側，有腰枋及餘塞板，門扉雙合，扉各有鋪首門環。明清所常見之門制、大體至漢代已型成矣。

窗之形狀見於明器者，以長方形為多，間亦有三角，圓形或他種形狀者。窗櫺以斜方格為最普通，間有窗櫺另作或如籠，扣於窗外者。彭山崖墓中有窗一處，為唯一之實例，其窗櫺則為垂直密列之直櫺。



平坐與欄杆　畫象石與明器中之樓閣，均多有欄杆，多設於平坐之上。而平坐之下，或用斗栱承托，或直接與腰簷承接。後世所通用之平坐，在漢代確已型成。欄杆樣式以矮柱及橫木溝成者最普通，亦有用連環，或其他幾何型者。函谷關東門圖所見，則已近乎後世之做法與權衡矣。

斗栱　漢斗栱實物，見於崖墓，石闕及石室。彭山崖墓墓室內八角柱上，多用斗栱。柱頭上施櫨斗（即大斗），其上安栱，兩頭各施散斗一，栱心之上，出一小方塊，如枋頭。斗下或有皿板，為唐以後所不見，而在雲岡石窟及日本飛鳥時代實物中則尚見之。栱之形有兩種：或簡單向上彎起，為圓和之曲綫，或為斜殺之直綫以相聯，殆即後世分瓣卷殺之初型，如魏唐以後通常所見；或彎作兩相對頂之S字形，亦見於石闕，而為後世所不見、在真正木構上究否製成此形，尚待考也。川康諸石闕所刻斗栱，則均於櫨斗下立短柱，施於額枋上。栱之形式亦有上述單彎與複彎兩種；栱心之上或出小枋頭，或不出。斗下皿板則不見。朱鮪石室殘址尚存石斗栱一朵，乃以簡單彎栱托兩散斗者，與後世斗栱形制較為相近。

明器中有斗栱者甚多，每自牆壁出栱或梁以挑承櫨斗，其上施栱，間亦有柱上施櫨斗者。『一斗三升』頗常見。又有散斗之上，更施較長之栱一層者，即後世所謂重栱之制。散斗之上又有施替木者。其轉角處則挑出角枋。上施斗栱、抹角斜置，並無角栱。

畫象石中所見斗拱多極程式化，然其基本單位則清晰可稽。其組合有一斗二升或三升者、有單栱或重栱者，有出跳至三四跳者、其位置則有在柱頭或補間者。

綜觀上述諸例，可知遠在漢代，斗栱之形式確已型成，其結構當較後世簡單。在轉角處，兩面斗栱如何交接，似尚未獲圓滿之解決法。至於後世以栱身之大小定建築物全身比例之標準，則遺物之中尚無痕跡可尋也。

構架　川康諸闕，在闕身以上，檐及斗栱以下，刻作多數交疊之

杭頭，可藉以畧知其用材之法。朱鮪墓址所遺殘石一塊，三角形，上刻叉手、叉手之上刻兩斗。其原位置乃以承石室頂板者。日本京都法隆寺飛鳥時代廻廊及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均用此式結構。漢代建築內部結構之實物，僅此一例而已。註二

屋頂與瓦飾　中國屋頂式樣有四阿（清式稱廡殿），九脊（清稱歇山），厦兩頭（清稱懸山），不厦兩頭（清稱硬山）攢尖五種，漢代五種均已備矣。四阿厦兩頭，不厦兩頭見於畫象石及明器者甚多，攢尖則多見於望樓之頂。九脊頂較少見，惟紐約博物院藏明器一例，乃由厦兩頭四周繞以腰簷合成。二者之間成階級形：不似後世之前後各成一坡者。此式實例，至元代之山西霍縣東福昌寺大殿尚如此、然極罕見也，重檐之制，見於墓磚，其實例則雅安高頤闕。漢代遺物之中，雖大多屋頂坡面及檐口均為直綫，然屋坡反宇者，明器中亦偶見之。班固西都賦所謂『上反宇以蓋載，激日景而納光，』因以為漢代所通用之結構法也。嵩山太室石闕，將近角瓦隴微提高，是翹角之最古實例。

簷端結構，石闕所示，由角梁及椽承托，椽之排列有與瓦隴平行者，有翼角展開者。椽之前端已有卷殺，如後世所常見。

屋頂兩坡相交之縫，均用脊覆盖，脊多平直，但亦有兩端翹起者。脊端以瓦或瓦當相疊為飾，或翹起，或伸出，正式鴟尾則未見也。

漢瓦有筒瓦板瓦兩種，石闕及明器所示多二者並用，如後世所常見，漢瓦無釉，而有塗石灰地以着色之法。瓦當圓形者多，間亦有半圓者。瓦當文飾有文字，動物植物三種，當於彫飾題下論之。

磚作　漢代用磚實例，均見於墓中。墓壁砌法，或以卧立層相間，或立磚一層，卧磚二三層；而各層之間，丁磚與順磚又相間砌，以保持聯絡。因畫象磚之墓，則如近代用『面磚』之法，以畫象之面向外。

墓室頂部穹窿之結構，有以平砌之磚逐層疊澁者，亦有直正發券者，前者多見於遼東高麗，後者則中原及巴蜀所常見也。

磚之種類：有普通磚，通常砌墻之用，發券磚，上大而下小，地



磚大抵均方形，空心磚則製成柱梁等各種形狀，並長方條，長方塊、三角塊等等，其用途殆亦砌作墓室者也。

彫飾　崖墓門上，石闕檐下斗栱枋柱間，石室內壁面，為建築彫飾實例所在，其他出土工藝品如銅器漆器等，亦可畧窺其裝飾之一般。建築彫飾可分為三大類、彫刻，繪畫及鑲嵌。四川石闕斗栱間之人獸，闕身之四神，枋角之角神，及墓門上各種鳥獸人物之浮彫，屬於第一類。繪畫裝飾，史籍所載甚多，石室內壁之『畫象』，殆即以彫刻代表繪畫者；其圖案與色彩，則於出土漆器上可略得其印象。至於第三類則如今籍所謂『飾以黄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之類，以金玉珍異為飾者也。

彫飾之題材，則可分為人物，動物，植物，文字，幾何紋雲氣等。

人物或用結構部分之裝飾，如石闕之角神，但石室壁面，則多以叙史紀功，武氏祠畫象，圖案多程式化，朱鮪祠則極自然寫實。動物以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為最常見，川康諸闕有高度寫生而强勁有力之龍虎，四神瓦當傳世者亦多。此外如馬、鹿、魚等皆漢人喜用之裝飾母題也。植物紋有藻紋、蓮花、葡萄、卷草、蕨紋、樹木等，或畫之壁，或印之瓦當。文字多用於磚瓦銘刻，漢瓦當之以文字為飾者尤多。幾何紋則有鋸齒紋，波紋、錢紋、繩紋、菱紋、S紋等等。自然雲氣，則於武氏祠，董賢宅『柱壁皆畫雲氣花卉，』殆此類也。

註一　參閱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二期鮑鼎，劉敦楨，梁思成漢代建築式樣與裝飾。

註二　Fairbank. W. A Structural Key to Han Mural Ar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 No. 1.

# 第四章　魏、南北朝

## 第一節　文献上魏晋建築之大略

自魏受漢禪，三國鼎立，晋室南遷、五胡亂華，南北分立，以迄隋之統一中國，三百六十餘年間，朝代迭興，干戈不絕，民不聊生，土木之功，難與兩漢比擬。然值喪亂易朝之際，民生雖艱苦，而亂臣權貴，先而僭侈，繼而篡奪，府第宮室，不時營建，窮極巧麗。且以政潮汹湧，干戈無定，佛教因之興盛，以應精神需求。中國藝術與建築遂又得宗教上之一大動力，佛教藝術乃其自然之產品，終唐宋之世，為中國藝術之主流。其遺蹟如摩崖石窟造像刻画等，因材質堅久之故，得以大體保存至今，更為研究藝術史稀有實物資料之大部。

漢末曹操居鄴，治府第，作三臺。於『鄴城西北隅，因城為基。銅雀臺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鳳臺有屋百三十間。永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有冰室三與涼殿，三臺崇舉其高若山。與法殿皆閣道相通。註一

魏文帝受漢禪（公元二二〇年），營洛陽宮，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明帝『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 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 』註二，又治許昌宮，起福景註三承光殿。土木之功為三國最。

孫權都建鄴，節儉不尚土木之功，至孫皓起昭明宮，始破壞諸宮，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綴施珠玉，窮極技巧註四，劉備在蜀，營建較少，然起傳舍，築亭障，自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殆盡力於軍事國防之建築也。註五

晉初仍魏，宮殿少有損益。武帝即位，即營太廟，『致荊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其後，太廟地陷，『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為匠，作者



六萬人』註六

東晉元帝立宗廟社稷於建康。『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註七。成帝時，『蘇峻攻臺城，焚太極，東堂秘閣皆盡』，乃『以建平園為宮』。翌年乃『造新宮，始繕苑城』。孝武帝改作新宮，內外軍六千人營築。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註八。『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註六。

晉室南遷，五胡亂華，交相替迭，各有營建，其中最為僭侈，史傳最詳者，莫如後趙石氏（公元三一九至三五二年），石勒都襄國（今河北邢台縣），至石虎遷鄴（今河南臨漳縣）。勒於襄國『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 立桑梓苑。------起明堂，辟雍靈臺於城西』，又『令少府任汪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註九。

虎既自立，又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 未到鄴城七八里可遙望此門』。於襄國『起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註十。其『牕戶宛轉，画作雲氣，擬秦之阿房，魯之靈光------，以五色編蒲心荐蓆。-------懸大綬於梁柱，繫玉璧於綬』註十一。其『金華殿後虎皇后浴室，三門，徘徊反宇，櫨檘隱形，彫采刻鏤，雕文粲麗。-------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又安銅龜飲穢水。---------顯陽殿後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臨池上有石牀』註十一。佈置殆在近代浴室及室內游泳池之間。

石虎又崇飾三臺，『甚於魏初，於銅爵臺上起五層樓閣，去地三百七十尺 -------作銅爵樓顛，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置金鳳於臺顛。---------北則冰井臺，上有冰室。』--------『三臺相面，各有正殿』，並殿屋百餘間。--------『三臺皆甎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閣道如浮橋，連之以金屈戌，画以雲氣龍虎之勢。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註十一。於建築之上，又施以機械設備，技

術之進步、又勝前代多矣。

虎又於鄴城東築華林苑，引漳水入園。『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萬乘，運土築之』。苑『周迴數十里，築長墻數十里。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鉄扉』註十一，石氏僭據僅三十餘年，其宮室之侈，則冠於當世。

東晋之末，赫連勃勃營起統萬城於今陝西橫山縣西之地。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委以營繕之任，其規模亦頗可觀。註十二 此外諸國，率自營都城宮殿，多隨其國興廢，不贅述。

佛教既入中國，至後漢末，佛寺佛塔之建築，已行於全國。漢末三國之際，丹陽郡人笮融『大起浮屠。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黄金塗像，衣以錦綵』註十三。至晋世而佛教普傳，高僧輩出，寺塔林立。晋恭帝『造丈六金像，親迎於瓦棺寺』註六。孝武帝則『立精舍於殿内』註六，千數百年燦爛光輝之佛教建築活動，至是已開始矣。

註一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註二　三國志魏志明帝紀註引魏略。

註三　何宴景福殿賦。

註四　三國志吳志。

註五　三國志蜀志。

註六　晋書本紀。

註七　晋書王彪之傳。

註八　徐廣晋紀。

註九　晋書石勒載記。

註十　晋書石虎載記。

註十一　鄴中記。

註十二　晋書赫連勃勃載記。

註十三　後漢書陶謙傳。



## 第二節　南北朝之建築活動

南朝宋齊梁陳均都建康。宋武帝崇尚儉約，因晋之舊，無所改作註一。--------文帝新作東宮。又『築北堤，立玄武湖於樂遊苑北、築景陽山於華林園』。『及世祖（孝武帝）承統，制度奢廣，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窗網户。---------』註二又『於玄武湖北立上林苑』註一『起明堂於國學南』。註三『為先蚕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蚕觀』。註四『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於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於玄武門』。註一『置凌室於覆舟山，修藏氷之禮』。註一

齊代宮苑之侈，以東昏侯（公元四九九至五〇一）為最。三年，後宮火『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柏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於是大起諸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帀飾以金壁。窗間盡画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鈴佩。---------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画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塗壁皆以麝香。香錦幔珠，窮極綺麗。---------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註五

梁代營建之可紀者，武帝作東宮，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新作國門於越城西：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殆即漢函谷關東門圖之類也。武帝又新作太極殿，改為十三間，新作太廟，增基九尺。普通二年（公元五二一）『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間』註六，然未見重建之紀錄也。帝崇信佛道，初創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鐘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千二寺』。註七於苑囿方面，則有王遊苑而已。侯景亂後，元帝立於江陵，而建業彫殘。

陳武帝以『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乃構太極殿』。註八『天嘉中，威修宮室，起顯德等五殿，稱為壯麗』。註九、至後主

至德二年（公元五八四），『乃於光熙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沉檀香為之。又飾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草。』註十 此詞家帝王燕居之建築，殆重在質而不在量者也。

拓跋魏營建之功極盛，蓋當時南夏崩裂，而魏則自道武帝至東西魏之分，約一百五十年間，政治安定，故得以致力於土木也。魏始都盛樂（今綏遠和林格爾縣）--------至道武帝『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註十一 太武帝『截平城西為宮城，四角起樓，女墻，門不施屋，城又無塹。--------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 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間。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築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 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正殿施流蘇，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屛風，織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爐、琉璃鉢、金椀、盛雜食。--------自太武至獻文，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獻文帝禪位後，常遊觀其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為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為重樓。並設削泥采，畫金剛力士，胡俗尚黑，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為厭勝。』註十二

自道武帝營平城，至孝文帝遷洛京，平城宮郭苑囿營建之見於史籍者尚極多，遷洛以前，『將營太廟太極殿，遣（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址。』然後『移御永樂宮，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註十三，並『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註十四

平城魏陵墓多建石室。孝文帝『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山。』又『建永固石室立碑於石室之庭。』註十一 其永固堂之『四周隅雉，列樹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採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註十四 此蓋承後漢石室之制而加以華飾者歟？



孝文帝傾心漢族文化，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傷晉德之不修，詔經始洛京。十九年（公元四九五）『金墉宮成-------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註十一 宣武帝景明中，『發畿內民夫五萬五千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又起明堂，圜丘、太廟。並營繕國學。其苑囿則有華林園，園有景陽山；有天淵池，遷代京銅龍置焉，池西立山，『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蒔其間。經構樓館，立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註十一

佛教至晉而普傳中國，其在北魏則『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時相望，法輪東轉，茲為上矣』。註十四，代京寺塔之見於史籍者甚多。武州川側祇洹舍及諸窟室，後世所稱為雲岡石窟者，尤為佛教建築及彫刻之罕貴史料。洛陽寺塔一千餘所，見於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者四十餘。其規模最盛者莫如靈太后胡氏所立永寧寺。寺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刹上有金寶瓶--------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 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 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 復有金環鋪首---------繡柱金鋪，駭人心目。---------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璅綺疏。---------栝柏松椿，扶疏拂檐，翠竹香草，布護階墀。---------寺院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圖以雲氣，畫彩仙靈。-------- 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 東西二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惟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

下。---------』註十五

魏在代京武州川營龕寺，遷洛之後，亦於伊闕營石窟寺焉。熙平中，太后屢行幸。今龍門石窟是也。所謂古陽洞與賓陽三洞皆北魏所鑿。

魏分東西之後，東魏都鄴，『鄴都雖舊，其址毀滅』，註十六蓋太武帝所焚燬也註十七。孝文帝幸鄴，起宮殿於鄴西。孝靜帝遷鄴，以天平二年（公元五三五），『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興和元年（公元五三九）『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新宮成』。註十一

齊既篡魏，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金華諸殿，又『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天保九年（公元五五八年）三臺成，改銅雀為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註十八　至武成帝則又施三臺為佛寺，後主『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瑇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註十八『又於游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註十九　又於晉陽起大明殿，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註十八　幼主則『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註十八　今太原天龍山石窟是也。

齊代對於長城頗加修築。天保間，屢次興工；初『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又『自西河總戍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註十八

西魏都長安，少所營繕。宇文周受禪，至武帝猶『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彫文刻鏤，--------一皆禁絕。』又禁佛道，毀滅經像，為藝術一大厄運註二十　。至宣帝則大興土木，『所居宮殿幃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燿，極麗窮奢。』註二十『營建東京（洛陽），以竇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註二十一　又以樊叔略『有巧思，乃拜營構監。』註二十二『雖未完成，其規模壯麗，踰於漢魏遠矣。』



註二十

註一　南史宋本紀。

註二　南史良吏傳。

註三　南宋禮志。

註四　隋書禮儀志。

註五　南史齊本紀。

註六　南史梁本紀。

註七　魏書蕭衍傳。

註八　南史陳本紀。

註九　隋唐五行志。

註十　陳書后妃傳。

註十一　魏書本紀。

註十二　南齊書魏虜傳。

註十三　魏書蔣少游傳。

註十四　水經注。

註十五　洛陽伽藍記。

註十六　魏書李興業傳。

註十七　宋書魯秀傳。

註十八　北齊書本紀。

註十九　隋書食貨志。

註二十　周書本紀。

註二十一　周書竇熾傳。

註二十二　樊叔略傳。

## 第三節　南北朝實物

陵墓．南朝宮殿佛寺，今無存者，陵墓石刻則南京丹陵附近，遺物尚多。其地下建築，未経發掘，難明真相。至於地面，則山陵之前，多列石獸（麒麟或天祿辟邪）一對，碑一對或二對，標一對。碑有龜

座。標為柱形，下為蟠螭座。上施覆蓮蓋，蓋上坐獸，柱身刻直溝，近上端處作橫版。後漢中山簡王焉『墓前建石柱為標，謂之神道』註一及宋初寧陵被震被吹者註二即此類也。

雲岡石窟 註三第十一及十二圖　沙門曇曜於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公元四五三），『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註四 今山西大同縣西之雲崗石窟是也。現存大窟十九。壁龕無數。曇曜所開五窟，在崖壁西部，其平面作橢圓形、佛像形制，最為古拙。洞中僅刻佛菩薩像，壁上無佛績圖或其他彫飾。其次則中部諸窟，其平面之布置，多作方形，窟前多有長方形外室，門作兩石柱，壁上多佛蹟及建築型之雕飾，為孝文帝太和間所鑿。更有窟中鐫塔柱者，彫為四方木塔形。

就窟本身論，以中部太和間造諸窟為最饒建築趣味。外室之前，多鐫兩柱，為三間敞廊。其外壁多風化，難知原狀。柱則八角形，下承以須彌座，柱頭加大斗。外室與內室之間為門，門上有斗栱承屋檐瓦頂。門之上多開窗。外室壁有鐫作佛殿或龕像者。內室或鐫塔柱於窟室中央，或鐫佛像倚後壁。壁多橫分若干層，飾以浮彫佛蹟圖，佛菩薩像，或塔形。窟頂上部多雕為方格天花。窟內雕刻所表現建築形式頗多，其所表現之全部建築，有塔及殿宇二種。塔有塔柱與浮彫塔兩種。塔柱平面均方形，彫柱，檐，斗栱。每面分作三間，或五間，每間內浮彫佛像。其上部直頂窟頂，故未能將塔頂刻出，其下部各層，則為當時木建築之忠實模型。洛陽伽藍記所記永寧寺九層浮圖即此類也。此式實物，尚見於日本奈良法隆寺，蓋隋代高麗僧所建，其型制則魏齊之法也。窟壁浮彫，亦有此式木塔。

浮彫塔有一層，三層，五層，七層者。多層者木塔型最多，石或磚塔，則多單層。塔下均有座，或素方。或作須彌座。各層檐脊均有合角鴟尾。頂上刹有須彌座四角飾山華蕉葉，其上為覆鉢，鉢上相輪五重或七重，尖施寶珠。後漢書陶謙傳所謂『上累金盤，下為重樓』殆即此式木塔。



窟壁浮彫殿宇有將壁之一面刻成佛殿正面形者，其柱、檐、斗栱，屋頂各部，率多清晰。各間作龕供佛菩薩像。壁上淺刻佛蹟圖中之建築物，則縮尺較小建築部分之表現不及前者清晰。

彫刻所表現之建築部分，則有階基、柱、闌頭、斗栱、屋頂、門龕、勾欄、踏步、藻井、彫飾等等。其柱有顯著印度波斯希臘影响。斗栱已有漢代所無之新原素。勾欄之制，直傳宋遼，藻井樣式，於今猶見。其各部細節，當於第四節分論之。

龍門石窟 註五 魏即遷都洛陽，於景明元年（公元五〇〇年）營伊闕石窟，歷時二十四載始成。今稱古陽洞及賓陽三洞者，即此期所鑿造。窟平面俱為簡單之方形室，地面，窟頂及四壁均彫飾精麗。就全窟圖案言，彫飾較雲岡諸窟為有條理，但窟在建築上之重要性，則遜之遠甚。古陽洞窟壁兩小龕，彫作小殿形，為重要之間接資料。其北壁一龕，斗栱單抄出跳為漢魏南北朝隋斗栱出跳之唯一孤例。其南北一龕作歇山頂，則雲岡所不見也。

嵩嶽寺磚塔 註六第十三及十四圖　河南登封縣嵩山南麓嵩嶽寺塔，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五二〇）建，為國內現存最古之磚塔。塔平面十二角形，階基之上，立高聳之塔身，塔身之下為高基，平素無飾，疊澀出檐，塔身各隅立倚柱一根，柱頭飾垂蓮。東西南北四面砌圓券門，其餘八面，各作墓塔形佛龕一座。各券面砌出火焰形尖栱，塔身以上出疊澀檐十五層，頂上安磚刹，相輪七層。塔外廓略如炮彈形，輕快秀麗。塔內部作八角形內室，共十層，但樓板已毀，自下可望見內頂。塔身柱及券面，均呈顯著之印度影响。

神通寺塔 註七 第十五圖　山東濟南朗公谷神通寺單層石塔一座，俗呼『四門塔』。平面正方形，四面闢門，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單層，平素無飾。上部疊澀出檐，上砌方錐形頂，頂上立刹，塔形制與雲岡浮彫所見單層塔極相似，其刹與浮彫塔刹完全相同。塔無建造年代，惟造像有東魏武定二年年號（公元五四四）揆之形制，當屬此時。

佛光寺塔註七第十六圖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之側有六角磚塔一座。塔高兩層。下層正面闢圓券門，券面作寶珠形栱。下層塔身之上，疊澁出檐，作蓮瓣形。其上為須彌座。座上立上層塔身，其每隅立一圓倚柱，每柱束以蓮花三道。正面砌作圓券假門，券面亦砌寶珠形栱；兩側假窗，方首直欞。窗上柱間，赭色彩畫闌額及人字形補間鋪作。塔頂剎上寶瓶，雖稍殘破，形制尚極清晰。塔雖無建造年月，揆之形制，當為魏齊間物。

義慈惠石柱註八第十七圖 河北定興縣石柱村石柱，北齊天統五年（公元五六九）建。柱八角形立於覆蓮礎上，其上置石刻三間小殿一間。就全體言，為一種紀念性之建築物；就其上小殿言，則當時木構之忠實模型。殿以石板一塊為階基，殿濶三間深兩間。柱身卷殺為『梭柱』額上施椽及角樑。上為瓦頂，四柱而無鴟尾。其詳部當於下節論之。

天龍山石窟註七第十七圖 北齊幼主『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註九即今太原天龍山石窟是也，齊石窟之規模，雖遠遜於元魏，然在建築方面，則其所表現，所予觀者之印象較為準確。窟室之前，鑿為廊，三間兩柱，柱八角形，下有覆蓮柱礎，上為櫨斗柱頭，闌額施於柱頭斗上，以一斗三升及人字形補間鋪作相間。惜檐瓦未彫出，廊後壁闢圓券門、券面作尖栱，尖栱脚以八角柱承之，仍富印度風彩。

响堂山石窟註十第十七圖 河北磁縣，與河南省交界處，南北响堂山北齊石窟為當時石窟中印度影响最重者。窟前廊柱，均八角形，柱頭、柱中、柱脚均束以蓮瓣。柱上更作火焰形尖栱，將當心間檐下斗栱部分完全遮盖。其全部所呈現象最為淒雜奇特。

註一 後漢書中山簡王傳。

註二 宋書五行志。

註三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三、四期，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雲岡石窟中所見的北魏建築。

註四 魏書釋老志。



註五 劉敦楨梁思成林徽因等測繪攝影。

註六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一期劉敦楨河南省北部古建築調查記。

註七 梁思成測繪未刊稿。

註八 劉敦楨定興北齊石柱。

註九 北齊書幼主本紀。

註十 劉敦楨測繪未刊稿。

## 第四節 南北朝建築特徵之分析

南北朝建築已具備後世建築所有之各型，茲擇要叙述如下：

石窟 敦煌石室平面多方形，室之本身除窟口之木廊外，無建築式樣之鐫鑿，盖因敦煌石質不宜於彫刻也，雲岡，天龍山，响堂山均富於建築趣味，龍門則稍遜，前三者皆於窟室前鑿為前廊，廊有兩柱。天龍响堂並將柱額斗栱忠實彫成，模倣當時木構形狀，窟内壁面，則雲岡龍門皆滿佈龕佛，不留空隙，呈現雜亂無章之狀，不若天龍响堂之素凈。由建築圖案觀點着眼，齊代諸窟之作者以較魏窟作者之建築意識為強也。

殿 關於魏齊木構殿宇之唯一資料為雲岡諸窟之浮彫第十一圖及北齊石柱上之小殿第十七圖。殿均以柱構成，雲岡浮彫且有斗栱，石柱小殿則僅在柱上施斗。殿屋頂均四注，殿宇其他各部當於下文分別論之。

塔 塔本為瘞佛骨之所，梵語曰『窣堵坡』STUPA，譯義為墳、塚、靈廟。其在印度大多為半圓球形塚，而上立剎者。及其傳至中國，於漢末三國時代，『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始即以印度之窣堵坡置於中國原有之重樓之上，遂產生南北朝所最通常之木塔，今國内雖已無此實例，然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雲岡塔洞中之塔柱第十一圖及壁上浮彫及敦煌壁画中所見皆此類也。雲岡窟壁及天龍山浮彫所見尚有單層塔，塔身一面設龕或闢門者。其實物即神通寺四門塔。

為後世多數墓塔之始型。嵩山嵩嶽寺塔之出現，頗突如其來，其肇源頗耐人尋味，然後世單層多檐塔，實以此塔為始型。塔之平面，自魏以至唐開元天寶之交，除此塔及佛光寺塔外，均為方形；然此塔之十二角亦孤例也。佛光寺塔亦為國內孤例，或可謂為多層之始型也。

至於此時期建築各部細節，則分論如下：

階基。現存南北朝建築實物中，神通寺塔與佛光寺塔均無階基，嵩嶽寺塔之階基是否原物頗可疑，故關於此問題，僅能求之間接資料中，雲岡窟壁浮彫塔殿均有階基。其塔基或平素，或疊澁作須彌座。佛蹟圖所示殿門有方平階基，上有欄干，正面中央為踏步。定興義慈惠石柱上小殿之下，亦承以方素之階基。其寬度較遠於檐出，與後世通常作法相同。

柱及礎。北魏及北齊石窟柱多八角形，柱身均收分，上小下大，而無卷殺。當心間之平柱，以坐獸或覆蓮為礎，兩側柱則用覆盆。柱頭之上施櫨斗以承闌額及斗栱。柱身並礎及櫨斗之高，約及柱下徑之五倍乃至七倍，較漢崖墓中柱為清秀。尚有呈現顯著之西方影响之柱數種：窟外室外廊柱，下作高座，疊澁如須彌座，座上四角出忍冬草，向上承包柱脚，草中間置飛仙，柱頭作大斗形。柱身刻多數小龕，每龕雕一小佛像。又如印度式柱、柱廊必忍冬或蓮瓣包飾四角，柱頭或施斗，如須彌座形，或飾以覆蓮，柱身中段束以仰覆蓮花，雲岡佛龕柱更有以兩卷耳為柱頭之例，無疑為希腊艾阿尼式（TONIC）之東來者。第十一圖

嵩嶽寺塔，柱礎作覆盆，柱頭飾以垂蓮，顯然印度風。柱身上下同大，高約合径七倍餘。佛光寺塔圓柱，束以蓮瓣三道，亦印度風也。

定興北齊石柱小殿之柱，則為梭柱，有顯著之卷殺。柱径最大處，約在柱高三分之一處，此點以下，柱身微收小，以上亦漸漸收小，約至柱高一半之處，柱径復與底径等，愈上則收分愈甚。此式實物國內已少見，日本奈良法隆寺中門柱則用此法，其年代則後此約三十餘年。



門窗及佛龕　　雲岡窟室之門皆方首，比例肥矮近方形。立頰及額均彫以卷草團花紋。窟壁浮彫所示之門，亦方首，門飾則不清晰。响堂山齊石窟門，方首圓角，門上正中微尖起，盖近方形之火焰形也，門亦週飾以卷草。天龍山齊石窟門，乃作圓券形，券面作火焰形尖栱。券口飾以栱背兩頭龍，龍頭當卷脚分位，立於門兩側之八角柱上。門券之內，另刻作方首門額及立頰狀，河南澠池鴻慶寺窟壁所刻城門，則為五邊券形門首，石窟壁上有開窗者，多作近似圓券形，外或飾以火焰或卷草。佛光寺塔及魏碑所刻屋宇，則有直欞窗。

壁龕有方形圓券形及五邊券形三種，圓券形多作火焰或寶珠形券面；五邊券形者，券面刻為若干梯形格，格內飾以飛仙。券下或垂幔帳，或瓔珞為飾第十二圖

平座及欄干，六朝遺物不見自具斗栱之平坐，但在多層檐之建築中，下層之檐內，即為上層之平坐，雲岡塔洞內塔柱所見即其例也。浮彫殿宇階基有施勾欄者，刻作直欞。雲岡窟壁尚刻有以L字欞構成之鉤片勾欄，為六朝唐宋勾欄之最通常樣式。亦見於日本法隆寺塔者也。

斗栱、魏齊斗栱、就各石窟外廊所見，柱頭鋪作多為一斗三升，較之漢崖墓石闕所見，栱心小塊已演進為齊心枓。龍門古陽洞北壁佛殿形小龕，作小殿三門，其斗栱則柱頭用泥道單栱承素方，單抄華栱出跳，至角且出角華栱，後世所謂轉角鋪者，此其最古一例也，補間鋪作則有人字形鋪作之出現，為漢代所未見，斗栱與柱之關係，則在柱頭櫨斗上施額，額上施鋪作，在柱上遂有櫨斗兩層相疊之現象，為唐宋以後所不見。至於斗栱之細節，則斗底之下，有薄板一片之表示，謂之皿板。雲岡北魏栱頭圓和不見分瓣；龍門栱頭以四十五度斜切、天龍山北齊栱則不為分瓣，卷刹，且每瓣均顱入為凹弧形。人字形鋪作之人字斜邊，於魏為直綫，於齊則為曲綫。佛光寺塔上，繪畫人字斗栱作人字兩股平伸出而將尾翹起。雲岡壁上所刻佛殿斗栱有作兩獸相背狀者，與古波斯柱頭如出一範，其來源至為明顯也。

構架　六朝木構雖已無存，但自碑刻及敦煌壁画中，尚可窺其構架之大概，屋宇均以木為架，施立頰心柱以安直欞窗。窗上復加横枋，枋上施人字形斗栱。至於屋內梁架，則自日本奈良法隆寺廻廊架上之人字形叉手及漢朱鮪墓祠叉手推測，再證以神通寺塔內廊頂上施用三角形石板以承屋頂，則叉手結構之施用，殆亦為當時通常所見也。

藻井　藻井於漢代已有之。六朝實物則見於雲岡天龍山石窟。雲岡窟頂多刻作藻井，以支條分格，有作方格者，有作鬥八者，但其分劃，隨室形狀，頗不一律。藻井裝飾母題以蓮花及飛仙為主，亦有用龍者，但不多見。天龍山石窟頂多作盝頂形，飾以浮彫飛仙，其中多數已流落國外，紐約溫氏（Winthropcollection）所藏數石尤精。

屋頂及瓦飾　現存北魏三塔，其屋蓋結構均非正常瓦頂，不足為當時屋頂實例。神通寺塔頂作階級形方錐體，當為此式塔上所通用，其頂上剎，於須彌座上四角立山花蕉葉，中立相輪，最上安寶珠。嵩嶽寺塔及佛光寺塔剎，均於覆蓮座或蓮花形之寶瓶上安相輪，與神通寺塔剎迥異。

雲岡窟壁浮彫屋頂均為四注式，無歇山，硬山，挑山等。龍門古陽洞一小龕則作歇山頂，屋角或上翹或不翹，無角樑之表示。檐椽皆一層。瓦皆筒瓦板瓦。屋脊兩端安鴟尾，脊中央及角脊均以鳳凰為飾，鳳凰與鴟尾之間亦有間以三角形火焰者。浮雕佛塔之瓦，各層博脊均有合角鴟尾。塔頂剎則與神通寺塔剎極相似。更有單層小塔，頂圓，蓋印度窣堵坡之樣式也。

定興北齊石柱屋頂亦四注式。瓦為筒板瓦。垂脊前端下段低落一級，以兩筒瓦扣蓋。此法亦見於漢明器中。

影飾　佛教傳入中國，在建築上最顯著而久遠之影响，不在建築本身之基本結構，而在影飾。雲岡石刻中裝飾花紋種類奇多，什九為外國傳入之母題，其中希腊，波斯紋樣，經健陀羅輸入者尤多，尤以回折之卷草，根本為西方花樣，不見於中國周漢各紋飾中。中國後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蓮等等，均導源於西腊（Acanthus）



葉者也。

蓮花為佛教聖花，其源雖出於印度，但其蓮瓣形之影飾，則無疑採自西腊之『卵箭紋』（egg—and—dort）。因蓮瓣之帶有象徵意義，遂普傳至今。他如連珠（beads），花繩（gaylands），束葦（ieeds），亦均為希腊母題。前述之艾阿尼式卷耳柱頭，亦來自希腊者也。

以相背獸頭為斗栱，無疑為波斯柱頭之應用。獅子之用，亦頗帶波斯色彩。至今鋸齒紋，殆亦來自波斯者。至於純印度本土之影响，反不多見。

中國固有紋飾，見於雲岡者不多，鳥獸母題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鳳凰，饕餮等等，雷紋，夔紋，斜綫紋，斜方格，水波紋，鋸齒，半圓孤等亦見於各處。

响堂山北齊窟彫飾母題多不出上述各種，然其刀法則較準確，菱角較分明，作風迥異也。

# 第五章　隋唐

## 第一節　隋唐都市宮苑陵墓寺觀建築之梗概

隋文帝以周長安故宮『不足建皇王之邑』，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等，於漢故城東南二十一里龍首山川原創造新都，名曰大興城註一。城東西十八里餘，南北十五里餘，城內北部為皇城，皇城內北部又為宮城，即文帝之大興宮也。自兩漢南北朝以來，京城宮闕之間，民居雜處；隋文帝以為不便於民，於是皇城之內唯列府寺，不使雜人居止，區域分明註二，為都市計劃上一重要改革。後世所稱頌之唐長安城，實隋文帝所剏建也。

文帝又於岐州營仁壽宮，避暑多居之，晚年每歲自春至秋，以在仁壽宮為最多。『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註一。然帝性儉約，此外少所營建。

煬帝即位（公元六〇四年），即『於伊雒營建東京』。註三『東都大城周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註四。城中街衢整潔，如『端門街--------濶一百步，旁植櫻桃石榴兩行。--------民坊各-------開四門，臨大街門並為重樓，飾以丹粉。--------大街小陌，縱橫相對』。宮殿以乾陽殿為正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軒，文棍鏤檻，欒櫨百重，粢栱千構，雲楣繡柱，華榱璧璫，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 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大業，文成，武安三殿---------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藥奇卉』。註四又有『元靖殿，周以軒廊，即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註四『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秘閣之書』，東屋藏甲乙（經，子），西屋藏丙丁（史，集）。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画。於殿后起二台：東曰妙楷台，藏古跡；西曰寶蹟台，藏古畫』。註五 以圖書美術相提並論，特



為營建，如后世圖書館美術館之觀念，實自煬帝始也。

煬帝『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遶龍鱗渠。-------每院門並臨龍鱗渠，渠面濶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即種楊柳修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遙亭，八面合成，結構之麗，冠絕今古。------苑內造山為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宮觀--------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又有甘泉宮，『一名芳潤宮，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亭觀橋殿甚多，『遊賞之美，於斯為最』註四。

唐因隋舊，即大興城為長安城第十八圖，皇城宮城一仍前置；城北禁苑，即隋之大興苑也。禁苑東南之大明宮，太宗所置，為唐初建置之最宏偉者。

宮城亦稱西內，東西四里，南北二里餘，隋故宮也，南面正門曰承天門。其北入嘉德太極二門，而至正殿太極殿，即隋之大興殿也。太宗於太極門殿（?）東隅置鼓樓，西隅置鐘樓，蓋於正殿前庭角樓面置鐘鼓者也。殿外左延明門之東有宏文館，武德四年置，聚天下書籍，蓋為隋觀文殿之後身。其傳統至清北京故宮之文淵閣，其與太和殿之關係，仍大致相同也。太極殿後兩儀殿為日常聽政視事之所。太宗命閻立本圖画功臣二十四人像，傳名后世之凌煙閣，則在宮城之西北部焉。宮城內更有山水池，景福台，毬場，亭子等等，蓋為遊玩而置。乾化門內之佛光寺，則為供養經像之處註二。

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部，其西南角與宮城之東北角相接。宮正南丹鳳門內含元殿，即龍首山之東趾也。『殿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殿陛上高於平地四十餘尺。南去丹鳳門四百步』註六。『元正冬至於此聽朝也。夾殿兩閣，左曰翔鸞閣，右曰棲鳳閣，與殿飛廊相接』註七。在含元殿南北中綫上，更北為宣政門及宣政殿，紫宸門及紫宸殿，蓬萊殿等，最北即宮墻北面之玄武門也。宮內西北部有麟德殿，三面形制特殊，南有閣，東西皆有樓，各有障日閣，玄宗與諸王

迅內臣宴會多在此殿，宮中又有太液池有山林之勝焉。

玄宗開元初，以藩邸為興慶宮，其他實皇城東南，外郭一坊之地；並於附近坊里，賜第諸王，宮中西南部有勤政務本之樓，花萼相輝之樓，帝時時登臨。其正殿曰興慶殿，玄宗聽政亦在是焉註八。

唐亦以洛陽為東京。太宗貞觀初，治洛陽宮註九。竇璡『為將作大匠，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太宗怒，遽令毀之』註十。高宗『勅司農少卿田仁任因東都舊殿餘址脩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註十一。然東都營建之功，實以武后為盛。武后『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使，凡役數萬人。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以木為瓦，夾紵漆之，上施鉄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撐槺，藉以為本。下施鉄渠，為辟雍之像，號曰萬象神宮。又命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之，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註十二。天冊萬歲元年。天堂火。延及明堂，比明皆盡，於是命更造明堂天堂，號曰通天宮。

武三思又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鉄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天樞之制若柱，『其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徑各五尺。下為鉄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索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主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註十二。又鑄九鼎，其一高一丈八尺，其餘高一丈四尺。置於通天宮。又鑄『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至玄宗開元元年，詔毀天樞，取其銅鉄，充軍國雜用。末年，詔將作大匠康訔毀則天明堂，『拆上層，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五尺，覆以真瓦，依舊為乾元殿』註十三

唐代諸帝所造離宮頗多，高祖造仁智宮於宜君縣，造太和宮於終南山註十四。太宗以隋仁壽宮為九成宮，將作少匠姜確所作註十五。帝所常幸，命閻立德建襄成宮於汝州西山，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



百姓註十六。於驪山置溫泉，亦閻立德所作也註十七。玄宗改溫泉宮『為華清宮，驪山上下，益置湯井為池，台殿環列山谷，--------即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註二。宮之寢殿曰飛霜殿。御湯九龍殿在其南，亦名蓮花湯，制作宏麗。湯中陳白玉石魚龍鳧雁及石蓮花，石梁橫亘湯上，蓮花纔出水面，雕鐫巧妙，殆非人功。更置長湯數十間屋，環回甃以文石。此蓋宮之中心建築也。此外尚有重明閣，倚欄可北瞰縣境，閣下有方池，中植蓮荷，池中鑿井，每盛夏泉極甘冷；朝元閣為元元皇帝降聖之處，其南老君殿，玉石老君像，制作精絕，長生殿則史劇史詩中最浪漫之所也。安史亂後，天子罕復遊幸，唐末遂皆圮廢；至五代石晉遂改為道觀焉註二。

唐代私宅制度本有規制。『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五品堂五間七架，門三間兩架；六品七品堂三間五架，庶人四架，而門皆一間兩架。常參官施懸魚，對鳳，瓦獸，通栿，乳梁』註十八，然恐徒具公文，未必嚴格施行也。當時顯要貴倖營建私宅之風甚盛。天寶中，楊氏姊妹及國忠等均恩傾一時，大治宅第。安祿山宅『堂皇三重，皆象宮中小殿。房廊窈窕，綺疏詰屈，無不窮極精妙。』註二 元載則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又於近郊起亭榭，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城南別墅凡數十所』註二。馬璘營宅於皇城南長興坊，『重價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於當時』註二。中宗女長寧公主，西京第，則『左頫大道，右屬都城，作三重樓以憑觀。築山浚池』註二。安樂公主則與之『競起宅第，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又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註十九。至若忠臣廉吏，如魏徵『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為營構，徵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撤其材為造正堂，五日而就』註二十。又如李義琰『宅而褊隘，雖居相位，在官清儉，竟終方丈之堂。高宗聞而嗟嘆，遂敕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

平民居舍，或隱居小屋，則白居易之廬山草堂，可為其例。堂面香爐峰，腋遺愛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洞北戶，來陰

風，彷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台，半乎地；台南有方池，半乎台。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註二十一，可略見佈置及結構焉。

唐代陵墓，多因山為陵。太宗昭陵因九峻山為之，周以圍垣，前建獻殿，以功臣密戚陪葬，刻番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立於此闕。規模宏大，為唐代之最。其六駿刻石，尤為著名。高宗乾陵因梁山為之，其石刻番酋六十一人像，並石馬，石麒麟等，皆唐代雕刻之重要遺物也。註二。

佛道教建築至隋唐而極盛。隋文帝大崇釋氏，敕建舍利塔於天下諸州。蓋均木塔也註二十二。大興城中，寺觀林立，多者一坊數寺。其『寺殿崇廣，為京城之最』者，莫如大興善寺，寺盡一坊之地，其大殿『曰大興佛殿，制度與太廟同』註二，殿內壁画至妙，相傳劉焉所画註二十三『天王閣其形高大，為天下之最大者』京城西南隅之大莊嚴寺，隋文帝所立，『宇文愷奏請於此寺建木浮圖，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業七年成』天下伽藍之盛，莫與為比。其西『大總持寺，煬帝為文帝立，制度與莊嚴寺正同』註二

唐長安城中，佛寺道觀大都剏建於隋，傳記所載，其創建於唐代者，反不若隋之多。唐代創建，功德最盛，而傳統至今者，以大慈恩寺為最著。寺為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高宗為太子時，為母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會昌毀佛時所詔留，得幸免於難，寺西院浮圖，『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沙門玄奘所立，初唯五層，崇一百九十尺。磚表土心，倣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經像』。塔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太宗及高宗聖教序碑。興工之日，師『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師親負簣畚，担運甎石，首尾二周，成此二業。註三 其後塔心內卉木



鑽出，漸以頹毀，長安中（公元七〇一至七〇四）『更拆改造，依東夏刹表舊式，特崇於前』，註二 現存塔即此次所建。唐岑參登慈恩寺浮圖詩：『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與現狀相符。但章八元則謂其『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則較現塔多三層。西安府志謂十層塔兵餘存七層，未知是否事實耳。

唐代佛寺道觀，功德所注，多在壁画塑像。兩京寺觀，幾無不飾以壁画，吳道子，尹琳，楊廷光，韓幹之流，均以壁画名於當代，而楊惠之竇弘果之輩，則以塑像名者也。註二十三 安史亂後，至唐末五代，兵燹頻仍，會昌顯德兩次滅法，建築繪塑遂遭大厄，加之以木構之難永固，吳楊遺作至今遂蕩然無存。

佛塔建築，其初雖多木構，至唐以後，磚石之用漸多，故今遺物亦較夥。各省各縣總計或在百數十之數。長安慈恩寺塔，薦福寺塔等皆現存唐塔中之著名者也。

魏齊以來，鑿崖造像建寺之風，至隋唐尤盛，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乃至四川谷地，隋唐窟寺均甚多，其中最著名，工程最大者，則莫如洛陽，龍門武后所建之奉先寺。敦煌千佛洞唐代造窟數目甚多。

長城工程在隋唐兩代，均極受注意，屢發丁夫數萬至百餘萬築之，此期所築，其着重點乃在自榆林以東部份。其所用材料，蓋乃為土築也。

註一　隋書文帝本紀。

註二　長安志。

註三　隋書煬帝本紀。

註四　大業雜記。

註五　隋書經籍志。

註六　兩京記。

註七　唐六典。

註八　讓皇帝傳。

註九　舊唐書太宗本紀。
註十　舊唐書竇璡傳。
註十一　舊唐書高宗本紀。
註十二　舊唐書武后本紀。
註十三　舊唐書玄宗本紀。
註十四　舊唐書高宗本紀。
註十五　舊唐書地理志及姜確傳。
註十六　舊唐書閻立德傳。
註十七　舊唐書太宗本紀。
註十八　新唐書車服志。
註十九　資治通鑑二〇九。
註二十　長安志引封演見聞錄。
註二一　白香山廬山草堂記。
註二二　仁壽舍利塔銘。
註二三　歷史名畫記。

## 第二節　隋唐實物

石窟，隋代石窟之最富於建築趣味者為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註一，第十七圖　窟寺雖創始於北齊，隋唐兩代添鑿頗多。其中開皇四年（公元五八四）石窟，為天龍山諸窟中之最大者 第十九圖。內室方約略四，三〇公尺。其前為雙柱廊。其全部布局仍與鄰近之北齊石窟相似。其柱作圓形柱礎風化不可辨。柱頭上施大斗及替木。其闌額不施於柱之頂端，而在略低之處，為後世所不見。闌額之上施人字形補間鋪作，其斗亦安替木以承檐槫。自廊通內室之門，為圓券頂，券面作尖栱形。券腳承以圓柱，柱腳托以蹲獸，蓋魏齊以來，常見之制也。

龍門石窟以唐代所鑿佔大多數，然其建築部分已不自崖石鑿出，而採取較簡易之木構，構於窟前。其較小之洞窟，僅作簡單之窟室。窟外亦無木構殿屋。其中最大者，為奉先寺像龕，註二 龕鐫盧舍那佛趺生像，高八十五尺，並蹲者，菩薩，金剛，神王等。高宗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鑿造，至上元十年十二月卅日（公元六七六年）功畢。至調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於大像南置大奉先寺。註三 今崖上龕壁，尚有安梁卯孔及屋頂斜槽痕跡，可以推知其木構在正面為大殿七間，兩側為配殿三間，其屋頂皆倚崖作一面坡者。至於此木構之前面作何形，則無可考矣。龍門其他窟壁亦偶有浮彫殿屋等形者，然較之魏齊石窟，則其建築資料上之價值遜之遠甚。



此外各地唐代摩崖石刻中，尚有浮雕樓閣殿宇形者。亦為研究唐代建築之間接資料，當於下文另論之。第三十六圖

佛光寺大殿 註一 唐代木構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確實可考者，惟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處而已。寺於唐代為五台大剎之一，見於敦煌壁畫五台山圖，標識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台之外，為後世朝山者所罕至，煙火冷落，寺極貧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寺史無可考，在今大殿之左側有塔一座，以形制論為北魏遺物，藉以推想，寺之剏建當在魏朝。此外僅知唐憲宗元和中（公元八〇六至八二〇之間）．寺僧法興曾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璧從嚴師』。註四 今寺中並無此閣，而在山坡之上者乃單層大殿七間。殿建於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為國內現存最古之木構物。蓋彌勒大閣功畢僅三十餘年，即遭會昌滅法之厄，今存大殿乃宣宗復興佛法後所建；揆之寺中地勢，今殿所在或即閣之原址。殿之建立人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甯公遇』，為其閹官『故右軍中尉王』（守澄）建造，甯公愚之名見於殿內梁下及殿前大中十一年經幢。

殿平面廣七間，深四間 第二十圖。其柱之分配為內外兩週，外檐柱上施雙抄雙下昂斗栱 第二十一圖。第二抄後尾即為內外柱間之明乳栿。為月梁形，其雙層昂尾壓於草乳栿之下。內柱之上施四抄斗栱，以承內槽之四椽明栿，栿亦為月梁 第二十二圖。補間鋪作，外檐每間一朵。至為簡單，殿內則無。各明栿之上施方格平棊。平棊之上另施草栿以

承屋頂。平梁之上，以叉手相抵作人字形，以承屋脊，而不用後世通用之侏儒柱。此法見於敦煌壁画中，而實物則僅此一例而已。除殿本身為唐代木構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薩像數十尊，梁下有唐代題名墨蹟，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稱絶，而四藝集於一殿，誠我國第一國寶也。

除佛光寺大殿而外，尚有河北正定縣開元寺鐘樓為可能之唐代木構。

開元寺鐘樓 註五 已大經後世修改。其外貌已全非原形。外檐下層似為金元樣式，上層則清代所修，内部四柱則極壯大，其上斗栱雄偉，月梁短而大，以形制論，大有唐代遺構之可能。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乃唐僧鑑真東渡所建，其建造年代適當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亦可籍以一窺唐風影响所及。

國内現存唐代建築實物，以磚石塔為最多，茲選各型式不同者數例，按其年代序列分述如下：

玄奘塔 註一 西安興教寺玄奘法師塔，在縣南約五十里，總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建，蓋師圓寂後之五年也。塔五級平面方形。第一層塔身平素，檐部由層磚疊澁而成，檐下以磚砌成普拍坊及簡單之把頭紋項作（一斗三升）斗栱，每面四朵。上四層每層高度及寬度均遞減，但形式則相同。每層均於表面砌作三間四柱，柱上施闌額普柏枋。柱頭施一斗三升斗栱，無補間鋪作，其上疊澁出檐。塔頂磚刹，各層檐。及第一層塔身皆於民國二十年頃修葺。國内磚塔之砌作木構形者，當以此為最古 第二十三圖。

香積寺塔 註一，在西安西南五十里，今惟一塔存在。塔建於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與玄奘塔同屬一型。平面正方。高十三層，今僅存十一層半。第一層平素無飾，疊澁出檐。以上各層，表面均以磚砌出扁柱及闌額，為四柱三間，柱頭施一大斗，補間亦用一大斗，其上疊澁出檐。每層四面當心間均闢圓券門，次間壁面砌立頰及假直欞窗。塔頂現已毀。塔内室方形，各層樓板已毀，自下層可仰視直至頂部。



慈恩寺大雁塔 註一 在今西安城南八里，唐時則長安城中之進昌坊也。今寺中唯一之唐代建築，厥惟大雁塔 第二十四、二十五圖 現存塔為武后長安中（公元七〇一至七〇四）所重建，宋明清民國以來，歷次重修。平面正方形。第一層方約二十五公尺餘。塔七級，高約六十公尺，立於方約四十五公尺餘，高約四公尺餘之台基之上。塔身壁面以磚砌為瘦長之扁柱及闌額，下四層分作七間，上三層五間，柱上施大斗一個，無補間鋪作。每層正中闢圓券門。此塔與玄奘塔及香積寺塔同屬一型，蓋所謂『東夏刹表舊式』，即模仿木構形狀者也，塔内室亦方形，初層方約六．八〇公尺。各層以木構成樓板，升降亦以木扶梯，蓋六朝隋唐塔内結構之常法也。塔第一層西面門楣石所刻佛殿圖，為研究唐代木建築之重要資料，當另論之 第二十六圖。

荐福寺小雁塔 註一 在今西安城南三里，唐時亦在長安城中者也，寺創建於武后文明元年（公元六八四），而塔則景龍中（公元七〇七至七〇九），宫人率錢所立，寺中現存之唯一唐代建築也。塔平面正方形，初層廣約十一公尺餘 第二十七圖，塔十五級，立於廣台之上 第二十八圖。今頂上二三層檐毀壞已甚，僅餘十三級，每層疊澁出檐。塔身表面無任何彫飾，帷各層檐下之斜角牙磚兩層及南北两面圓券門破其平素。各層塔身，高廣均遞減，愈上愈促，故塔全部輪廓呈現秀麗暢快之卷殺（entasis），與前與三例逈異其趣，塔前面門廊乃清代修葺時所加建。塔内室方約四．一〇公尺，其内部各層樓板原亦以木構成，今全毀，亦可登臨。

嵩山法王寺塔 註六 相傳寺創始於漢明帝朝，與白馬寺同時建立，確否無由證實，隋仁壽二年曾建舍利塔。今寺内殿宇，皆明清以後所建。寺北十五層磚塔，平面正方形。内闢方室，直通頂部。塔高四十公尺餘，下部塔身高瘦，其上疊澁出檐十五重，全部輪廓卷殺如小雁塔，秀麗玲瓏。塔無年代銘刻，就形制論，當與小雁塔約畧同時。

雲居寺石塔 註七 河北房山縣雲居寺有南北二塔，均為遼代遺物。北塔台基四隅各立小石塔一，均盛唐物也。四塔形制大致相同。平面

方形，共七層，初層塔身較高，其上出石板檐，作疊澁狀。以上各層塔身極矮，各檐向上遞減，卷殺顯著。蓋與小雁塔法王寺塔同屬一型而以石建者也。第一層正面闢方門，其上飾以浮雕寶珠形券面，兩側金剛挾衛，為此式石塔之通常作風。

昆明慧光寺塔 註八 俗稱西寺塔，平面正方形，台基三層，飾以間柱及壺門牙子，塔身方廣約七公尺，南面闢一門至塔心小室，小室直通塔頂，各層樓板及扶梯已毀。塔身以上，外部疊澁出檐十三重。塔身卷殺至最上數層驟緊，故其輪廓呈現之曲綫較豫陝諸塔畧為緊拙。關於塔之年代，傳說不一。考昆明之肇始，乃唐代宗時南詔主初建之柘東城。寺塔之建，當以唐末為近可能。大理崇聖寺塔亦屬此型，年代亦約略相同。兩者均經後世屢次修葺者也。

灵巖寺慧崇塔 註一 自唐以來，高僧墓塔之留存至今者頗多。前述玄奘塔即其一例也。然其較通常之型式，則多為單層之小塔。山東長清縣灵巖寺慧崇塔，建於貞觀中。塔全部石造平面正方形。第二十九圖 正面闢方門，外飾以圓券，券面刻作火焰或寶珠形。側面亦作門形，但作假門扇。其上安門釘。塔身上疊澁出檐，其上更有極矮塔身一層，亦疊澁出檐，故全塔呈現單層重檐之狀。頂上置須彌座，山華蕉葉，以承仰覆蓮及圓珠形塔頂。

淨藏禪師塔 註六 在河南登封縣城西北十二里會善寺。寺本北魏孝文帝離宮，至隋改今名。淨藏禪師以天寶五載（公元七四六）歿於此寺，塔之建造至遲恐不出數年之外。塔平面作等邊八角形，內闢八角小室。塔全部磚造。下為高基，崩毀殊甚，難辨原形。塔身各隅，砌成倚柱，露出五面，當為八角柱也。柱下無礎，上施把頭絞項作斗栱，角上與枇竹要頭相交於櫨斗口內。柱頭上施闌額，額上施人字形補間鋪作。塔身正面闢圓券門，左右兩側則作門扇形，隱出門釘，背嵌銘石一塊。其四隅面則作成直欞窗形。塔身以上，疊澁出檐，然甚殘破。屋頂之上則置須彌座，八角砌成山華蕉葉形。更上則為平面圓形之須彌座一層，上施仰蓮。最上則為石製仰覆蓮座及火燄寶珠 第三十



三十一圖。

隋唐現存佛塔平面均四方形。北魏雖有佛光寺六角塔及嵩嶽寺十二角塔，然為兩孤例。遼宋以後八角形雖已成為佛塔平面之最通常形式，然在唐代則僅此一例而已。

同光禪師塔 註六 在河南登封縣少林寺，建於大曆六年（公元七七一），與慧崇塔同型之磚塔也。平面亦正方形。惟正南闢門。塔身上疊澁出檐，頂上須彌座兩層，下層正方，上層八角菱形，以承平面圓形之石仰覆蓮及寶珠項。唐代墓塔類此者頗多。

唐太宗昭陵 註九 在陝西醴泉縣西北五十里，因九嵕山為陵。按長安志圖說，周垣兩重，前建獻殿，陪葬諸王公主嬪妃功臣一百餘人。刻番酋十四人像，並所乘六駿之形於北闕下。今六駿尚存，其四在西安陝西省立圖書館，其二在美國彭省大學博物館，（Univeysity Museum Philadelpha pa），唐代彫刻之精品也。惟陵之建築，今無存者。

唐高宗乾陵 註一 註九 在陝西乾縣北五里，因梁山為陵。亦周垣兩重；內垣四面闢門，四隅為角樓。陵前雙闕，石獅石馬，番酋六十四人像，又建祠堂，繪朝臣六十人畫像，今石人石獸尚存，為唐代彫刻精品。

武氏順陵 註一 武后為其父武士彠營陵墓於咸陽，號曰順陵，陵前石麒麟及石獅等，為陵地現存惟一遺物。彫刻極精。

趙縣安濟橋 註十 隋唐以來橋梁之年代確實可攷者極少。河北趙縣安濟橋，不為確知為隋（公元五八一至六一八）匠李春所造，且可稱為中國工程界一絕。橋在城南五里洨水上，僅一石券，橫跨三十八公尺之大距離，橋兩端撞券部分各砌兩小券，作成空撞券（Open Spandrel）此法在歐洲初見於法國南部 Ceret，一十四世紀之橋上，其在近代工程，則至一九一二年始應用之。李春此橋則較歐洲此式之橋尚早八百年。亦我國現存最古之橋也 第三十至三十三圖。

間接資料，唐代繪畫彫刻中所見關於建築之資料，頗多足供參攷

一．敦煌壁画　敦煌窟壁壁画及密室中發現画卷中，多淨土変相，以殿宇樓閣為背景，可作為唐代之理想建築圖，其各部細節，亦描画逼真。總計壁画中所繪建築類型，有殿堂，樓閣，門樓，角樓，廊亭，圍墻，城郭，塔等等，而此諸建築物間之聯繫，其平面佈置，亦可藉窺大略 第三十五圖。

二．大雁塔門楣石画刻　塔初層西門券内半圓形楣石刻釋迦說法圖，画佛殿五間，立於階基之上，翼以廻廊。其階基踏步作東西階。斗栱為雙抄，補間鋪作用人字形斗栱，檐椽瓦吻，描画均極忠實，為研究唐代建築極重要文献 第二十六圖。

三．石窟浮雕　龍門唐代石窟之雕鑿者，對於建築似毫不注意，故諸窟龕鮮有建築意識之表現。然在四川多處摩崖，則有雕西方阿彌陀淨土変相，以樓閣殿宇為背景者，如夾江縣千佛巖，大足縣北崖佛湾，樂山縣龍泓寺千佛巖皆其例也。其中尤以龍泓寺為富於建築趣味。註八其龕内所刻建築，中央為殿堂二層，具平坐，上覆四注頂。右左翼以三層建築，其第二層中央作龜頭屋，以山面向外。再次兩側壁，則為下石上木，如日本所謂多寶塔之建築物。此五層建築之上層，則聯以閣道，覆以廊屋。其斗栱額柱各部細節均逼真實物，為當時建築之忠實模型 第三十六圖。

此種間接資料，為介乎文献與實物間之可貴資料，對於部份細節價值尤高，在特徵分析節内，當再詳論之。

註一　著者測繪。

註二　劉敦楨梁思成等測繪。

註三　龍門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記。

註四　宋高僧傳二十七。

註五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二期著者正定調查紀略。

註六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四期劉敦楨河南省北部古建築調查記。



註七　Siren. O.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rt. Architecture。

註八　劉敦楨西南建築圖錄。

註九　長安志。

註十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五卷第一期，著者：趙縣大石橋

## 第三節　隋唐之建築特徵 註一

### 一　建築類型

隋唐建築實物之現存者，就類型言，有木構殿堂，佛塔，橋，石窟寺等物。其中石窟寺本身少建築學上價值。此外尚有鐘樓之一部份，亦因不全，不得作一類型之代表物。但在間接資料中則可得類型八九種，以資佐證。在史籍中亦可得一部份之資料也。

城市設計．隋唐之長安與洛陽，均為城市設計上之大作。當時雄偉之規，今雖已不存，但尚有文献可徵 第十八圖。隋文帝之營大興城（長安），最大之貢献有三點：其一將宮殿，官署，民居三者區域分別，以免雜亂而利公私，又置東西兩市，以為交易中心。其二，將全城以横直街分為棋盤形，使市容整齊劃一。其三，將四面街所界劃之地作為坊，而其對坊之基本觀念，不若近代之 block，以其四面之街為主，乃以一坊作為一小城，四面闢門，故言某人居處，不曰在何街，而曰在何坊也。街道不惟平直，且規定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等標準寬度焉。顧炎武言『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剏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註一　唐代建置之氣魄，可以見矣。

平面佈置，唐代屋宇，無論其為宮殿，寺觀或住宅，其平面佈置，均大致相同，故長安城中佛寺道觀等，由私人『捨宅』建立者，不可勝數。今唐代建築之存在者，僅少數殿宇浮圖，無全部院庭存在者。故其平面佈置，僅得自敦煌壁画考之。

唐代平面布置之基本觀念爲四周圍墻，中立殿堂，圍墻或作爲廻廊，每面正中或適當位置闢門，四角建角樓。院中殿堂數目，或一或二三均可。註二 佛寺正殿以前亦有以塔與樓分之左右者，如敦煌第一一七窟五台山圖中，『南台之寺』，其實例則有日本奈良之法隆寺。在較華麗之建置中，正殿左右亦有出複道或廻廊，折而向前，成凵字形，而兩翼盡頭處更立樓或殿者，如大明宮含元殿，『夾殿兩閣，左曰翔鸞閣，右曰棲鳳閣，與殿飛廊相接』註三 及敦煌淨土變相圖及樂山龍泓寺摩崖所見。

殿堂，唐代殿堂，承漢魏六朝以來傳統，已型成中國建築最主要類型之一，其階基，殿身，屋頂三部至今日仍爲中國建築之首身足。其結構以木柱構架至今一仍其制。殿堂本身內部，少分爲各種不同功用屋室之劃分，一般祇作一用，即有劃分，亦祇依柱間間隔，無依功用，有組織，如後世所謂平面布置也。

樓閣，二層以上之建築，見於唐畫者甚多。通常樓閣，下層出檐上層立於平坐之上，上爲檐瓦屋頂，又有下層以多數立柱構成平坐。而不出檐者，或下部以磚石爲高台，台上施平坐斗栱以立上層樓閣柱者。然此類實物今無一存焉。

佛塔　現存唐代佛塔類型計有下列三種：

一.模仿木構之磚塔　如玄奘塔，香積寺塔，大雁塔，淨藏塔之類。各層塔身表面以磚砌成柱額斗栱乃至門窗之狀，模仿當時木塔樣式。其檐部則均疊澁出檐，又純屬磚構方法。層數自一層至十三乃至十五層不等。

二.單層多檐塔　如小雁塔．法王寺塔，雲居寺石塔之類，下層塔身比例瘦高，其上密檐五層至十五層。檐部或疊澁，或刻作椽瓦狀。

三.單層墓塔　如慧崇塔．同光塔之類。塔身大多方形內闢小室，塔身之上疊澁出檐，或單檐或重檐，即濟南神通寺東魏四門塔型是也。如淨藏塔亦可屬於此類，但塔身爲木構樣式。

現存唐代佛塔特徵之最可注意者兩點：㈠除天寳間之淨藏禪師塔外，唐代佛塔平面一律均爲正方形：如有內室亦正方形。㈡各層樓板扶梯一律木構，故塔身結構，實爲一上下貫通之方形磚筒。除少數實心塔及僅供佛像不能入內之小石塔外，自北魏嵩嶽寺塔以至晚唐諸塔，莫不如是。凡有此兩特徵之佛塔，其爲唐構殆可無疑矣。



除上舉實物所見諸類型外，見於敦煌壁畫之佛塔，尚有下列四種：

一.木塔　與雲岡石窟浮彫及塔柱所見者相同，蓋即『上累金盤，下爲重樓』之原始型華化佛塔也。

二.多層石塔　爲將多數『四門塔』壘疊而成者。每層塔身均闢圓劵門，疊澁出檐，上施山花蕉葉。現存實物無此式，然在結構上則極合理也。

三.下木上石塔　下層爲木構，斗栱出反檐。其上設平坐，以承上層石窣堵坡。其結構違反材料力學原則，恐實際上不多見也。

四.窣堵坡　塔肚部分或爲圓球形或作鐘形。現存唐代實物無此式。

城廓　敦煌壁畫中所畫城郭頗多，似均磚甃。城多方形，在兩面或四面正中爲城門樓，四隅則有角樓，均以平坐，立於城上。城門口作梯形『劵』爲明以後所不見，城上女墻，或有或無，似無定制。

橋梁　唐代橋梁，至今尚無確可考者。敦煌壁畫中所見頗多，均木造，微拱起，旁施勾欄，與日本現代木橋極相似，至於隋安濟橋，以一單劵橫越如許長跨，加之以空撞劵之結構，至爲特殊，且屬孤例，不可作通常橋型論也。

## 二．細節分析

階基及踏道　唐代階基實物現存者甚少，大雁塔．小雁塔及佛光寺大殿雖均有階基，然均經後代重修，是否原狀，甚屬可疑。墓塔中有立於須彌座上者，然其下是否更有階基，亦成問題。敦煌壁畫佛塔均有階基，多素平無疊澁，大雁塔門楣石所畫大殿階基亦素平，其下地面且周以散水，如今通用之法。階基前踏道一道．惟小雁塔楣石所畫大殿則踏道分爲左右，正中不可升降，即所謂東西階之制。

平坐　凡殿宇之立於地面或樓台塔閣之下層，均有階基；但第二層以上或城垣高台之上建立木構者，則多以平坐斗栱代替階基，其基本觀念乃高擧之木構階基也。玄宗毀武后明堂，『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樓』；此蓋不用柱心木構建重樓之始，爲結構法上一轉捩點，殊堪注意。敦煌壁畫中樓閣城樓等皆有平坐。然實物則尚未見也。

勾欄　階基或平坐邊緣之上，多有施勾欄者，自北魏以至唐宋，六七百年間，勾欄之標準樣式爲『鉤片勾欄』，以地栿．盆唇，巡杖，及斗子蜀柱爲其構架，盆唇地栿及兩蜀柱間以L及|形相交作華版。敦煌壁畫中所見極多。其實例則棲霞山五代舍利塔勾欄也。

柱及柱礎　佛光寺大殿柱爲現存唐柱之唯一確實可致者。其檐柱內柱均同高；高約爲柱下徑之九倍强。柱身唯上端微有卷殺，柱頭緊殺作覆盆狀。其用柱之法，則生起與側脚二法，皆極顯著與宋營造法式所規定者約略相同。

磚塔表面所砌假柱，大雁塔與香積寺塔均瘦而極高；淨藏塔之八角柱則肥短。大雁塔門楣石所畫柱亦極瘦高，恐均非真實之比例也。

唐代柱礎如用覆盆，則有素平及彫蓮瓣者。

門窗　佛光寺大殿門扇爲板門，每扇釘門釘五行；門釘鉄製，甚小，恐非唐代原物。慧崇塔淨藏塔及棲霞寺塔上假門亦均有門釘，千餘年來，仍存此制。

佛光寺大殿兩梢間窗爲直欞窗，淨藏塔及香積寺塔上假窗，亦爲此式，元明以後，此式已少見用於重要大建築上，但江南民居仍沿用之。

斗栱　唐代斗拱已臻成熟極盛。以現存實物及間接材料，可得下列六種：

一.一斗　爲斗栱之最簡單者。柱頭上施大斗一枚以承檐緣，如用補間鋪作，亦用大斗一枚。大雁塔香積寺塔之斗栱均屬此類。北齊石柱上小殿，爲此式之最古實物。

二.把頭絞項作（清式稱一斗三升）玄奘塔及淨藏塔均用一斗三升.



玄奘塔大斗口出耍頭，與泥道栱相交。其轉角鋪作則側面泥道栱在正面出爲耍頭；其轉角問題之解决甚爲圓滿。柱頭枋至角亦相交爲耍頭。淨藏塔柱頭之轉角鋪作，則其泥道栱隨八角平面曲折，頗背結構原理。其大斗口內出耍頭，斜殺如批竹昻形狀。大雁塔門楣石所畫大殿兩側迴廊斗栱則與玄奘塔斗栱完全相同。

三.雙抄單栱　大雁塔門楣石所畫大殿，柱頭鋪作出雙抄，第一跳偷心，第二跳跳頭施令栱以承橑檐椽。其柱心中則泥道栱上施素枋，枋上又施令栱，栱上又施素枋。其轉角鋪作，則角上出角華栱兩跳。正面華栱及角華栱跳頭施鴛鴦交手栱，與側面之鴛鴦交手栱相交。此雖間接資料，但描畫準確，其結構可一目瞭然也。

四.人字形及心柱補間鋪作，淨藏塔前面圓券門之上以矮短心柱爲補間鋪作。其餘各面則用人字形補間鋪作。大雁塔門楣石所畫佛殿則於闌額與下層素枋之間安人字形鋪作，其人字兩股低偏，而端翹起，上下兩層素枋之間則用心柱及斗。現存唐宋實物，無如此者，但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則用上下兩層心柱及斗。與此畫所見，除下層以心柱代人字形鋪作外，在原則上屬同一做法。

五.雙抄雙下昻　何晏景福殿賦有『飛昻鳥踊』之句，是至遲至三國已有昻矣。佛光寺大殿柱頭鋪作出雙抄雙下昻，爲昻之最古實例。其第一第三兩跳偷心。第二跳華栱跳頭施重栱，第四跳跳頭昻上令栱與耍頭相交，以承替木及橑檐樽，其後尾則第二跳華栱伸引爲乳栿，昻尾壓於草栿之下。其下昻嘴斜殺爲批竹昻，敦煌壁畫，所見多如此，而在宋代則漸少見，蓋唐代通常樣式也。轉角鋪作於角華栱及角昻之上，更出由昻一層，其上安寶瓶以承角梁，爲由昻之最古實例。

六.四抄偷心　佛光寺大殿內柱出華栱四跳以承內槽四椽栿，全部偷心，不施橫栱。其後尾與外檐鋪作相同。

木構斗栱以佛光寺大殿爲最古實例。此時形制已標準化，與遼宋實物相同之點頗多，當於下章比較討論之。

構架　在構架方面特可注意之特徵有下列七點：

一.闌額與由額間之矮柱　大雁塔門楣石所畫佛殿，於柱頭間施闌額及由額，二者之間施矮柱，將一門分為三小間，為後世所不見之做法。

二.普拍枋之施用　玄奘塔下三層均以普拍枋承斗栱。最下層未砌柱形，普拍枋安於墻頭上。第二第三兩層砌柱頭間闌額，其上施普拍枋以承斗栱。最上兩層則無普拍枋，斗栱直接安於柱頭上。可知普拍枋之用，於唐初已極普遍，且其施用極自由也。

三.內外柱同高　佛光寺內柱與外柱完全同高，內部屋頂舉折，均由梁架構成。不若後代將內柱加高。然佛光寺為一孤例，加高做法想亦為唐代所有也。

四.舉折　佛光寺大殿屋頂舉高僅及前後橑檐枋間距離之五分之一強，其坡度較後世屋頂緩和甚多，其下折亦甚微，當於下章與宋式比較論之。

五.明栿與草栿之分別　佛光寺大殿斗栱上所承之梁皆為月梁，其中部微栱起如弓，亦如新月，故名。後世亦沿用此式，至今尚通行於江南。其在此殿中，用梁僅承平闇之重。謂之明栿。平闇之上，另有梁架，不加卷殺修飾，以承屋蓋之重，謂之草栿，遼宋實物亦有明栿以上，另施草栿者，明清以後，則梁均為荷重之材，無論有無平闇，均無明栿草栿之別矣。

六.月梁　西都賦有『抗應龍之虹梁』，謂其梁曲如虹，故知月梁之用，其原甚古，佛光寺大殿明栿均用明梁，其梁首之上及兩肩均卷殺，梁下中顱，為月梁最古實例。其形制與宋營造法式所規定大致相同。

七.大叉手　佛光寺大殿平梁之上不立侏儒柱以承脊槫，而以兩叉手相抵，如人字形斗栱。宋遼實物皆有侏儒柱而輔以叉手，明清以後則僅有侏儒柱而無叉手，敦煌壁畫中有繪未完之屋架者，亦僅有叉手而無侏儒柱。其演變之程序，至為清晰。

藻井　佛光寺大殿藻井用小方格，日本同時期實物及河北薊縣獨



樂寺道觀音閣藻井亦同此式。敦煌唐窟多作盝頂，其四面斜坡畫作方格，中部多正形，抹角迭層叠上，至三層五層不等。

角梁及檐椽　佛光寺大殿角梁兩重，其大角梁安於轉角鋪作之上，由昂上並以八角形瘦高寶瓶承托角梁，角梁頭卷殺作一大瓣。子角梁甚短，恐已非原狀。大雁塔楣石所畫大殿角梁不全，其下無寶瓶等物，亦不知有無子角梁也。

佛光寺大殿檐部又出檐椽一層，椽頭卷殺，但無飛椽，想原有檐部已經後世改造，故飛椽付之缺如。至角有翼角椽，如後世通用之法。大雁塔楣石所畫，則用椽兩層，下層圓椽。上層方飛椽，有顯著之卷殺。椽與角梁相接處不見有生頭木之使用。

磚石塔多用叠澁檐，其斷面線多顱入少許，實為一種裝飾性之横線道。石塔亦有彫作椽瓦狀者，河北淶水縣唐先天石塔及江寧棲霞寺五代石塔皆此類實例也。

屋頂　除佛光寺大殿四阿頂一實物外，見於間接資料者，尚有九脊，攢尖兩式，厦兩頭則未見，然既見於漢魏，亦見於宋元以後，則想唐代不能無此式也。九脊屋頂收山頗深，山面三角部份施垂魚，為至今尚通用之裝飾。四角或八角形亭或塔頂，均用攢尖屋頂，各垂脊會於尖部，其上立刹或寶珠。

瓦及瓦飾　佛光寺大殿現存瓦已非原物，故唐代屋瓦及瓦飾之形制，僅得自間接資料考之。筒瓦之用極為普遍，雁塔楣石所見尤為清晰，正脊兩端鴟尾均曲向內，外沿有鰭狀邊緣，正中安寶珠一枚，以代漢魏常見之鳳凰。正脊垂脊均以筒瓦覆蓋，其垂脊下端微翹起，而壓以寶珠。屋檐邊線，除雁塔楣石所畫，至角微翹外，敦煌壁畫所見則全部為直線，實物是否如此尚待考也。

彫飾　彫飾部份可分為立體平面兩種：立體者為彫塑品，平面者為畫。屋頂彫飾，僅得見於間接資料，頃已論及。石塔券形門有彫火珠形券面者，至於平面裝飾，最重要者莫如壁畫。歷代名畫記所在長安洛陽佛寺道觀幾無無壁畫者如吳道子尹琳之流，名手輩出。今敦煌

千佛洞中壁画，可示當時壁画之一般。今中原所存唐代壁画，則僅佛光寺大殿内栱眼壁一小段耳。至於梁枋等結構部份之彩画，則無實例可考。天花藻井及壁画邊緣圖案，則敦煌實例甚多，一望而知所受希腊影响之頗為顯著也。

發券　發券之法，至漢已極通行，用於墓藏，遺例頗多。但用於地面者，似尚不甚普遍。至於發券橋，最古紀錄，有水経注條七星澗之旅人橋，『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題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實物之最古者厥惟趙縣大石橋，其砌券之法，以多道單獨之券，並列而成一大券，而非將砌層與券筒中軸線平行，使各層間砌縫相错以相牽濟者 第三十三圖 。此橋之券固與後世之常法異，然亦異於漢墓中所常見，蓋獨出心裁者也。至於券圈之上另加平砌之伏，自漢以來，已成定法，大石橋亦非例外，直至清代尚遵循此制。

註一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三卷一期，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



# 第六章　五代宋及遼金

## 第一節　五代汴梁之建設

唐室既衰，五代迭興，皆偏霸之主，兵戈擾攘，且五十餘年，中原建設力微弱而破壞甚烈。初，朱梁代唐，長安為墟，毀宮室廬舍，取其材浮河而下（註一），既都洛陽，乃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創宮殿焉。洛陽経安史之亂，瘡痍滿目，已非唐時東都之盛。後唐滅梁，唐莊宗雖以『宮禁鬱葱』（註二），曾營樓觀，但洛京是時舊牆多已摧塌，南市尚留有張全義所築臨時壁壘，『浩穰神京，旁通綠野，徘徊壁壘，俯近皇居。』（註三）其衰落情狀已露。

及後晋都洛，天福三年，河南留守奏修洛陽宮，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今公私困窘，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註四）。是時宮室既漸次頹頓，而國力又不勝修葺，遑論建置矣。同年，晋又東遷，以汴州為都，漢周迭代，乃一因其制，但汴宮諸殿，各代易名而已，亦未曾增益。

後周都汴，以方内略定，迭詔整廣京師，始有開國建設之風，自隋開運河，汴河為其中流，汴梁在唐時已因商業發展，『成為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洛，舟車輻輳。』（註五）其市肆繁盛，『邑居龐雜』，固非一日。太祖廣順三年，詔開封府丁五萬五千人，脩補京師羅郭，尚未廣事展拓。迄世宗武威政權雄盛，四方人物走集於此，汴京乃兼政治經濟中心，其舊有建築，突然不敷居用。顯德二年，增修汴城之兩詔，富於市政設計觀念，極堪注重。（註四）

世宗始因『東京--------都城，因舊--------諸衛軍營或多狹窄，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僦賃之資，增添不定，而又屋宇交連，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溼之苦，居常有煙火之憂。』故『將便公私，須廣都邑，于京師四面別築羅城。』其設施則『先立標幟，候冬末農務閑時--------修築，

--------未畢則迤邐次年。--------凡有營葬及興置宅竈，------須去標幟七里外，標幟內候宮中劃定街巷，軍營，倉場，諸司公廨院務等，即任百姓營造。』

同年詔云『閭巷隘狹，--------多火燭之憂；每遇炎蒸易生疫疾』，更着意於衛生及治安問題，故又極力勸諭；『近者開廣都邑，展行街坊，雖然暫勞，久成大利。--------朕通覽康衢，更思通濟。--』其設施尤增觀美者，乃於『京城內街道濶五十步，許兩邊人戶於內取便種樹掘井，脩益涼棚。其三十步至二十五步者，與三步，其次有差。』

顯德三年春，乃詔發民夫，大舉築汴京外城。

此後各地寺院亦有顯德重修之事，蓋已漸入建設時期。東京繁榮尤因疏濬汴河，再通淮南，經濟上發展之故。官方營建之外，又產生市坊商業建築，如『邸店』（註六）之屬，以廊屋或巨樓以儲貨物。『世宗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西濠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將有淮浙巨商，貿糧料，賫萬貨臨汴，而無委泊之地。---乞許京臣民環汴栽榆柳，起台榭，以為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首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三）？間。世宗輦過，賜酒犒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鉅貨於樓，---------歲入數萬計。』（註七）時人稱此為『十三間樓子』（註八），其雄大之姿，當非尋常市樓所可及。迄宣和之世。此樓猶見於東京夢華錄記載。周景既為應詔者之一，沿汴兩岸當尚有其他商賈屋樓之產生。至趙宋定基之時，東京都會規模，固已壯盛，交通漕運尤便，不再遷洛之故，或亦在此。

## 第二節　北宋之宮殿苑囿寺觀都市

宋太祖受周禪，仍以開封為東京，累朝建設於此，故日增月異，極稱繁華。洛陽為宋西京，退處屏藩，拱衛京畿，附帶繁榮而已。真宗時，雖以太祖舊藩稱應天府，建為南京（今河南商邱縣），乃即衛城為宮，奉太祖太宗聖像，北宋之世，未曾建殿，其正門『猶是雙門



未嘗改作』（註九）。仁宗以大名府為北京，則因契丹聲言南下，權為軍略措置，建都河北，『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註十）；亦非美術或經濟之動態。實少所營建。

北宋政治經濟文化之力量，集中於東京建設者百數十年。汴京宮室坊市繁複增盛之狀，乃最代表北宋建築發展之趨勢。

東京舊為汴州，唐建中節度使重築，週二十里許，宋初號裡城。新城為周顯德所築，週四十八里許，號曰外城（註十一）。宋太祖因其制，僅略廣城東北隅，仿洛陽制度修大內宮殿而已。真宗以『都城之外，居民頗多，復置京新城外八廂。』（註十二）神宗徽宗再繕外城，則建敵樓甕城，又稍增廣，城始週五十里餘（註十三）。

太宗之世，城內已『比漢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註十四）繼則『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註十五）迄北宋盛世，再接再厲，至於『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註十二）其建築之活躍，不言可喻。汴京因其水路交通，成為經濟中樞，乃商業之雄邑，而建為國都者；加以政治原因，『乘輿之下，士庶走集』，其繁榮尤急促；官私建置均隨環境展拓，非若隋唐兩京皇宮坊市之預佈計劃，經緯井井者也。其特殊佈置，因地理限制及逐漸改善者，後代或模仿以為定制。

汴城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橋樑之盛，為其壯觀，河街橋市，景象尤為殊異。大者蔡河，自城西南隅入，至東南隅出，有橋十一。汴河則自東水門外七里，至西水門外，共有橋十三。小者五丈河，自城東北入，有橋五，金水河從西北水門入城，夾墻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共有橋三（註十六）。

橋最著者，為汴河上之州橋，正名天漢橋，正對大內御街，即范成大所謂『州橋南北是天街』者也。橋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過，其下密排石柱，皆青石為之；又有石梁石筍楯欄。近橋兩岸皆石壁，鐫刻海馬，水獸，飛雲之狀。--------州橋之北，御路東西，兩闕樓觀對聳。-------』（註十六）金元兩都之周橋，蓋有意仿

此，爲宮前制度之一。橋以結構巧異稱者，爲東水門外之虹橋，『無柱，以巨木虛架，飾以丹艧，宛如飛虹』（註十六）。

大內本唐節度使治所，梁建都以爲建昌宮，晉號大寧宮，周加營繕，皆未增大，『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註十二）。

『宮城周五里』（註十七），南三門，正門名凡數易，至仁宗明道後，始稱宣德（註十八），兩側稱左掖右掖。宮城東西之門，稱東華西華，北門曰拱宸。東華門北更有便門一，『西與內直門相直』，成曲尺形。稱謻門（註九）。此門之設及其位置，與太祖所廣皇城之東北隅，或大略有關。

宣德門又稱宣德樓，『下列五門，皆金釘朱漆。壁皆磚石間甃，鐫鏤龍鳳飛雲之狀。---------莫非彫甍畫棟，峻桷層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自宣德南去，『坊巷御街---------約闊三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朱杈子外，杈子內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春夏之月，望之如繡。』（註十六）宣德樓建築極壯麗，宮前佈置又改善至此，無怪金元效法作『千步廊』之制矣。

大內正殿之大致，據史志概括所述，則『正南門（大慶門）內，正殿曰大慶，正衙曰文德。---------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後宮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註十七）。

大慶殿本爲梁之正衙。稱崇元殿，在周爲外朝，至宋太祖重修，改爲乾元殿，後五十年間曾兩被火災，重建易名。至仁宗景祐中（公



元一〇三四），始又展拓爲廣庭。『改爲大慶殿九間，挾各五間，東西廊各六十間，有龍墀沙墀，正值朝會冊尊號御此殿。---------郊祀齋宿殿之後閣---------』（註十九）。又十餘年，皇祐中『饗明堂，恭謝天地，即此殿行禮。』『仁宗御篆明堂二字行禮則揭之』（註九）。

秦漢至唐叙述大殿之略者，多舉其台基之高峻爲其規模之要點；獨宋之史志及記述無一語及於大殿之台基，僅稱大慶殿有龍墀沙墀之制。

『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註九）。亦五代舊有，後唐曰端明，在周爲中朝，宋初改文明。後災重建，改名文德（註十九）。『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爲垂拱------紫宸與垂拱之間有柱廊相通，每日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閤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御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閤也』（註九）。文德殿之位置實堪注意。蓋據各種記載文德紫宸垂拱三殿成東西約略橫列之一組，文德既爲『過殿』居其中軸，反不處於大慶殿之正中線上，而在其西北偏也（註十九）。宋殿之區佈情況，即此四大殿論之。似已非絕對均稱或設立一主要南北中心線者。

初，太祖營治宮殿『既成，帝坐萬歲殿（福寧殿在垂拱後，國初曰萬歲）（註十九），洞開諸門，端直如繩，嘆曰：「如此一心，小有私曲人皆見之矣」』（註二十）。對於中線引直似極感興味。又『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左右昇龍銀台等諸門皆然』（註九）。福寧爲帝之正寢，柔儀爲其後殿，乃后寢，故垂拱之南北中心線，如是顯然引直。大慶殿之前爲大慶門，其後爲紫宸殿，再後，越東華西華橫街之北，則有崇政殿，再後更有景福殿，實亦有南北中線之成立。惟文德殿偏於西北，垂拱又在其西，乃生枝節，略違均稱。各大殿東西部位零落，相距頗遠，多與日後發展之便。如皇儀在垂拱之西，集英宴殿自成一組，又在皇儀之西，似皆非有密切關係者。故福寧之兩側後又建置太后宮，如慶壽寶慈，而無困難（註二十一），而柔儀之西，曰

後又有睿思殿等（註十九）。

崇政初為太祖之簡賢講武，『有柱廊，次北為景福殿，臨放生池』，規模甚壯。太宗真宗仁宗及神宗之世，均試進士於此，後增置東西兩閣，時設講讀，諸帝且常『觀陣圖，或對藩夷，及宴近臣，賜花作樂於此』，蓋為宮後宏壯而又實用之常御正殿，非惟『閱事之所』而已（註十九）。

宋宮城以內稱宮者，初有廣聖及延福，均在後苑，為真宗奉道教所置。廣聖宮供奉道家神像，後亦奉真宗神御，內有五殿，一閣曰降真，延福宮內有三殿，其中靈顧殿，亦為奉真宗聖容之所。真宗咸平中，『宰臣等言：漢制帝母所居稱宮，如長樂積慶--------等，請命有司為皇太后李建宮立名。----------詔以滋福殿（即皇儀）為萬安宮』（註二十一），母后之宮自此始。英宗以曹太后所居為慈壽宮，至神宗時曹為太皇太后，故改名慶壽，（在福寧東殿），又為高太后建寶慈宮（在福寧西）等皆是也。母后所居即尊為宮，內立兩殿，或三殿，與宋以前所謂『宮』者規模大異。此外又有太子所居，至即帝位時改名稱宮，如英宗之慶寧宮，神宗之睿成宮皆是（註二十一）。

初，宋內廷藏書之所最壯麗者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館，及其中秘閣，收藏天下圖籍（註二十二），『棟宇之制皆帝親授，後苑又有太清樓，尤在崇政殿西北，樓　與延春儀鳳翔鸞諸閣相接，貯四庫書。』真宗常『曲宴後苑臨水閣垂釣，又登太清樓，觀太宗聖製御書，及親為四庫群書，宴太清樓下。』（註二十三）作詩賜射賞花釣魚均在此。及祥符中，真宗『以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並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置一閣。』（註十三）天章寶文兩閣（在龍圖後集英殿西）（註二十二）為真仁兩帝時所自命以藏御集，神宗之顯謨閣，哲宗之徽猷閣，皆後追建，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為閣（註九）。徽宗御筆則藏敷文閣。是所謂宋『六閣』者也（註十三）。每閣東西序皆有殿，龍圖閣四序曰資政崇和宣德述古（註二十一）；天章閣兩序曰群玉蕊珠；寶文閣兩序曰嘉德延康（註二十二）。內庭風雅，以此為最，有宋珍視圖書翰墨之風，歷朝不改，至徽宗世乃臻極盛。宋代精神實多無形寓此類建築之上。



後苑禁中諸殿，龍圖等閣，及太后各宮，無在崇政殿之東者。惟太子讀書之資善堂在元符觀，居宮之東北隅，蓋宮東部為百司供應之所，如六尚局，御廚殿等及禁衛輦官親從等所在（註十六）。東華門及宮城供應入口，其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所在』（註十六）。

所謂外諸司，供應一切燃料，食料，器具、車駕及百物之司，雖散處宮城外，亦仍在舊城外城之東部。蓋此以五丈河入城及汴蔡兩河出城處兩岸為依據。糧倉均沿河而設，由東水門外虹橋至陳州門裡，及在五丈河上者，可五十餘處（註十六）。東京宮城以內佈署，乃不免受汴梁全城交通趨勢之影响。後苑佈署偏於宮之西北者，亦緣於『金水河由西北水門入大內，灌其池浦，』地理上之便利也（註十六）。

考宋諸帝土木之功，國初（太祖廟公元六九〇——九七六）建設未嘗求奢，而多豪壯。或因過廊之制，宋初視為當然，故每有建置，動輒數百間。如太祖詔『于右掖門街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註二十四）以賜蜀主孟昶；又於『朱營門外建大第甲於輦下，名禮賢宅，以待錢』（註二十五），及『開寶寺重起緣廊，宋殿凡二百八十區』（註十三），皆為豪放壯觀。及太宗世（公元九七六——九九七），規模愈大。以其降生地建啟聖院，『六年而功畢，殿宇凡九百餘間，皆以琉璃瓦覆之』（註二十六）。又建上清太平宮，『宮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註二十七），實啟北宋崇奉道教後置宮殿之端。其他如崇文院，三館，秘閣之建築，『輪奐壯麗，冠乎內庭，近世鮮比，』（註二十六）。『端拱中，開寶寺造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塔成，『田錫上疏曰：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帝亦不怒。』（註十三）畫家郭忠恕，巧匠喻浩，皆當時建築人材。超絕流輩者也（註七）。

真宗朝（公元九九七——一〇二二）愈崇道教，趨祥異之說，盛禮縟儀，費金最多。作玉清照應宮『凡二千六百一十楹，以丁謂為修宮使，調諸州工匠為之，七年而成，』不僅工程浩大，乃尤重巧麗製

作。所用木石采色顏料均四方精選（註二十八）。殿宇外有山池亭閣之設，環殿及廊廡皆遍繪壁画。藝術之精，冠於北宋歷朝宮觀。殿上梁曰『上皆親臨護，--------工人以文繒裹梁，金飾木，寓龍負之輅以昇。--------修宮使以下及營繕掌事者，咸賜以衣帶金帛。』（註二十八）此宮興作之嚴重，實為特殊，此後真宗其他建置皆莫能及。但南薰門外奉五岳之會靈觀，及大內南，奉聖祖之景靈宮——（宮之南壁繪趙氏爭蹟二十八事）——則皆制度華美，均以丁謂董其事。京師以外，宮觀亦多宏大，且詔天下州府，皆建道觀一所，皆以天慶為名（註十三）。

仁宗之世（公元一〇二三至一〇六三），夏始自大，屢年構兵，國用枯竭，土木之事仍不稍衰，但多務重修。明道元年（公元一〇三二年），修文德殿成，宮中又大火，延燒八殿，皆大內主要；如：紫宸，垂拱、福寧、集英、延和等殿。『乃命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內使，發四路工匠給役，又出內庫乘輿物及緡錢二十萬助其費』（註十七）。先此兩年（天聖七年），玉清照應宮因雷雨災，時帝幼；太后垂簾泣告輔臣，衆恐有再葺意，力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復修葺，則民不堪命。--------』（註十三）於是宮不復修，僅葺兩殿。二十五年後（至和中），始又增繕兩殿，改名萬壽觀。仁宗末季，多修葺增建，現存之開封琉璃塔，即其中之一。名臣迭上疏乞罷修寺觀（註十三）。歐陽修之疏『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中云：『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有零。又有睦親宅，神御殿，-------醴泉觀--------等處物料不可悉數。-------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唯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又云：『----------累年火災，自玉清、照應、洞真、上清、鴻慶、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註十三）終仁宗朝，四十年間，焚毀舊建，與重修勞費，適成國家雙重之痛也。



英宗在位僅四年（公元一〇六四至一〇六七），土木之事已於司馬光『乞停寢京城不急修造』之疏中見其端倪（註十三）。蓋是時宮室之修造，非為帝王一己之意，臣下有司固不時以土木之宏麗取悅上心。人君之側，實多如溫公所言，『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之人也。

神宗（公元一〇六七至一〇八五）行新政，富改革精神以強國富民為目的，故『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註二十九）。所作蓋多衙署之建置；如東西兩府（註三十）御使台（註二十九）大學等（註三十一）皆是也。元豐中，繕葺城垣，濬治壕塹，亦皆市政之事（註三十二）。又因各帝御容散寓宮中，乃宮外諸寺觀，未合禮制，故創各帝原廟之制。建六殿於景寧宮內，以奉祖宗像，又別為五殿以奉母后（註三十三）。熙寧中，從司天監之奏，請建中太一宮，但僅就五岳觀舊址為之（註十二）。遵故事『太一』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行度所至，國民受其福』（註三十四）實不得不從民意，太宗建東太一宮四十五年，至仁宗天聖建西太一宮，至是又四十五年也（註十二）。

哲宗（公元一〇八六至一一〇〇）制作多承神宗之訓，完成御使台其一也。又於禁中神宗睿思殿後建宣和殿。末年則建景寧西宮於馳道西（註二十七），亦如神宗所創原廟制度，及崩，徽宗及位續成之。宮期年完工，以神宗原廟為首，哲宗次之（註三十三）。哲宗及位之初，宣仁太后垂簾，時上清太平宮已久毀於火，后重建，稱上清儲祥宮，以內府物及金六千兩成之（註三十五）。蘇軾承旨撰碑。碑云：『----雄麗靚深，凡七百餘間--------』宮之規模雖不如太宗時，當尚可觀。

迨徽宗立（公元一一〇一至一一二五），以天縱藝資，入紹大統，其好奢麗之習，出自天性。且奸邪盈朝，掊剋橫賦，倡豐亨豫大之說（註十），故尤侈為營建。崇寧大觀以還，大內朝寢均麗若瓊瑤，宮苑殿閣又增於昔矣。其著者如『政和三年闢延福新宮於大內之北拱宸門外；悉移其他供應諸庫，及兩僧寺，兩軍營，而作焉。』（註十七）宮共五位，分任五人，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其殿閣亭台園苑之制，

已爲艮嶽前驅。『疊石爲山，鑿池爲海，作石梁以升山亭，築土岡以植杏林，又爲茅亭鶴莊之屬』（註十七），以仿天然。此後作擷芳園『稱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西自天波門東過景龍門，至封邱門』，實沿金水河横舊城北面之全部。『名景龍江絶岸至龍德宮，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註十七）。又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内列亭台館舍，不可勝計。--------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宮内，--------徽宗數從複道往來』（註十七）。其他如作神霄玉清萬壽宮於禁中，又鑄九鼎，置九成宮於五岳觀後。政和以後，年年營建，皆工程浩大，綴飾繁縟之作。及造艮嶽萬壽山，驅役萬夫，大興土木；五六年間，窮索珍奇，網運花石；尽天下之巧工絶技，以營假山，池沼（註三十六），至於山周十餘里，峯高九十步；怪石嶄巖，洞峽谽澗，巧奪造化；而亭台館閣，日增月益，不可殫記（註三十七）；其布署締構頗越乎常軌，非建築壯健姿態，實失藝術真旨。時金已亡遼，宋人納歲幣於金，引狼入室，宮庭猶營建不已，後世目艮嶽爲亡國之孽，因非無因也。

宋初宮苑已非秦漢遊獵時代林囿之規模，即與盛唐離宮園館相較亦大不相同。北宋百餘年間，御苑作風漸趨綺麗纖巧，尤以徽宗宣政以後所闢諸苑爲甚。玉津園，太祖之世習射觀稼而已，乾德初，置瓊林苑，太宗鑿金明池於苑北（註三十八），於是各朝每歲駕幸觀樓船水嬉，賜群臣賓射於此。後苑池名象瀛山，殿閣臨水，雲屋連簃，諸帝常觀御書，流杯泛觴遊宴於玉宸等殿（註三十九）。『太宗雍熙三年，後常以暮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註四十）。『命群臣賦詩賞花曲宴自此始』（註十）。

金明池佈置情狀，政和以後所紀，當經各朝增置展拓而成。『池在順天門街北，周圍約九里三十步。池東西徑七里許。入池門内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西北臨水殿。--------又西去數百步乃仙橋，南北約數百步；橋面三虹，朱漆欄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謂之駱駝虹，若飛虹之狀。橋盡處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設御幄。---------殿上下回廊。--------橋之南立欞星門，門裡對立綵樓。



--------門相對街南有磚石甃砌高台，上有樓，觀騎射百戲於此----。』（註十六）規制之宏麗於此可見。

徽宗之延福擷芳及艮嶽萬壽山，佈署又大異。朱勔，蔡攸輩窮搜太湖，靈壁等地花石以實之。『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坼牆，數月乃至。-----』（註十三）蓋所着重者及峯巒巖壑之締構；珍禽奇石，瓌花異木之積累；以人工造天然山水之奇巧，然後以樓閣點綴其間（三十六，三十七）。作風又不同於瓊林苑金明池等矣。疊山之風，至南宋乃盛行於江南私園，迄元明清仍不稍衰。

真仁以後，殖貨致富者愈衆，巨量交易出入京師。官方管理之設備及民間商業之建築，皆因之侈大。公卿商賈擁有資産者之園囿第宅，皆爭尚靡麗，京師每歲所需木材之夥，使官民由各路市木不已，且有以此居積取利者（註四十一）。營造之盛實普遍民間。

市街店樓之各種建築，因汴京之富，乃登峯造極。蓋商業區如『潘樓街----------------------------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屋子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註十六）娛樂場如所謂『瓦子』『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中瓦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夜义棚，象棚；最大者可容數千人。』（註十六）酒店則『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入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映。--------------------白礬樓後改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註十六），其他店面如『馬行街南北十幾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上元夜燒燈，尤壯觀』（註四十二）。

住宅則仁宗景祐中已是：『士民之族，罔遵矩度，爭向紛華-------------------------------

室屋宏麗，交窮土木之工』（註四十三）。『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飾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註四十四）。

市政上特種設備，如『望火樓------ 於高處磚砌------- 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百餘人，及儲藏救火用具。每坊巷三百步設有軍巡鋪屋一所，容鋪兵五人』。新城戰棚皆『旦暮修整』。『城裡牙道各植榆柳，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每日修造泥飾』（註十六）。

工藝所在，則有綾錦院、染院、裁造院、官窯等等之產生。工商影响所及，雖遠至蜀中錦官城，如神宗元豐六年，亦『作錦院於府治之東，---------創樓於前，以為積藏待發之所。------- 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註四十五）。

有宋一代，官庭多崇奉道教，故宮觀最盛，對佛寺惟稟續唐風，仍其既成勢力，不時修建。汴京梵剎多唐之舊，及宋增修改名者。太祖開寶三年，改唐封禪寺為開寶寺『重起繚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區。太宗端拱中建塔，極其偉麗。』（註十三）塔八角十三層，乃木工喻浩所作，後真宗賜名靈感，至仁慶歷四年塔燬（註十三），乃於其東，上方院建鉄色琉璃磚塔，亦為八角十三層俗稱鉄塔，至今猶存，為開封古跡之一（註四十六）。又如開寶二年詔重建唐龍興寺，太宗賜額太平興國寺（註十二）。天清寺則周世宗創建於陳州門裡繁台之上。塔曰興慈塔，俗名繁塔，太宗重建。明初重建，削塔之頂，僅留三級（註四十六）今日俗稱婆塔者是。寶相寺亦五代創建，內有彌勒大像，五百羅漢塑像，元末始為兵燬。（註十三）

規模最宏者為相國寺。寺建於北齊天寶中唐睿宗景雲二年（公元七一一）改為相國寺，宏宗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建資聖閣；宋至道二年（公元九九六）敕建三門，製樓其上，賜額大相國寺。曹翰曾奪廬山東林寺五百羅漢北歸，詔置寺中（註四十七）。當時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餘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



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註三十一），實為東京最大之商場（註十六）。寺內『有兩琉璃塔，--------東西塔院。大殿兩廊皆國朝名公筆記。左壁畫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右壁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供獻樂部馬隊之類。大殿朵廊皆壁隱，樓殿人物，莫非精妙』（註十六）。

京外名刹當首推真定府龍興寺。寺隨開皇創建，初為凝藏寺，宋開寶四年，於原有講殿之後建大悲閣，內鑄銅觀音像，高與閣等。宋太祖曾幸之，像至今屹立，閣已殘破不堪修葺，其周圍廊廡塑壁，雖僅餘鱗爪，尚有可觀者。寺中宋構如魔尼殿，慈氏閣，轉藏等，亦幸存至今（註四十八）。

北宋道觀，始於太祖，改周之太清觀為建隆觀，亦詔以楊州行宮為建隆觀。太宗建上清太平宮，規模始大。真宗尤溺於符讖之說，營建最多，尤侈麗無比。大中祥符元年，即建隆觀增建為玉清照應宫，凡役工日三四萬（註二十八）。『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畫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 制度宏麗，屋宇稍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註四十九）。又詔天下遍置天慶觀，迄於徽宗，惑於道士林靈素等，作上清寶籙宮。亦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觀，塑造聖像』（註十）。宣和元年，竟詔天下更寺院為宫觀，次年始復寺院額（註十）。

洛陽宋為西京，山陵在焉。『開寶初，遣王仁珪等修洛陽宮室，太祖至洛，覩其壯麗，王等並進秩。』『太祖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常有遷都之意』（註二十一），臣丁諫而未果。宮城周九里有奇，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偉麗之建築也。東西北各有一門。曰蒼龍，曰金虎，曰拱宸、正殿曰太極殿，前有左右龍尾道及日樓月樓（註二十一）。『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註十七） 規模可稱宏壯。皇城週十八里有奇，各門與皇城東西諸門相直，內則諸司處之（註十七）。京城週五十二里餘，尤大於汴京。神宗曾詔修西京大內（註二十一）。徽宗政和元年至六年間之重修，預為謁陵西幸之備，規模尤大。『以

真漆為飾，工役甚大，為費不貲』（註十七）。至於洛陽園林之盛，幾與汴京相伯仲。重臣致仕，往往経第西洛。自富鄭公至呂文穆等十九園（註五十），其館榭池台配造之巧，亦可見當時洛陽經營之勞，與財力之盛也。

徽宗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年），李誡作營造法式，其中所定建築規則，較之宋遼早期手法，已迴然不同，蓋宋初稟承唐末五代作風，結構猶碩健質樸。太宗太平興國（公元九七六）以後，至徽宗即位之初（公元一一〇一），百餘年間，營建旺盛，木造規制已迅速变更；崇寧所定，多去前之碩大，易以纖靡，其趨勢乃刻意修飾而不重魁偉矣。徽宗末季，政和迄宣和間，銳意制作，所本風格，尤尚綺麗，正為實施營造法式之時期。現存山西榆次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〇〇八年）之永壽寺雨華宮與太原天聖間（公元一〇二三至一〇三一）之晉祠等，結構秀整猶帶雄勁，骨幹雖已無唐制之碩建龐大，細部猶未有崇寧法式之繁瑣纖弱；可稱其為北宋中堅之典型風格也。

## 第三節　遼之都市及宮殿

契丹之初為東北部落，游牧射生，以給日用，故『草居野處，靡有定所』（註五十一）。至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併東西奚，統一本族八部，國勢始張。其漢化創業之始，用幽州人韓延徽等，『營都邑，建宮殿，法度井井』（註五十二），中國所為者悉備。迨援立石晉，太宗耶律德光得晉所献燕雲十六州，改元會同（公元九三七）建號稱遼，詔以皇都臨潢府（今熱河林西縣）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定遼陽為東京。遼勢力從此侵入雲朔幽薊（今山西河北北部）危患北宋，百數十年。聖宗統和二十五年（公元一〇〇七）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之初，以大定府為中京（今熱河朝陽平泉，赤峰等縣地）又三十餘年至興宗重熙十三年（公元一〇四四），再以大同府為西京，於是五京備焉。

遼東為漢舊郡，渤人居之，漢與渤海皆深受唐風之薰染。契丹部落之崛起與五代為同時，耶律氏實宗唐末邊疆之文化，同化於漢族，



進而承襲中原北首州縣文物制度之雄者也。契丹本富於盐鉄之利，其初有『回圖使』（註五十三）往來販易，鬻其牛羊、毳、罽、馳馬、皮革、金珠、葯材等以市他國貨物，其後遼，更與北宋、西夏、高麗、女真諸國沿邊所在，共置榷場市易，商業甚形發達，都市因此繁盛（註五十四），其都市街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其中『邑屋市肆有紋錦之作，宦者，技術，教坊，角觝，儒僧，尼，道皆中國人，並汾幽薊為多』（註五十五）。遼世重佛教，營僧寺，刊経藏，不遺餘力。嘗『擇良工於燕薊』。凡宮殿佛寺主要建築，實均與北宋相同。蓋兩者均上承唐制，継五代之餘，下啟金元之中國傳統木構也。

太祖於神冊三年（公元九一六）治城臨潢，名曰皇都，二十一年後，至太宗，改稱上京（註二）。太祖建元神冊之前，所居之地曾稱西樓。『阿保機以其所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起東樓，北------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註五十六）。蓋阿保機自立之始，創建明王樓。初未築成，其都亦未有名稱，如『以所獲僧--------五十人歸西樓，建天雄寺以居之』。『其党神速姑複刼西樓，焚明王樓』，『任戌上發自西樓』等（註五十七）。『契丹好鬼貴日：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註五十六）。豈此西樓時期，契丹營建乃保有漢，魏、盛唐建樓之古風；而又保留其部族東向為尊之特徵歟。

遼建『殿』之事，始於太祖八年冬，建開皇殿於明王樓基，早於城皇都約四年；其方向如何，今無考，『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之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鑾。中有歷代帝王御容。-------』（註二）製度似略改。迨晉遣使上尊號，太宗『詔番部，竝依漢制御開皇殿，闢承天門受禮。改皇都為上京（註五十八）。以後開皇五鑾及宣政殿皆數見於太宗紀。

上京『城高二丈，-------幅員二十七里。-------其北謂之皇城，---------中有大内。-------大内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華西華。------- 通内出入之所』（註五十八）。城正南街兩側為各

司衙寺觀國子監，孔子廟及二倉。天雄寺與八作司相對，均在大內南。『南城謂之漢城；南當横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註五十八）。市容整備，其形制已無所異於中國。然至聖宗開泰五年，距此時已八十年，宋人記云『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氊廬，皆東向』（註二）。然則遼上京制度，始始終留有其部族特殊尊東向之風俗。

遼陽之大部建設為遼以前渤海大氏所遺，而大氏又本唐之舊郡，『擬建宮闕』。遼初以為東丹王國，葺其城，後升為南京，又改東京。『幅員三十里，共八門。--------宮城在城東北隅。-------南為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墻北有讓國皇帝御容殿，大內建二殿。-------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為看樓，------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鉄攂等在焉。』（註五十八）。

遼南京古冀州地，唐屬幽州范陽郡；唐末劉仁恭嘗據以僭帝號。石晉時地入於遼。太宗立為南京，又曰燕京，是為北平奠都之始。城有八門，其四至廣濶，雖屢經史家考証，仍久惑後人。地理志稱『方三十六里』，其他或稱二十五里及二十七里者。或言三十六里『乃並大內計度』者，其說不一。但燕城令人注意者，乃其基址與今日北平城關之關係。其址蓋在今北平宣武門迤西，越石安廣寧門郊外之地（註五十九）。金之中都承其舊城而展拓之，非元明清建都之北平城也。今其址之北面有舊土城及會城門村等可考，其東南隅有古之憫忠寺（今之法源寺）可考（註五十九）。而今郊外之『鵝房營，有土城角，作曲尺式，幸存未劃；有豁口俗呼鳳凰嘴，當因遼城丹鳳門得名』（註五十九）乃燕城之西南隅也。今日北平南城著名之海王村琉璃廠等皆在燕城東壁之外。

遼太宗升幽州為南京，初無遷都之舉，故不經意於營建，即以幽州子城為大內，位於大城之西南隅；宮殿門樓一仍其舊。幽州經安史之徙，暨劉仁恭父子割據僭號，已有所設施，如拱宸門元和殿等，太宗入時均已有之（註六十）。太宗但於西城巔詔建一『涼殿』，特書於本紀。豈仍循其『西樓』遺意者耶？



南京初雖仍幽州之舊，未事張皇改建，但至『景宗保寧五年，春正月，御五鳳樓觀燈，』及『聖宗開泰駐驛，宴於內果園』（註六十一）之時，當已有若干增置，『六街灯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註六十一），其時市坊繁盛之概，約略可見。及興宗重熙五年（一〇三六）始詔修南京宮。闕府署。遼宮庭土木之功雖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圖則多雄偉。迨金世宗二十八年（公元一一八八）距此時已百五十餘年，而金主尚謂其宰臣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註六十二）。遼代建築類北宋初期形制，以雄樸為主，結構完固，不尚華飾，證之文献實物，均可徵信，今日山西大同應縣所幸存之重熙清寧等遼建，實為海內遺物之尤足珍貴者也。

### 第四節　金之都市宮殿佛寺

金之先，出靺鞨，古之肅慎地。唐初，其黑水一部曾附高麗，其後渤海强盛，契丹又取渤海地，乃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真，金太祖之先，已統一部落，修弓矢，備器械，日臻强盛，不受遼籍（註六十三）。至太祖敗遼兵，招渤海，乃建號稱大金。收國元年（公元一一一五），更節節進攻。數年之間，尽得遼舊址，進逼宋境。

金建會寧府為上京，『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寨』（註二）當尚為部落帳幕時期。及『升皇帝寨為會寧府，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還-------略無禁制。------- 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皆聚觀於殿側』（註二）。至熙宗皇統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始設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註二）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宋使賀金太宗登位時，所見之上京，則『去北庭十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千餘家，近闕北有阜園，繞三數頃，高丈餘，

云皇城也。山棚之左曰桃園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宫，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土壇方濶數丈，名龍墀」（註六十四），類一道觀所改，亦非中原州縣制度。其初即此乾元殿亦不常用。「女貞之初無城郭，國主屋舍車馬--------與其下無異，-------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宫而已。殿宇遶壁尽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坐於坑，后妃躬侍飲食」（註六十五）。

金初部落色彩濃厚，漢化成分甚微，破遼之時刼奪俘虜；徙遼豪族子女部曲人民，又括其金帛牧馬，分賜將帥諸軍。燕京経此洗刼，僅餘空城。既破壞遼之建設，更進而侵擾宋土，初索歲幣銀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宋。既盟復悔。乃破太原真定，兵臨汴京城下，擄徽欽二帝北去。所經城邑蕩毀，老幼流離鮮能恢復。至征江淮諸州，焚毀屠城，所為愈酷。終金太宗之世，上京會寧草創，宫室簡陋，未曾着意土木之事，首都若此，他可想見。

金以武力與中原文物接觸，十餘年後亦步遼之後塵，得漢人輔翼，反受影响，乃逐漸摹倣中國。至熙宗継位，稍崇儀制，親祭孔子廟，詔封衍聖公等。即位之初（公元一一三五），建天開殿於爻剌，此後時幸，若行宫焉。上京則於天眷元年（公元一一三八）四月，「命少府監------營建宫室」（註六十六），雖云「止從儉素」，「十二月宫成」，為時過促，恐非工程全部，此後有「明德宫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五雲樓及重明等殿成」，又有太廟，社稷等建置。皇統六年，以「會寧府太狹。纔如郡制，-----------設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註六十五）。天眷皇統間，北方干戈稍息，州郡亦略有增修之跡，遺物中多有天眷年號者。

自海陵王弑熙宗自立，迄其入汴南征，以暴戾遇刺，為時僅十二年。金之最大建築活動即在此天德至正隆之時（公元一一四九——一一六一）。

海陵既跋扈狂躁，對於營建惟求侈麗，不殫工費，或「賜工匠及役夫帛」或「杖提舉營造官」，所為皆任性（註六十七）。天德三年，「詔廣燕城，建宫室，按圖興修，規模宏大」。貞元元年，遷入燕京，「稱中都，以遷都詔中外。」以宋之汴京為南京，大定為北京，遼陽為東京，大同為西京。及迎太后居中都壽康宫，增妃嬪以實後宫，臨常武殿擊鞠，登寶昌門觀角牴；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園苑則有瑶池殿之成，御宴已有泰和殿之稱，生活與其營建皆息息相關。又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宫其麓。正隆元年，奉遷金始祖以下梓宫葬山陵，翌年，「命會寧府毀舊宫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耘之」（註六十八）。削上京號，「稱為國中者，以違制論」（註六十八）既而慕汴京風土，急於巡幸，於正隆四年（公元一一五九），復詔營建宫室於南京。

汴京烽燧之餘，蹂躪燼毀，至是侈其營繕，仍宋之舊，勉力恢復。「宫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飾，遍傅黄金，而後間以五采。---------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註六十七）。但海陵雖崇飾宫闕，民間固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犂為田處。四望時見樓閣峥嵘，皆舊宫觀寺宇，無不頹毀」（註六十九）。名剎若大相國寺亦「傾簷缺吻，無復舊觀」（註六十九）。汴都此時已失其政治經濟地位，絶無繁榮之可能。

中都宫殿營建既畢，又曾高燕城，闢其四面十二門，廣遼舊城之東壁約三里。世宗以後均都於此，與宋剖分疆宇，昇平殷富将五十餘載，始遭北人兵燹；其間各朝尚多增置，朝市寺觀日臻繁盛。

初海陵丞相張浩等「取真定材木營建宫室及涼位十六」（註六十八）。制度實多取法汴京。皇城周廻「九里三十步」，則幾倍於汴之皇城，而與洛陽相埒。自內城南門天津橋北之宣陽門至應天樓，東西千步廊各二百餘間（註六十九），中間馳道宏濶，兩旁植柳。有東西横衔三道，通左右民居及太廟三省六部（註七十）。宣陽門以金釘繪龍鳳，「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竝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註六十五）；宫闕門户通天門，「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註六十五）；宫

闕門戶皆用青琉璃瓦（註六十九），兩旁相去里許為左右掖門。內城四角皆有垛樓。宣華，玉華．拱宸各門均『金碧翬飛，規制宏麗』（註六十五）。

『內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樓閣倍之』（註六十五）。其正朝曰大安殿，東西亦皆有廊廡。東北為母后壽康宮及太子東宮，（初稱隆慶）（註六十一）。大安殿後宣明門內為仁政殿，乃常朝之所。殿則為遼故物，其朵殿為兩高樓，稱東西上閤門。『西出玉華門則為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在焉』（註六十五）。宮中十六位，妃嬪所居略在正殿之西；宴殿如泰和神龍等均近魚藻池，後苑亦偏宮西，一若汴京，遼時本有樓閣毬場在右掖門南（註五十八），經金營建，乃有常武殿等為擊毬習射之所（註六十一）。太廟標名衍慶之宮（註七十一），在千步廊東。金庭規制堂皇，儀衛華整，宋使范成大，雖云『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但亦稱其『工巧無遺力』（註六十九）。

中都外城佈置，尤為特異。金初滅遼，粘罕有志都燕，為百年計，『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一如邊城。--------穿複道與內城通-------』（註七十二）海陵定都，欲撤其城而止，故終金之世未毀（註五十九）。世宗之立，由於勸進，頗以有約為務，在位二十九年，始終以大定為年號，世稱大定之治。即位之初，中都已宏麗，不欲擾民，故少所增建。元年（公元一一六一）入中都『詔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註六十二）三年又勅有司『宮中張設，毋得塗金』有詔修遼東邊堡，頗重守禦政策。即位數年，與宋講好，國內承平，土木之功漸舉，重修災後泰和神龍宴殿，六年幸大同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有護古物之意，大定七年，建社稷壇；十四年，增建衍慶宮，圖畫功臣於左右廡，如宋制。十九年，建京城北離宮，宮始稱大寧（後改壽寧，壽安）即明昌後之萬寧宮，章宗李妃『粧台』所在。瑤光台、瓊華島始終為明清宮苑勝地，今日北京北海團城及瓊華塔所在也。二十一年，復修會寧宮殿，以壁束其城。二十六年，曾自言『朕嘗自思豈能無過，所患過而不改。-------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二十八年感譽遼之仁政殿之不尚虛華，而能經久，嘆曰：『-------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接為姦，侵尅工物；上則戶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即欹漏者；-----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註六十二）海陵專事虛華，急於營建，且遼宋刼後，匠師星散，金時構造之工已遜前代巨構甚遠，世宗固已知之。

大定之後，惟章宗之世（公元一一九〇至一二〇八），略有營造，大者如盧溝石橋，增修曲阜孔廟，重修大同善化寺佛像。及重修登封中嶽廟等普遍修繕之活動。趙州小石橋至今仍存，亦為明昌原物。（註七十三）至於中都宮苑之間，章宗建置多為遊幸娛樂之所，常幸南園玉泉山，香山。北苑萬寧宮尤多增設。（註七十四）瑤光殿之作，後世稱章宗李妃粧台。瓊華閣及絳綃翠霄兩殿，亦為大定後所增。『宸妃鄭氏又嘗見白石，愛而輦歸，築巖洞於芳華閣，用工二萬；牛馬七百』（註六十五），貽內侍余琬以民巖亡國之諷。章宗末季，南與宋戰，北禦元軍，十年之間，邊事愈頻，承安之後，已非營建時代。衛紹王繼位，政亂兵敗，中都被圍，『城中乏薪，拆絳綃殿，翠霄殿，瓊華閣材分給四城。』（註六十五）距燕京城破之時（公元一二一五）已不及三年。衛紹王廢，宣宗立，中都危殆，金室及倉皇南遷。都汴之後，修城葺庫，一切從簡，無所謂建設。及元代之朝，日臻隆盛，金之北方疆土盡失，復南侵入宋，以圖自存。迄於金亡，二十年間，中原中部重遭爭奪，城邑多成戎燼之餘，宋遼金三朝文物得以幸存至今者難矣。幸遼金素重佛法，寺院多有田產自給（註七十五及七十六），易朝之際，雖遭兵燹，寺之大者，尚有局部恢復，而得後代之資助增建者。今日遼寧，河北、山西佛寺殿堂及浮圖，每有遼金雄大原構滲與其中，已是我國建築遺產重要之一部。

## 第五節　南宋之臨安

靖康变作，二帝被擄，高宗即位於南京（應天府），改元建炎（公元一一二七），（適為金太宗天會五年），迄宋幼帝昺蹈海死（公元一二七九），為時一世紀有半，是為南宋；後金之亡約四十餘年。

建炎三年，金兵愈逼，高宗駐蹕杭州，以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己，自無心於宮室之營建。且適當金人破徐州，焚揚州，宋雖改江寧為建康府，升杭州為臨安府，固未遑定都。及金人再度進迫，高宗出走，如越州，奔明州，又航於海入溫州。行跡無定，百司零亂。金兵亦追跡至杭州，破越明，屠潭州。游騎又至平江常州鎮江焚掠，江南處處尚在破壞中。及韓世忠岳飛挫金將烏珠於江中，紹興二年，高宗始又如臨安，時軍事稍振，臣下頗有建議奠都建康以圖恢復者，高宗猶豫，『命守臣具圖經画建康行宮』，又『命漕臣即平江子城營治宮室，』而尤屬意臨安。紹興五年還臨安作太廟，挫岳飛北進之策；乃顯然欲早定行宮，以苟宴安，紹興八年，乃定都焉。

高宗詔曰：『-------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甲固邊圉，奨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内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實則紹興元年固已詔守臣修内司百間（註七十七），『二年九月，南門成，詔名行宮之門；三年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内。』（註七十八）。四年八月，知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此即臨安初創時之正殿，蓋『凡上壽則曰紫宸殿，朝賀則曰大慶殿，宗祠則曰明堂殿，策士則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隨事揭名也。』（註七十七）高宗自紹興初年蓄意議和，受制於秦檜，坐失兵機，迄三十二年禪位於孝宗，自『以秦檜舊地作德壽宮，鑿池引水，疊石作山』（註七十九）優游其間，無非皆「圖宮室之安」者，園苑建之頻，尤甚於其後諸帝。為太上皇時曾『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註八十）實不失為艮嶽之裔。

南宋宮室制度，初創時因國耻未雪，諸多顧忌，未克任意施展，



僅就州城府治興葺重造，故云『皆從簡省』。臨安州治本為錢王宮，地址雖較他州宏敞，宋建之正殿，碍於時勢，未增修大；及增垂拱，崇政『其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註七十八）輿服志云：『其實垂拱崇政二殿，權更其號而已。殿為屋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簷屋三間，修一丈五尺，廣亦如之。兩朵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為殿門，三間六架。』（註八十一）孝宗又以『殿後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其制尤卑，陛階一段，小如常人所居』（註八十一），其『上梁文云：聽朝決事，蕙汴都延和崇政之名。------』（註十九）崇政究與垂拱易名，抑與延和同為一殿，尚待考證。正殿宮闕無多，又隨時異額，勉襲汴都舊名，尤顯其隘窄。

及和議成，韋太后回鑾，『宮中廣興復始』，禁城内外乃年年增建．紹興八年，作慈寧宮；紹興十二年作太社太學；十三年築圜邱，景靈宮及秘書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欽先孝思殿）；十六年廣太廟；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萬壽觀。--------』　禁中則營祥曦福寧等殿及後苑堂閣。十八年至二十八年間，曾增築皇城，外城及宮前麗正門御路，建執政府，築兩相第，太醫殿，尚書六府等。（註二）高宗禪位後所闢別宮，園苑及所賜府第，私園．亦多工巧靡麗，但建築無宏大者。継後各朝所增造亭榭及便殿，或為習射蹴鞠，或攬湖山之勝，多為宮庭宴遊而作，偏安一隅之南宋首都蓋風雅有餘，氣魄不足，非復中原帝京之氣象，建築多水榭園亭之屬，大殿無所增置，惟史志美其名曰『務簡略，不尚華飾，以遵祖制』耳。

臨安外城『色山距河，故南北長峙』（註七十九）。凡十三門。東壁有七門，西壁臨湖有四門。其中湧金門為『北宋政和六年重建，頗極壯麗。』（註七十九）南北則僅各有一門；南即嘉會門，稍偏西與皇城麗正門引直，北曰餘杭，亦曰北關。外另有水門五。金城『東沿河（錢塘江）西至山崗（鳳凰山），自平陸至山崗，隨其上下，以為宮殿。』（註七十九）形勢乃不規則之山城。

『紹興十八年，名皇城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東苑曰東華。

--------皇城週迴九里，』（註七十八）南面麗正『其門有三，皆金釘朱户，画棟雕甍，覆以銅瓦，鐫鏤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左右列百官侍立閣子，登聞鼓院，檢院相對，悉皆紅杈子，排列森然，門禁嚴甚。』（註八十二）外城之嘉會門，營建亦精，其『城樓絢綵，為諸門冠。』蓋南門為御道『至麗正門計九里三百二十步，皆潮沙填築，其平如席，以便五輅往來』（註八十二），過南郊，從此幸郊台也。

自大内北出和寧新路井市最盛，『南北寶玉珍異，花果時新，海鮮奇品，悉集於此，』一若汴京時之東華門外。南宋東華門之冷落及和寧門之重要亦乃臨安河道及市區地位所使然。和寧門『在仁孝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門金碧輝映，與麗正同，門外列百僚侍班閣子------。』其内因與宮中後殿密通，故帝后臣僚率多出入於此。『皇后出宮，至祥曦殿，上升龍檐，出和寧門。』『皇帝御垂拱殿，提舉等官奉迎諸書至和寧門，步導至垂拱殿，各取合進呈---------』等。（註七十九）。皆可證明和寧門與諸宮之接近及其用途之繁頊。

皇城内之宮殿，隨事給名，後代改額，不易悉考。前殿建於紹興四年，行在所錄謂之正衙，即文德殿，凡上壽朝賀宗祠策士皆御此殿，故或稱紫宸，大慶，明堂，集英、紹興十二年，增建垂拱『以内諸司地為之』。『殿後有擁舍，孝宗改為别殿，是為延和便殿。』（註十九）東部麗正門内為東宮。建炎初，『孝宗初育宮中，祇造書院于宮門，曰内資善堂。--------迨為太子，--------止建廳堂並諸官屬從屋。------光宗升儲，建太子宮門。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創射圃為遊藝之所。度宗時（幾九十年後）更為廣增。』（註七十七）孝宗於乾道初『闢射殿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及至淳熙五年，『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圖事揆策於此，以示着意軍機，周必大被旨撰選德殿記（註十九）。殿近東華門，近臣常於此召入。『自北宮門循廊而左，轉南為祥曦殿，西接修廊為後殿』（註八十三）。而『欽先孝思在崇政之東。』



此外寧福寢殿及后妃等位與後苑偏宮之西部。稱南内。『苑中亭殿名稱可見者僅有復古殿、損齋、觀堂、芙蓉閣、翠寒堂、清華閣、椤木堂、隱岫，澄碧，倚桂，隱秀，碧琳堂之類。-------』（註八十一）寧福殿後改為壽康宮，光宗遜位後居之。復古殿，損齋均高宗所常御，為其觀摩書画玩器之處。觀堂建於山頂，蓋『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天之所。』芙蓉閣則在山背『翠寒堂以日本國松木為之，不施丹艧，白如象齒，環以古松』。（註八十三）。澄碧殿位置近宮池，『淳熙二年孝宗曲宴宰執，--------至一小亭中，前有大池，瀦水平岸，其下為石渠貫亭，以函啟閘，奔流入渠，其聲如雷，上曰朕於飲食衣服宮室務從簡儉，至所喜者唯此水爾-------。』（註十二）内苑大略如此實皆高宗所建飾孝宗以後少有增置。

慈寧殿亦曰慈寧宮，為高宗因太后有歸期而建，『上謂輔臣曰：行宮地步窄隘、今營建太后宮，抵是依山因地勢修築--------』，其址當在皇城前部西面山地一帶。後易名慈福，慈壽，仍為各朝太后所居之殿也。寧宗開禧二年焚。

南宋内苑御園之經營，藉江南湖山之美。繼艮嶽風格之後，着意林石幽韻，多獨創之雅致，加以臨安花卉妍麗，松竹自然。若梅花、白蓮、芙蓉、芍藥、翠竹．古松、皆御苑之主體點綴，建築成份，反成襯托。所謂堂與亭者最多，皆為賞玩花木，就近營建。如為古梅題扁曰冷香，石曰芙蓉，又為蟠松作清華堂，荼蘼作清研亭，皆此之類也。高宗究心藝事。内禪後尤多閒情逸致，所營德壽宮苑内萬壽橋，『橋長六丈，並用吳璘進到玉石甃成，瑩澈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木建造，極為雅潔。大池十餘畝，皆種千葉白蓮。』（註八十四）。

德壽宮『在望仙橋東，高宗倦勤，即秦檜舊地築新宮。------内禪後遂移仗居焉。都人稱為北大内。鑿大池，續竹筧數里，引湖水注之。其上壘石為山，象飛來峰，有堂名冷泉，樓名聚遠。又分四地為四時遊覽之所。』其中佈置精雅，花木泉流，多有扁額亭榭之名，

尤為新穎。至孝宗禪位亦居之，改名重華宮。（註七十九）。

外御園有玉津、聚景（東園），富景（西園），集芳、屏山諸園。玉津園為帝王較射之所，在嘉會門南四里洋半橋側，清時在杭州龍華寺後，猶得見，淳熙八年十年駕幸玉津園，韓彥直等扈從題名，俱正書摩崖，聚景園之南門在清波門外，北門在湧金門外，西湖之東岸也。亭宇皆孝宗御扁，嘗請兩宮臨幸，後光宗寧宗亦皆奉太后同幸。乾淳起居注云：『淳熙六年--------- 幸此園，太上太后至會芳殿降輦，上至皇后至翠光降輦，並作瑤津西軒入御筵。--------逐至錦壁賞大花。牡丹約千餘叢，又至清輝少歇，由翠光登御舟入湖泊花光亭，仍至會芳少歇還內。』（註八十四）其佈署略可窺見。富景以芙蓉臨池秀發，高孝兩朝嘗登龍舟卧看，建築不詳。集芳在葛嶺，前臨湖山，園歸太后，藻飾甚麗，諸扁皆高宗御題。屏山園在錢湖門外，正對南屏，又名翠芳。理宗『開慶初，內司展建東至希夷堂，直抵雷峰山下-------水還五花亭外。』『內有八面亭』，其建築顯為纖細亭榭之屬。（註七十九）

其他如慶樂園，光宗曾以賜韓侂胄，後復歸御有。內多古桂，亦有『十樣亭榭，工巧無二。射圃，走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麗，野店村莊，裝點時景，』　　謝太后府園歇凉亭之佈署則尤着重濱湖亭館之建築。『有眉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湖山清觀，皆宏麗特甚。--------地宅百餘間，後為元帥夏若水所居。-------元夕放燈，上下輝映。』高宗所賜楊存中之水月園，其中之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萬柳』，亦為近水堂榭，西湖園苑之特徵也。（註七十九）。

南宋宮中殿宇無宏大之作，禁籞則皆亭榭窈窕，曲徑通幽，為優游忘世，高雅情緒之所托。其配屬實創園亭設計之另一意識。北宋洛陽諸園，本已漸有江南氣息，傾向雅素，避晚侈麗之作，着重自然之美。宮苑中延福開其端，艮嶽繼其後，因無天然湖山之便，蔡京用朱沖父子，以人工興築，致成花石之擾，反病奢狂。高宗定都臨安，以



園苑論，實得山川之助，繼艮嶽美志。造成庭園建築之佳例。吳中則自政和以後，進奉花石，開始壘假山之風，為之者愈多。其著者如光宗時之愈激所作石山，秀拔有奇趣。（註八十五）

南宋建築每單位之結構本嗣北宋崇甯格式。紹興初『平江郡守王喚承兵火之餘，興葺官署學校，不遺餘力，又重刊營造法式，即世所稱紹興本者，故其興作猶遵奉汴梁遺法』（註八十六）。證之今日江南最大南宋殿宇，蘇州玄妙觀之三清殿亦可識其大略，『此殿自南宋淳熙六年重建後，迄今七百五十餘年，雖迭經修治，然迄無再建之記錄。』（註八十六）。

王喚究心藝事，尤重建築。平治府治『北垣之齊雲樓，循城為屋，輪換雄峙，一時稱最。吳人至謂兵火之後，唯王喚重建此樓，差勝舊制。』（註八十六）此蓋與滕王閣，黃鶴樓，岳陽樓等同一性質之城上台觀也。其下為府治宅堂北之斋園，亭軒柱廊，亦皆喚之經營。紹興十五年，又繪大成殿兩廡，捌講堂闢斋舍。十六年重作圓妙觀兩廊『画靈寶度人經变相。召画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註八十七）喚與梁汝嘉先後直寶文閣，皆監修平江府治及臨安行宮最力者。北宋建築遺法之得以傳播江南，喚尤有功焉。蓋當時民間建築嚴受限制，『凡庶民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為飾，仍不得四鋪飛簷，庶人舍屋，許五架門，一間兩厦而已。』

微官府之不時興修，建築藝術及法式最易廢弛。董其役者，既以舊法為重，則技術雖不時演变，系統因之不至中斷，厥功甚偉。

宋代陵寢依其分布，可別為三區。『保定諸陵，皆開國後追建者；鞏縣為太祖，太宗以下諸帝后之陵，及乾德間徙建之宣祖安陵，在宋陵中規模最為宏巨；最後為南渡諸帝之陵，權厝於稽寶山，稱為「攢宮」，示異日恢復中原，歸葬鞏洛也。』（註八十八）。

北宋陵寢北域悉圍以竹籬，謂之「籬寨」。籬寨有內外之別，外籬在前。建有神御殿，斋宮，東西序，神廚，庫室、公宇等，位在山陵下，故稱「下宮」。『外籬之後為內籬，其範圍包括石象生，獻殿，

陵台、謂之上宮。『上宮為陵之主體，其平面佈置係』於南端建有鵲台，次乳台，次象生，次神牆，每面各闢一門，門內更為正方形之陵台，其下即帝后埋骨所也。』（註八十八）。

南宋攢宮制度，比之鞏縣諸陵，則大小懸殊，不可同日而語；然除象生陵台數者外，其上下二宮，猶能具體而微，遵奉舊制。諸帝攢宮，凡所設施，乃參酌時宜，適合南渡後之物力，故廢象生神牆及方上陵台，而藏梓宮於上宮獻殿之後，為龜頭屋覆之。明清方城明樓之制，或即由此演變，而又另成形制，蓋亦迥然與古代陵墓佈置不同。此實研究我國陵墓沿革之可注意者。

永思陵者，高宗之陵也。建於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一一八七）冬，至翌年春季落成。陵之規模及間架尺寸，與彩畫瓦飾材料，見於周必大思陵錄者異常詳密。（註八十八）『下宮之構成，係以前後殿與殿門廻廊為主體，其外周以圍墻一重，外復以竹籬繞之。』上宮部份，其外亦有籬門，內有紅灰牆，週廻六十三丈五尺，壘砌『鵲台』兩堵。內為殿門，面濶三間，其內為火窰子，更內為獻殿。』殿面濶三間，為上宮之主體，其後附龜頭屋三間，設皇堂石藏子，置梓宮於內。殿外繞以磚砌之堦，施勾欄十七間，正面設踏道。』思陵錄中關於結構尺寸甚詳，尤以大木方面，柱高與開間面濶之比例等，對於宋代結構式樣研究極有俾助，故洵足寶異也。

註一　舊唐書昭宗紀。
註二　歷代帝王宅京記。
註三　册府元龜。
註四　資治通鑑。
註五　舊唐書齊澣傳。
註六　舊五代史趙在禮傳；新五代史袁象先傳。
註七　僧文瑩玉壺清話。
註八　澠水燕談錄。
註九　葉少蘊石林燕語。



註十　通鑑輯覽。
註十一　宅京記引趙德麟侯鯖錄。
註十二　宋會要。
註十三　李濂汴京遺跡志。
註十四　續通鑑長篇至道元年張洎語。
註十五　汴京遺蹟志載皇畿賦。
註十六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註十七　宋史地理志。
註十八　玉海卷百七十。
註十九　玉海卷百六十。
註二〇　邵氏見聞錄。
註二一　玉海卷百五十八。
註二二　玉海卷百六十三。
註二三　玉海卷百六十四。
註二四　宋朝事實卷二十。
註二五　玉海卷七十五。
註二六　玉海卷六十八。
註二七　玉海卷一百。
註二八　宋朝事實卷七。
註二九　汴京遺蹟志載曾肇重修御史台記。
註三〇　汴京遺蹟志載陳繹新修東府西府記。
註三一　宋朝燕翼詒謀錄。
註三二　宅京記引宋敏求東京記。
註三三　李心傳朝野雜記，汴京遺蹟志引。
註三四　汴京遺蹟志引，龔明之中吳紀聞。
註三五　汴京遺蹟志，蘇軾上清儲祥宮碑。
註三六　汴京遺蹟志僧祖秀陽華宮記。
註三七　汴京遺蹟志徽宗御製艮嶽記略。

註三八　玉海卷百七十二。
註三九　玉海卷百七十一。
註四〇　宋朝事實卷十二。
註四一　宋會要，食貨。
註四二　蔡絛鉄山叢談卷四。
註四三　宋朝事實卷十三。
註四四　溫國文正公集論財利疏。
註四五　費著蜀錦譜。
註四六　楊廷寶汴鄭古建築遊覽紀錄。
註四七　葉夢得石林詩話。
註四八　梁思成正定調查記略。
註四九　宋史紀事本末。
註五〇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以上第二節北宋）
註五一　遼史營衛志。
註五二　遼史，韓延徽傳。
註五三　通鑑後晉記。
註五四　王家琦遼賦稅考，見東北集刊第一期。
註五五　歷代帝王宅京記引胡嶠記。
註五六　五代史四夷附錄。
註五七　遼史太祖本紀。
註五八　遼史地理志。
註五九　奉寬燕京故城考，燕京學報第五期。
註六〇　關承琳西郊鄉土記。
註六一　日下舊聞考。
註六二　金史世宗本紀。（以上第三節遼）
註六三　金史太祖本紀。
註六四　許亢宗行程錄。
註六五　大金國志。



註六六　金史熙宗本紀。
註六七　金史海陵王紀。
註六八　金史地理志。
註六九　范成大攬轡錄。
註七〇　樓鑰北行日錄。
註七一　金圖經。
註七二　金國南遷錄。
註七三　梁思成趙縣安濟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一期。
註七四　金史章宗本紀。
註七五　遼文灑妙行大師行狀碑。
註七六　金史食貨志。
註七七　行在所錄。（以上第四節金）
註七八　咸淳臨安志。
註七九　南宋古蹟考。
註八〇　宋史高宗本紀。
註八一　宋史輿服志。
註八二　夢粱錄。
註八三　陳隨應南渡行宮記。
註八四　乾淳起居注。
註八五　哲匠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三．四期。
註八六　劉敦楨蘇州古建築調查記，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三期。
註八七　光緒蘇州府志卷四十四。
註八八　陳仲篪宋永思陵之初步研究　（以上第五節南宋）

## 第六節　五代宋遼金之實物

自五代宋以後實物存者漸多，依其結構，可分為木構，磚石塔幢及其他三類分別敘述之。就年代言，遼與北宋約略同時，金則略當南宋而短，故所舉各例，但以年代為序，不分胡夏畛域也。但就地方特徵言，則凡邊疆地帶去文化中心逾遠則其所受文化新興影响逾遲。當宋之世。雖在戰爭上屢敗於遼金，而在文化上則遼金節節俯首於中國。文物藝術之動向，唯宋是瞻。自實物觀之，同時代之遺物，凡邊陲所見胥保存前期特徵較多焉。

### 一. 木構

正定縣文廟大成殿（註四第三十七及三十八圖）河北正定縣文廟大成殿平面廣五間，深三間，由柱四列構成。單檐九脊頂，斗拱雄偉，檐出如翼。斗拱雙抄偷心，第二跳跳頭施令拱，與耍頭相交。斗拱但施於柱頭，無補間鋪作，其轉角鋪作後尾出華拱四跳，全部偷心，其第四跳與抹角枋一足材相交。至為簡潔。內柱之上，以大斗承四椽栿，栿上更施駝峰以接受平槫。平槫之上侏儒柱瘦小，而挾以粗壯之叉手，以承脊槫，殿建造年代，文獻無可徵；文廟則明洪武間建，而殿則絕非明構，殆就原有寺觀改建者，而大成殿乃原有之大殿也，以殿結構之簡潔，斗拱權衡之碩大，可能為五代或宋初所建。

獨樂寺觀音閣及山門（註一）在河北薊縣城內。寺建於遼聖宗統和二年（宋太祖雍熙元年、公元九八四），規模頗為宏大。寺歷代屢經重修。清代且以寺東部改建行宮。致現存殿宇惟山頭與觀音閣為原構。

觀音閣（第三十九圖至四十二圖），上下兩柱層，並平坐一層，共為三層（第三十九圖）。凡熟悉敦煌壁画中殿宇之形狀者，無不一見而感覺二者之相似者也。閣平面長方形，廣五間，深四間；柱之分配為內外二週。閣正中為壇，上立十一面觀音塑像；閣層層繞像構建，中層至像股，上層樓板中留六角井至像胸部（第四十圖），下層外檐柱頭施四抄重拱鋪作，隔跳偷心，僅於第二跳施重拱，第四跳施令拱承替木。第三跳華拱則後尾延長為乳栿，以交於內柱鋪作之上。補間則僅在柱頭枋隱出重拱形，不出跳。內柱較外柱高一跳，鋪作雙抄重拱以承中層繞像閣道；其第二跳華拱後尾，即外檐第三跳華拱後尾所延長而成之乳栿也。內柱鋪作之上叉立平坐童柱。



第二層為平坐層，介於上下兩主層間，如『亭子間』然。其外柱不與下檐柱相直，而略退入，柱頭鋪作出三抄，內柱則叉立於下層斗拱之上，即所謂『叉柱造』者是，其柱頭鋪作出兩抄。以承上層樓板繞像胸之六角井口。井口之四斜面，以駝峯承補間鋪作（第四十一圖四十二圖）。

上層九脊頂，外柱用雙抄雙下昂鋪作，其第一及第三跳偷心，第二跳華拱後尾為乳栿。昂尾壓於草乳栿之下，內柱華拱四抄，亦以第二跳後尾為乳栿。其第四跳上承四椽栿以承鬥八藻井。

閣所用斗拱與佛光寺大殿相似之點甚多，但所用梁栿均為直梁而非月梁。除佛光寺大殿外。此閣與山門乃國內現存最古之木構，年代較佛光寺大殿後一百二十七年。十一面觀音像高約十六公尺，為國內最大之塑像，與兩側脇侍菩薩像均為遼代原塑，富於唐末作風。

山門（第四十三至四十四圖）在觀音閣之前，廣三間，深兩間，單層四柱頂。其與敦煌壁画中建築之相似，亦極顯著。其平面長方形，前後共用柱三列，柱頭鋪作出雙抄，第一跳華拱偷心，第二跳跳頭施令拱，後尾亦出雙抄偷心，以承檐栿。檐栿中段則由中柱上雙抄鋪作承托，其補間鋪作，以短柱立於闌額上，外出華拱兩跳，以承橑檐槫內出四跳，以承平槫。其轉角鋪作後尾亦出華拱五跳，以承兩面平椽之相交點，山門不施平闇，即營造法式所謂『徹上露明造』者，故所有梁架斗拱，結構畢露，條理井然。檐栿之上，以斗拱支撐平槫；平槫上立侏儒柱及叉手以承檐槫。在結構方面言，此山門實為運用斗拱至最高藝術標準之精品。山門四注屋頂，正脊兩端之鴟吻兩尾翹轉向內，為五代宋初特有之作風。大同華嚴寺遼重熙七年薄伽教藏內壁藏之鴟吻形制亦與此完全相同。

永壽寺雨華宮（註二第四十五至四十七圖）。在山西榆次縣源渦村。殿建於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〇〇八）。深廣各三間，平面正方形；其內柱僅有前兩柱，故其橫斷面成為營造法式所謂『六架椽屋，乳栿對四椽栿，用三柱』之制，其內柱以前之面積，則作為殿之前廊。斗栱單抄單昂。華栱跳頭偷心，後出承栿，其昂頭施令栱，與昂嘴形耍頭相交。昂尾則壓於上一架梁頭之下，結構至為簡潔合理。此殿亦無平闇，徹上露明造，無草栿。梁栿均有直梁，各架一駝峯及斗栱支撐。屋蓋為九脊頂，即清式所謂歇山者，其各縫梁架間用襻間相互聯絡支撐。全部遂成為富有機能之構架。此殿屋脊用瓦壘砌而成，有顯著之生起。脊端鴟吻頗瘦高，可能為當時原物。

大奉國寺大殿（註三）在遼寧義縣。殿於遼太平元年（公元一〇二〇年）廣九間，單層四柱頂，蓋遼代佛殿最大者也，其外檐斗栱雙抄雙下昂，隔跳偷心重拱造，其特可注意者，轉角鋪作於角櫨之旁，在正側兩面，各加『附角科』，別加鋪作一縫，如法式所謂平坐纏柱造之制。其補間鋪作亦出雙抄雙下昂，與柱頭鋪作相埒。內部梁架尚保存原画綵画卷草，飛仙等，亦實物中所罕見也。

佛光寺文殊殿（註二第四十八至四十九圖）。在山西五台縣豆村附近，殿建立確實年代無可考，揆之形制，似屬宋初。其平面廣七間，深四間。因內柱之減少，增加內額之淨跨，而產生特殊之構架，為此殿之最大特徵，內柱計兩例，均僅二柱，前一列二柱將殿內長度分為中段三間，左右段各二間之距離。後一列二柱則僅立於當心間平柱地位，左右則各為三間之長距離，蓋減少內柱，可以增大內部無阻碍物之淨面積也。此長達三間（約十四公尺）之淨跨上，須施長內額以承梁架兩縫。但因額力不足，於是工師於內額之下約一公尺處更施類似由額之輔額一道。主額與輔額之間以枋、短柱、合楷、斜柱等聯絡，型成略似近代 truss 之構架，至為特殊。在設計及功用上雖不能稱為成功之作，然在現存實物中，僅此一孤例，亦可貴也，殿懸山造，宋代實物中所不常見。檐下斗拱，除正面出跳外並非四五度之斗拱。



正定龍興寺（註四）河北正定縣龍興寺，本隋之龍藏寺，而龍藏寺碑，素為金石書法家所珍愛者，至今仍屹立寺中焉。寺於宋初曾經太祖敕重建，鑄四十二臂觀音七十三尺金銅像，覆以大悲閣。清乾隆間，毀寺西部建立行宮，其後讓歸天主教建立教堂。然寺現存中線上主要建築則尚多宋代遺構，乾隆建立行宮時，曾大修殿宇，然其重修，唯知遵從清工程做法則例，對於古構之特徵視若無覩，對於仿古或復原狀方面未嘗作絲毫之努力或嘗試，故在一建築物中宋清部份雖相互混構，而區分劃然不亂，其山門及大悲閣及閣兩側之集慶閣御書樓皆為此類不同時代特徵之混合產品，閣前右側之轉輪藏殿及前面正中之摩尼殿，則保存原狀較多。

一. 摩尼殿（第五十至五十一圖）在大悲閣之前。殿建立確實年代無可考，揆之形制並文獻間接反證，當為宋初栁建。殿平面近正方形，廣七間，深六間，其四面各出抱厦一坐。其外觀為重檐九脊殿，四面抱厦各以山面向前，在立體上由若干單位壘疊聯絡而成，富有趣致，此蓋唐宋以前所常用，屢見於當時圖画，至明清以後，而逐漸失傳之制也，摩尼殿斗栱，上下檐均為單杪單昂偷心造，但耍頭斫作昂嘴形，且微斜向下，故漸呈現象，有類單抄重昂者。補間鋪作出斜拱，略如佛光寺文殊殿所見，故在視覺上，其着重似不在柱頭鋪作而反在補間矣。

二. 轉輪藏殿（第五十二圖至五十四圖）在摩尼殿之後，與慈氏閣相對立於大悲閣之前。殿平面三間正方形，前出兩塔，實為一重層之閣。其下層編前安轉輪藏一，故兩前內柱間之距離須略加寬，以容轉輪藏。上層無雨搭，四週有平坐；上檐之下，另有腰檐一周；頂為九脊頂。上層梁架因前後做法不同，遂用大义手，成一簡單之 truss。其他槫枋襻間，綽幕.駝峯等，交相卯接，條理不紊，毫不牽强，實為梁架結構中之上乘（第五十三圖）。其上檐斗拱，耍頭亦斫作昂嘴形；其上另出螞蚱頭與替木相交。揆其形制，與晉祠大殿頗有相似之處，蓋或亦北宋中葉所建耶。

殿下層中央之轉輪藏，為一八角形旋轉書架，中有立軸，為藏旋轉之中心，其經屜以上，作成重檐狀，下檐八角，上檐圓，下檐斗栱出雙昂三下昂，上出椽及飛椽，角梁等等，一如營造法式之制，上檐出五抄重栱計心，其上不用椽，僅用雁翅版，上施山華蕉葉，為宋初原物無疑，今經屜部分已全毀。

晉祠正殿獻殿及飛梁（註五）晉祠在山西太原西南，為并垣名勝，清泉出之，其他風景清幽，頗多山林自然之趣。有聖母廟，其正殿殿前魚沼，及其上飛梁，沼前獻殿，並獻殿前之金人台，合成一組，為佈署之中堅。

一正殿（第五十五圖）志稱殿建於宋崇寧元年（公元一一〇至三一），就形制論，當屬可信。殿重檐曹殿頂；平面廣七間，深六間，殿身五間，周匝副階，其前廊深兩間，異常空敞。下檐斗栱，柱頭鋪作出平昂兩跳，單栱計心造，其昂兩層實以華栱而將外端斫作昂嘴形者，為後世常用之昂形華拱最早一例。其耍頭作螞蚱頭形，其後尾為華拱兩跳，以承乳栿。補間鋪作單抄單下昂，與令拱相交之耍頭亦斫作昂嘴狀，故呈現單杪單下昂之現象，形制與正定摩尼殿極相似，蓋宋初特徵之一也。其後尾則出華栱三跳，昂尾斜上以承槫。上檐則柱頭鋪作為雙抄單下昂，第一跳偷心。但跳頭施翼形栱。第二三兩跳均施單栱。耍頭出作昂嘴形，昂後尾壓於栿下。補間鋪作則為單杪重昂。其昂乃平置之假昂，其耍頭則作螞蚱頭形。此用真昂與假昂之兩種斗栱，在上下兩檐適互調其位置，可謂窮極伎巧者矣。此殿角柱生起頗為顯著，而以上檐柱為尤甚。

二獻殿（第五十六圖），小殿三間，九脊頂，四周不築牆壁，第於檻牆上安义子，如涼亭狀。其斗拱與正殿下檐斗栱幾完全相同，全部所呈現象頗為豁巧豪放。

三飛梁（第五十七圖）。正殿與獻殿之間，方池曰魚沼，其上架平面十字形之橋，曰飛梁。在池中立方石柱若干，柱頭以普柏枋聯絡，其上置大斗，斗上施十字相交之栱，以承橋之承重梁，此即古所謂



石柱橋也。此式石柱橋，在古畫中偶見，實物則僅此一孤例，洵為可貴，此橋年代殆亦與兩殿同時。

廣濟寺三大士殿（註六第五十八至五十九圖）在河北寶坻縣城內。殿建於遼太平五年（宋仁宗天聖二年，公元一〇二四）。殿單層四注頭，平面長方形，廣五間，深四間。真內柱之前面當心間兩柱，向後退入半間，以增廣殿內前部地位；因而其上梁架與次間縫柱上之梁架異其結構，而產生富有趣味之變化，外檐斗栱雙抄重栱計心造，其後尾兩跳偷心，以承梁，梁之外端則斫作耍頭，與令栱相交。補間鋪作亦出雙抄以短柱支托大斗，立於普柏枋上。其後尾則四跳偷心以承槫，如獨樂寺山門之制。殿內徹上露明造，各層梁架均以斗栱承托，各層梁架間以襻間牽引聯絡，條理井然。屋頂正脊兩端，鴟吻頗高而直，略近長方形，垂脊仙人及蹲獸，均有為遼代原物之可能，觀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像，相傳元劉鑾塑。均北新城縣開善寺大殿（註七）規模結構均與此殿相似，殆亦同時期物也。

華嚴寺薄伽教藏及海會殿（註八）寺在山西大同縣城西門內，為遼代巨刹。現存殿宇分為兩組，俗稱為上寺下寺。其下寺薄伽教藏及海會殿為兩寺中最古建築。

一薄伽教藏為寺藏経之殿（第六十圖）建於遼重熙七年（宋仁宗寶元元年，公元一〇三八）。廣五間，深四間，單層九脊頂，立於高台之上。柱之分配，作內外兩週，無不規則處。外檐斗栱出雙抄，大致與寶坻三大士殿相同。內柱上斗栱則出三抄以承四椽栿，其上為平闇及藻井。藻井簡單，並未施斗栱，其平闇或正方或長方，如營造法式之制，殿頂坡度舉高不及前後橑材間距離四分之一，在遼金現存諸例中，此殿為坡度最低者。正脊鴟尾，內緣頗直，而外緣頗方，疑為金代重修時所置。殿內彩畫大部份尚為遼代原樣式，與營造法式及奉國寺大殿多有相同者。殿內塑像大小佛菩薩金剛等三十一尊，為遼代原塑，頗精美。殿內沿左右及後牆皆置経櫥，立於須彌坐上，櫥上出腰檐，上為樓閣形之佛龕。全部佛龕之建築部份，為當時建築之真實

小模型，即營造法式所謂天宮樓閣壁藏者，足為研究當時建築形制之借鑑。其鴟吻形制與獨樂寺山門鴟吻完全相同，尤為罕貴之遼代遺物。

二、海會殿，殿在薄伽教藏之前左側。殿廣五間，深四間，單層，懸山頂，其建造年代，宜與教藏同時，外檐斗栱僅出華栱一跳，但櫨斗口内另施類似替木之半栱一層，為前此所不見。其梁架頗簡單，即營造法式所謂『八架椽屋前後乳栿用四柱』者是。

善化寺大雄寶殿及普賢閣，（註八）寺在大同縣南門内，亦為遼金巨刹，雖已部份殘塌，尚保存原有規模。其中主要殿閣，現存者尚有大雄寶殿及普賢閣，為遼代建築，三聖殿及山門則金建也。

一、大雄寶殿（第六十一至六十二圖）廣七間，深五間，單檐四注頂，階基甚崇高，其内柱之分布，中門四縫省去老檐柱與後金柱，故内外槽之修廣，均得其度，其外檐斗栱出雙抄，計心重栱造；轉角鋪作以附角櫨斗，加鋪作一縫。其補間鋪作以駝峰置於普柏枋上以承櫨斗；梢間者，第一跳跳頭僅施翼形栱；當心間者則櫨斗上出約成六十度相交之斜栱兩跳，而無正出之華栱；次間則前面正角及斜華栱相交，後尾則以華栱五跳承下平榑，斗栱形制，各因地位而異其結構，頗形繁雜，尤以補間鋪作為甚焉。

二、普賢閣，在大雄寶殿前之西側，為平面正方形之重層小閣。而檐及平坐斗栱均為雙抄，但在第一跳跳頭各層略有區別。下層跳頭僅施翼形栱，平坐則施單栱，上檐則施重栱。故同為雙抄，而在橫栱之施用上，可區別輕重也，屋頂為九脊頂，兩際於丁栿上別施闌頭栿以承侏儒柱及叉手。此閣與大雄寶殿蓋均遼中葉所建也。

佛宮寺釋迦木塔（註二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圖）在山西應縣城内，塔立於寺山門之内，大殿之前，中線之上，為全寺之中心建築，遼清寧二年，（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一〇五六）建，為國内現存最古木塔，塔平面八角形，高五層，全部木構，下為階基，上立鐵刹，全高約六十六公尺，塔身構架，以内外兩週柱為主，其第一層於塔身之外，更加週匝副階，型成第一層重簷之制。以上四層均下為平坐，上出



檐，層層相疊，最上層檐合為八角攢尖頂，其上立鐵刹。内外柱之上均施斗栱，上承乳栿以相固濟，其上更施草栿，每層之平坐柱即立於下一層之草栿上。内周各層柱，均微側腳，下四層均上下中線相直，頂層乃退入少許。外檐柱則各層平坐柱均較下一層檐柱微退入，促成塔全部向上遞收之勢。其外檐斗栱，副階出雙抄，偷心；第一第二兩層出雙抄雙下昂如獨樂寺觀音閣上層檐所見，第三層三抄第四層雙抄，第五層半栱承單抄，其補間鋪作有以駝峰短柱承大斗者，有以斜栱相交者，如善化寺大殿及普賢閣所見。平坐鋪作，第二，第三，第四，三層均出三抄，第五層出雙抄。内槽斗栱，一律出華栱四跳，跳頭或施橫栱或偷心不等。總計各層内外共有斗栱三十餘種，胥視其地位功用之不同而異其結構及形制。塔最下層内外柱兩週均築以磚牆。上四層外柱間，除四正面當心間闢門外，其餘各間俱作木條編道抹灰牆，上四層内柱間無牆壁，但立叉子。塔頂刹以磚砌仰蓮兩層為坐，上又為鐵仰蓮一層，以承覆鉢，相輪，寶蓋，圓光等部份，各層佛像均為遼代原塑，頗精美。

萬安寺後殿（註二）在山西太谷縣城内。小殿三間，九脊頂，其斗栱形制與晉祠聖母廟正殿極相似，當亦為天聖間物（第六十六圖）。

安禪寺前殿（註二）在山西太谷縣城内，亦為三間，九脊小殿。其單抄斗栱至雄偉，亦為北宋初期木構。

開元寺三殿（註九）寺在河北省易縣城内東北隅，主要建築有毘盧、觀音、藥師三殿。東西橫列，其配列法頗為奇特。寺創於唐開元間，現存三殿當為遼末乾統五年（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一一〇五）所重建。

一、毘盧殿，殿在寺中綫上，平面三間正方形，單檐九脊頂。外檐斗栱雙抄重栱計心，次間補間鋪作與轉角鋪作相聯，成為纏柱造。斗栱後尾一律偷心。殿内鬥八藻井，下部排列斗拱，上部則於陽馬之間。以小支條，配列菱形格，當為遼代原物。檐柱及榑，斷面皆近於八角形，至為奇特（第六十七圖）。

二觀音殿，在毘盧殿之東，平面三間正方，單檐九脊，如毘盧殿而略低小；結構亦較簡單。斗拱在櫨斗口內施替木以承華拱一跳，如華嚴寺海會殿及佛宮寺木塔頂層所見。蓋當時較簡單斗栱之慣用方法也。此殿柱槫亦近八角形，如毘盧殿。

三藥師殿，在毘盧殿之西，廣三間深二間單檐四阿頂。外檐斗栱雙抄偷心，跳頭僅施替木，無令拱，每間用補間鋪作一朵。其柱頭鋪作承梁栿，而補間鋪作後尾僅承平綦藻井，兩者荷載截然分剅，不相淆亂，為僅有之孤例。

淨土寺大雄寶殿，在山西應縣城內。建於金天會二年（公元一一二四年）（註二）。殿三間單檐九脊頂，斗栱單昂每間補間鋪作兩朵。其普柏枋廣厚與闌額同，與善化寺三聖殿山門相似之點極多。然就柱高與斗栱之關係言，則此殿斗栱之比例較為雄大也。

少林寺初祖庵大殿（註十第六十八至六十九圖），寺在河南登封縣嵩山，為我國著名古刹，庵在寺西北約二里許，殿為近正方形之三間小殿，單檐九脊頂，建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在時間與空間上為與營造法式最接近之實物。殿內外諸柱皆八角石柱，後內柱向後移約一架以安佛座，檐柱有顯著之生起，闌額至角出頭作楷頭，其上未施普柏材。外檐斗栱單下昂，現單抄重栱計心造，其轉角鋪作與柱頭鋪作俱作圖櫨斗，補間鋪作用訛角櫨斗。其令栱位置較第一跳慢栱略低，均營造法式之定制也。殿前踏道中間夾入垂帶石一列，殆即明清殿陛御路之前身。殿檐柱雕卷草式荷渠，內雜飾人物飛禽之類；內柱浮雕神王，墻護角鐫雲水魚龍等；佛座下龜脚及束腰所飾卷草文，均極精美。

善化寺三聖殿及山門（註八）。大同善化寺，除大雄寶殿及普賢閣二遼建外，尚有三聖殿及山門，均金天會六年至皇統三年間（公元一一二八至一一四三間）重修時所建也。

一三聖殿（第七十圖）位於大雄寶殿之前，山門之後。平面長方形，廣五間，深四間，單檐四阿頂，內柱共八，四為主柱，四為輔柱



，其當心間兩主柱，置於後面第三槫縫下，為內柱通常位置，其上前為六椽栿，直達前檐柱，其後則為乳栿。次間縫兩主柱則向前移一槫縫分位，前為五椽栿，後為三椽栿。柱與栿相交處輔以龐大之合楷，至為雄偉，外檐斗栱出單抄，雙下昂，重栱計心造，其柱頭鋪作，華栱第一跳直接承托六椽栿，昂嘴遂成插昂，補間鋪作則昂尾挑起承槫及欅間；當心間者且跳頭施斜栱，成為複雜笨拙之組合。轉角鋪作於角料兩側安附角料，每面添出鋪作一縫為纏柱造。柱頭之間，闌額之上，安普柏枋，甚為淳厚，其下更加田額一道，異於古制。此殿屋頂舉高適當前後橑檐枋間距離之三分之一，與法式規定大致符合。

二山門（第七十一至七十二圖）在三聖殿前，為善化寺之正門。門廣五間，深兩間，單檐四阿，正中為出入孔道。其柱之分配為前後檐柱及中柱各一列，共十八柱。外檐斗栱，單抄單昂，後尾兩杪；中柱斗栱亦雙杪。內外柱頭鋪作之間，於第二跳華栱之上承月梁形乳栿。乳栿以上，不用平梁，而用搭牽，前後相對。轉角鋪作亦用附角料，多出鋪作一縫。闌額之上。亦用普柏枋，廣厚同闌額。

華嚴寺大雄寶殿（註八第七十三圖），即大同上寺之大殿也，建於金天眷三年（宋高宗紹興十年，公元一一四〇）。殿廣九間深五間。單檐四阿，其內柱之分配，左右二盡間者與兩山檐柱相對並列。居中七間六縫，則前後各僅二柱，故其斷面遂成為前後各椽栿，中間四椽栿之配合。外檐斗栱雙杪重栱計心造，柱頭鋪作後尾出兩抄以承梁栿；補間鋪作後尾則出四抄，以承平闇。轉角鋪作兩側加附角料，出鋪作一縫，為纏柱造。其當心間補間鋪作一朵，僅用兩斜栱出跳無正華栱；梢間則正華栱外，又加以斜栱，殿正面當心間及左右梢間各設門，兩門之間仍砌以磚壁，權衡適當悅目，門額之上為格子窗，下為門，飾以壼門牙子，門頰兩側，施腰串，上下俱裝板，門扉每扇具門釘七列，列各九枚，全部形制古樸，在宋遼金之遺物中，此殿門實為難得之原物。

奉仙觀大殿（註十第七十四圖至七十五圖） 在河南濟源縣城西北

二里，其大殿廣五間五間深三間半，單檐廈兩頭造，但前坡短而後坡長。檐柱用八角石柱，闌額狹而高，上無普柏枋。外檐前面斗栱單杪單昂重栱計心造，與少林寺初祖庵斗栱極相似，殿內外柱僅二根，前四椽栿，後三椽栿，山面丁栿，皆交於此柱之上，故屋頂重量，大部分集中於此二柱；其手法豪放，運思奇特，至為罕見，殿之年代文獻無可考，揆之形制，當屬金初。

玄妙觀三清殿（註十一第七十六至七十七圖）在江蘇吳縣城中央。殿建於南宋淳熙六年（公元一一七九）為江南現存最古木構。平面廣九間深六間重檐九脊頂。其柱之分布，最為規則，無跌減変動者，內外柱共七列，列十柱，共七十柱。殿之斗栱，下檐單昂，柱頭鋪作昂嘴，事實上為華栱之延長，其上承月梁，梁頭出為耍頭，斫成霸王拳狀。其補間鋪作昂尾挑起，以承下平槫下令栱。上檐斗栱則柱頭補間均為雙抄雙昂，但其昂僅為華栱前端彫出假昂形，其後無昂尾挑起之槓桿作用。至於上檐內槽斗栱，雙抄之上，前後對施上昂，為唯一孤例，至可珍貴。

曲阜孔廟碑亭（註十二第七十八圖）。曲阜孔廟大成門外有碑亭十三，其中二亭建於金明昌六年（公元一一九五），為孔廟最古之建築物。亭平面正方形，重檐九脊頂，檐柱石製，八角形，下檐斗栱單抄單昂重栱計心造；昂尾交於上檐柱間枋上。上檐斗栱單抄雙下昂，第二層昂尾挑起，以承平槫及兩際平梁之下。兩檐椽及頂部梁架，恐為清代改作。

## 二　磚石塔幢

棲霞寺舍利塔（註二第七十九及第八十圖）在江蘇江寧縣棲霞山棲霞寺。塔全部石造，平面八角形，共五層（第七十九圖）。初層塔身頗高，立於堂皇富麗之須彌座及仰蓮座上。須彌座下更有基兩級，最下乃敞濶之階基也。階基地栿之上。壓闌石之下，以間柱分間，其上周施勾片斗子蜀柱勾欄，正面則置踏道以升降，角上則立八角形望柱。須彌座下方澁兩級，鐫壓地隱起水浪門八龍鳳寶相華等文，雕刻



極精。須彌座束腰刻佛蹟圖。塔身每角立倚柱，正面刻作門形，其餘各面浮雕金剛菩薩等像。柱頭之間有闌額，但無斗栱，僅出混石一層以承檐。以上各層塔身低矮，每面作二龕像，各層檐均刻作椽子瓦隴形。塔下部埋沒已久，至民國十九年重修，始將階基掘出，並得殘勾欄一段，因得照式補製，恢復舊觀（第八十圖）。全部重修工作，除塔剎形制或有可疑外，至為謹慎精審，開我國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其計劃人乃中國營造學社社員，中央大學建築系盧樹森劉敦楨二教授也，塔之建造年代無確實紀錄，然考其建築形制與彫刻作風，當為五代吳越王朝物。

靈隱寺雙石塔及閘口白塔（註二第八十一圖）均在浙江杭縣，靈隱寺塔立於寺大雄寶殿之前，閘口塔則在閘口車站鉄軌之間。三塔形制大致相同。塔全部石造，平面八角形，高九級，立於須彌座上，為模仿木構形制之忠實模型，就功用言，則實為塔形之經幢也。三塔大小高低大致相同，高十公尺強。每層塔身八角均立圓柱，上施闌額，塔之四正面刻作假門，門側刻菩薩像，其餘四隅面則無門窗，但刻佛菩薩像。柱額之上。各層均雕單抄單下昂鋪作以承檐，除第一層外，各層之下均承以平坐，平坐鋪作則均為簡單之一斗三升。塔頂剎已殘毀，但仰蓮座，剎杆及相輪七重尚存。諸塔建造年代無確實紀錄，靈隱寺雙塔，就其形制及文獻資料推測，當為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〇）吳越忠懿王錢弘俶重拓靈隱寺時所建，是北宋一朝最古之建築物也。

繁塔（註三第八十二圖）河南開封縣之名勝也，塔建於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九七七）。平面六角形，現只存三層，乃明初為『剷王氣』削改之餘，原有層數已不可考，塔身各層以雙抄斗栱承檐，密密排列，除泥道栱外，無橫栱，檐部僅較斗栱略出。恐已非原狀；上二層層塔身之下，均有平坐，其斗栱與檐同。各層塔身遍鑲小佛像磚，南北兩面作圓券門，塔中心為六角形小室。室頂疊澁，中留小孔，由下可望見二層以上。三層以上。改建六角形塔尖，已非宋代原狀。

羅漢院雙塔（註十一第八十三至八十四圖），雙塔各七層，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九八二）王文罕兄弟所建。二塔平面皆八角形。四正面各闢一門達中央方室。方室四層，每層方向以四十五度相錯，故各層門窗位置富於变化。塔第一層重檐，階基兩重，以上六層皆下平坐，上出檐，各層檐斗栱除第七層出華栱二跳外，餘皆一跳。斗栱之上，出檐結構，以菱角牙子與板檐磚三層逐漸挑出，至角微翘起，其上施瓦攏垂脊。塔身各層外壁，每角立八角柱，柱間砌作闌額，地栿，槏柱，直欞窗等，忠實模倣木構形制。塔内方室下五層，亦於四隅立柱砌枋闌地栿等，其上亦出斗拱。塔頂之刹，以木為杆，覆鉢相輪寶蓋圓光等，雖屢經後代修理，仍大致保存宋初原形。

虎邱塔（註十一第八十五圖）江蘇吳縣虎邱雲巖寺塔，亦比式塔之著名者也。塔八角七層，塔身各層各隅砌圓柱，上施闌額，並槏柱壺門。闌額之上為磚砌斗栱，雙抄重栱偷心造，各層斗栱之上更用菱角牙子兩層出檐，其形制與雙塔極相似。塔門近已封閉，内部未能調查。塔年代文献無徵。揆之形制，似當與雙塔約略同時。

正定木塔（註四第八十六圖）在河北正定縣天寧寺。塔九層，平面八角形。塔身下四層為磚造，上五層木造，各層磚面砌出柱枋斗栱等，磚砌斗栱多頗緊促，其上磚砌平坐則無斗栱。上五層木構部份則斗栱權衡比較正常。其斗栱七層全部出單抄。塔刹金属製，已部份毀壞，塔建造年代無可考，揆之形制，當屬北宋中葉。

法海寺石塔（註十）在河南密縣城内，塔建於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有『仇知訓者，寐中自算造石塔，既覺，--------凡繩準高下，規模洪促 ------皆自知訓襟臆出。-------』故塔之形制非遵循規矩，乃仇知訓所獨出心裁所造者也。塔平面作正方形，共九級，每層檐皆雕作瓦葺形。第一層塔身較高，其檐下斗栱闌額，比例均違矩，第二第四層刻圓頂門，第三層周繞勾欄，第五層第八層塔身下托以蓮座，刹之覆鉢部分刻作山文，皆非正常形制．仇知訓所『寐中自算』者也。



延慶寺舍利塔（註十）在河南濟源縣。寺創於唐武后朝，但今殿宇傾頹，但存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舍利塔一座，塔磚造，高七級，平面六角形。各層壁面砌佛像槽，疊澁出檐，無柱額斗栱等飾。塔中為六角内室，南面開門。其北面入口，則可折入梯級，繞内室而上，其佈置法與開封繁塔同，内室各層疊澁，以承各層木樓板。

宜賓白塔（註二一第八十七圖）在四川宜賓舊州壩。塔平面正方形。初層塔身頗高，上疊澁出密檐十三重，塔内設方室五層，各層走道階級，則環繞内室螺旋而上。塔建於北宋崇寧元年至大觀三年之間（公元一一〇二至一一〇九），在外觀上，雖属於唐代常見之單層多檐方塔系統，但内室及走道梯階之布置，則為宋代所常見，蓋因地處偏僻，其受中原影響遲緩，故有此時代落後之表現也。

祐國寺『鉄塔』（註十三，十五第八十八至八十九圖）在河南開封縣城内。塔建於宋慶曆間（公元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塔面用鉄色琉璃砌成，故俗稱『鉄塔』。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級，第一層下段埋入土中，其在地面以上部份有大方澁數層，似為須彌座之上半。以上塔身，八角砌圓柱，柱上為普柏枋，承托密列之雙抄斗栱以承檐。自第二層以上，每層均在平坐之上砌塔身，角上均用圓柱，其上砌普柏枋斗栱出檐，如第一層。塔身壁面褐色琉璃磚，磚面隱起花紋。各層塔身寬度遞減，故補間鋪作之數，自第一層六朶遞減至第十三層之二朶。因各層高度遞減，故平坐鋪作第二層至第六層出兩跳，第七層以上僅出一跳。塔内無空室，僅有梯道穿塔身旋繞而上；梯道所至，則於壁面開窗焉。全塔權衡高瘦，頗欠安定感。

料敵塔，（註九第九十圖）河北定縣城内開元寺磚塔，俗呼料敵塔。宋至和二年（公元一〇五五）建。因當時定州與契丹鄰接，塔可作作瞭望敵情之用，故名。塔平面八角形，十一級。第一級較高，上施腰簷，其上為平坐，以承第二層。以上諸層僅各有檐而無平坐。各層檐均為疊澁挑出，斷面微凹。全塔輪廓，微有卷殺，外觀至為匀妥秀麗。塔内各層均以走廊周繞，而無内室。塔心磚礅内則穿以梯級。

走廊頂部出磚製斗栱兩跳，以承彫磚平闇，其平闇雕文。至為精美。第四至第七層則用木板，上施綵繪。第八層以上僅用穹窿而無斗栱，今塔東北面已崩塌一部，全塌之厄恐已為日不遠矣。

靈巖寺辟支塔（註二第九十一圖）在山東長青縣萬德鎮靈巖寺，居泰山北麓中，風景幽絕。塔平面八角形，高九級。其第一層立於重層階基之上，其上砌闌額，普柏枋，出雙抄斗栱以承檐，第二至第四三層，均有平坐，平坐亦用雙抄斗栱；以上各層則僅出檐而無斗栱。頂上磚砌剎座以立剎。塔四正面各層均闢圓券門。塔內走廊與梯級佈署大致如定縣料敵塔。塔年代無紀錄可憑，似屬北宋中葉所建。

興隆寺塔（註二第九十二圖），山東滋陽縣興隆寺塔，形制頗為特殊。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級。全塔簡潔無贅飾，各層但疊澀出短檐而已，其塔身逐層遞減；但最上六層則驟然縮減，如以另一小塔置於未完塔上者。蓋建至第七層而建築費告罄，故將上六層縮小歟。塔之建造年代為宋嘉祐八年（公元一〇六三）。

普壽寺塔（註九）寺在河北涿縣東門外里許。入寺門而北有七級磚塔一座，在南北中線上，其後為門牆前殿及崇台上之大雄寶殿，全寺平面配置，尚存六朝古制，塔八稜七級，最下為方台，上立八角形須彌座，座上為斗栱平坐，上設勾欄再上則為仰蓮座以承塔身，塔身頗高，八隅砌八角柱，上為欄額普柏枋斗栱以承檐。塔身四正面作圓券門，四隅面作假直欞窗。第一層檐以上，僅有額枋斗栱承各層檐而無塔身，故此七層塔實乃七檐單層塔也。遼代此式磚塔最為盛行，此塔建於遼太康六年（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一〇七九），為年代確實可考者之最古者。故舉為例，此外如北平天寧寺塔（第九十三圖），河北房山縣雲居寺南塔（遼天慶七年，公元一一一七），皆此同式者也。

泰寧寺舍利塔（註九第九十四圖）河北易縣泰寧山泰寧寺塔亦為遼代常見塔型之一，自第一層檐以下，與普壽寺塔幾完全相同，但自第二層以上各層檐，則均疊澀而不施斗栱，河北易縣雙塔庵東塔，薊山聖塔院皆此類也。



涿縣北塔及南塔（註九第九十五圖）河北涿縣雲居寺塔及知度寺塔，均為摹倣木塔形制之磚塔。塔之最下層基坐，及第一層塔身，並闌額斗栱腰檐等與普壽寺塔完全相同。但第一層以上，為第二層平坐，其上塔身，又完全與第一層塔身相同，如此逐層相疊；第各層高廣略遞減耳。其塔身均於四正面闢圓券門，四隅面砌假直欞窗，摹倣木構至為忠實（除圓券門外）。其原範即應縣佛宮寺木塔之形式也。雲居寺塔俗呼北塔高六層，遼大安八年（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一〇九〇）建，其以偶數為層數，頗為罕見。智度寺塔俗呼南塔，五層；易縣城內千佛塔，三層；遼寧白塔子白塔，七層均屬此式，蓋亦約略同時所建也。

順德天寧寺塔（註七）在河北順德縣，其下第一層塔身以下，與其他遼塔相同。其上但出疊澀檐三重，而頂上乃以類似喇嘛塔之窣堵坡為剎。河北房山縣雲居寺北塔。薊縣觀音寺白塔，易縣雙塔庵西塔，皆屬此型，亦遼代所特有之塔型也。

雲居寺南塔及北塔（註十六）河北房山縣雲居寺兩塔，南塔為普壽寺塔塔型，北塔為順德天寧寺塔型。但兩塔均有大方階基，階基四隅各立一小塔，蓋即『金剛寶座』或『五塔』之義也。

六和塔（註十七）在浙江杭縣錢塘江岸開化寺，為國內著名佛塔，塔建於宋隆興元年（公元一一六三），為摹倣木構形之八角七層之磚塔，與吳縣雙塔同屬一型者也。今塔之外表為八角十三層矮墟之木構，實則此塔原形與現狀大異，乃權衡秀麗之磚塔也。原有檐及斗栱均已朽毀，但壁面砌出柱額尚存。塔平面之布置，中為正方小室，梯級周繞而上，至各層為廊，在各正面闢為壼門。自第一至第六層走廊，及第二至第五層內室壁面均砌作闌額斗栱（第九十六圖）江南宋塔似此者頗多，西湖雷峰塔保俶塔皆同屬此型。

三聖塔（註十第九十七圖）河南沁陽縣天寧寺三聖塔，建於金大定十一年（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一一七一）。平面正方形，中為方

室，各層樓板已毀，故上下通徹。方室之外走廊圍繞。塔下為石造階基，塔身上砌普柏枋，枋上施一斗三升斗栱，斗口出耍頭，其上疊澁出檐十三層，輪廓頗秀麗。

白馬寺塔（註十第九十八圖）河南洛陽縣東約二十五里白馬寺，相傳創建於漢明帝永平末年，為國內淵源最古之佛寺。然寺內現存最古之建築，則僅金大定間建一磚塔而已。塔平面四方形。下為須彌座兩層，立於八角形階基之上。塔身上部砌出普柏枋與一斗三升斗栱，其上以菱角牙子與疊澁出檐十三層，與三聖塔外觀幾完全相同。五代以來中原塔式已多作八角形，方形者已極罕見，但塔身以下之高基，則非唐代所有也。

臨濟寺青塔（註四第九十九圖）河北正定縣臨濟寺塔，俗呼青塔，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一一八五）建。塔平面八角形。四方石壇之上，先立八角石基，基上始為磚砌須彌座及平坐欄杆，再上為蓮坐，蓮坐之上為塔身，八隅均砌圓柱上砌闌額普柏枋及雙抄斗栱，以上出檐九層，第二層以上均出單抄斗栱；塔頂以雙層仰蓮坐立金屬剎。塔形態秀麗。為遼金最通常型類，與涿縣普壽寺塔極相似。河北趙縣真際禪師塔，亦建於金大定中，形制亦極相似。

廣惠寺華塔（註四第一〇〇及一〇一圖）在河北正定縣城內，形制甚為特殊，為國內佛塔中一孤例，塔由一『主塔』，四隅附以四『子塔』聯合而成。主塔高三層，平面八角形，四正面闢門，四隅面各附以六角形單層子塔。主塔三層出檐，除第三層平坐外，均有斗栱；主塔及子塔壁面均砌出枋額門窗等，第三層之上為高大之圓錐體，表面塑出多數單層方塔及像頭等。最上又出檐一層為塔頂。四子塔亦砌斗栱出檐，各自具一頂。就其壁面所砌出之枋額斗栱瓦檐論，此塔實為模倣木構形之磚塔，惟上段圓錐體則當別論，就塔之平面論，始可視為『金剛寶座』塔之變形，蓋將四隅塔與中央主塔合而為一者也。因其形制複雜特殊，土人呼之曰『花塔』。塔年代無可確考，志稱唐建，金大定及明清屢次重修；按之所倣木構形制，當為金代建。



晉江雙石塔（註十八，第一〇二圖）福建晉江縣雙石塔，東塔稱鎮國塔，西塔稱仁壽塔，均建於南宋理宗朝（公元一二二八至一二四七），兩塔均平面八角形高五層，全部石構，各層塔身八隅彫出圓柱，上為闌額，柱額之間為門或窗額及槏柱等。闌額之上出雙抄斗栱以承檐，各層腰檐以上為勾欄無平坐，兩塔形制大致相類如此，其唯一顯著之區別乃在斗栱。(一)東塔斗栱計心造，西塔偷心造。(二)東塔上下五層每面均用補間鋪作兩朵；西塔下兩層用兩朵，上三層只有一朵。(三)東塔轉角鋪作於櫨斗兩側，各安附斗角，自出鋪作一縫；西塔則無附角斗。除此而外兩塔形制幾完全相同。我國佛塔以磚塔為多，如此雙塔者，全部石構，彫鐫柱額斗栱等模倣木構部份至為忠實，實可貴之罕見例也。

玉泉寺鉄塔（註十九）宋代以鉄鑄塔之風頗盛。現存實例，以湖北當陽玉泉寺鉄塔保存最佳。塔鑄於宋仁忠嘉祐六年（公元一〇六一）。雖名為塔，實則鉄鑄之幢耳。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級，第一層之下為須彌座階基，以上各層皆有平坐腰檐，均以斗栱承托。各層之門，均以四十五度與其上下層相錯其方向。此外如山東濟寧縣鉄塔寺及江蘇鎮江縣甘露寺均有宋代鉄塔，但皆殘破銹損不全。

趙縣幢（註二第一〇三圖）。宋代建造經幢之風甚盛。蓋以鐫刻佛經為主之小型塔也，然亦有形式較近乎柱狀者。現存宋代諸幢中，以河北趙縣幢為最大。最下為四方扁大須彌座，次為八角須彌座，其上彫廊屋，每面三間；再上則為寶山，上立幢柱身，上為寶蓋，更上為獅子仰蓮座，以承第二層柱身及寶蓋，第三層亦約畧相同，更上為八角城牆，雕太子出四門故事。最上為寶頂。幢確實年代無文獻可稽，按之形制當屬北宋初年。唐宋經幢遍南北，雖非真正建築物，亦為富於建築意味之紀念建築。明清以後，此風乃漸殺。

### 三．其他

永通橋（註二十），在河北趙縣，俗呼小石橋，蓋對趙縣隋代大石橋而見稱者也。橋建於金明昌間（公元一一九〇至九五），褒錢而

所建。其形狀以及結構方法，與大石橋完全相同，兩端撞券亦砌兩小券，為空撞券式，其為模倣趙橋而建，毫無疑義。第其長度僅及大橋之半耳。今橋上石勾欄，彫刻至為精美，乃明正德間遺物（第一〇四圖）。

宜賓墓室（註十四及二十一）在四川宜賓縣舊州壩宋故城之北。墓室全部石造，墓室平面長方形，墓門自狹面入，兩側各立四柱，劃分三間；柱外兩側又為『廊』，與墓門相對方向，亦立雙柱，其下鐫小龕如門狀。各柱均八角形，其上鐫大斗，闌額，駝峰，補間鋪作等。左右兩廊之內，每間倚壁立碩大矮墩，其上承龐大櫨斗。柱上闌額當心間者均作月梁形，其下則引次間枋出為綽幕。墓室頂部則作長方形藻井，其上更作菱形池，彫雙鳳流雲紋。此墓室內部對於建築各件之應用，頗能得心應手，而非絕對模倣木構者，與歐洲文藝復興建築之應用古典式建築部分頗有相似之處。在現已發現之古墓中，尚屬孤例也。就各部細節觀之，墓為南宋遺物，殆無可疑。

註一　梁思成薊縣獨樂寺遼觀音閣山門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三卷二期。

註二　梁思成測繪未刊稿。

註三　伊東忠太調查。

註四　梁思成正定調查紀略，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二期。

註五　梁思成林徽因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同刊五卷三期。

註六　梁思成寶坻廣濟寺三大士殿，同刊三卷四期。

註七　劉敦楨測繪未刊稿。

註八　劉敦楨梁思成，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三．四期。

註九　劉敦楨，河北省西部古建築調查記，同刊五卷四期。



註十　劉敦楨，河南省北部古建築調查記，同刊六卷四期。

註十一　劉敦楨，蘇州古建築調查記，同刊六卷三期。

註十二　梁思成，曲阜孔廟建築及其修葺計劃，同刊六卷一期。

註十三　楊廷寶汴鄭古建築遊覽記，同刊六卷三期。

註十四　劉敦楨，西南建築圖錄（未刊稿）。

註十五　龍非了，開封之鐵塔，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三卷四期。

註十六　Siren, O.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 IV。

註十七　梁思成，杭州六和塔重修計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三期。

註十八　Ecke, G.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Stone. Built Ting Pagoda. Monumenta Sirica. vol. I Fasc 2.

註十九　Boerschmann, E. Chinesische Architektur.

註二十　梁思成，趙縣安濟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一期。

註二一　莫宗江宜賓舊州壩白塔與宋墓同刊七卷一期。

## 第七節　宋遼金建築特徵之分析

### 一、建築型類

宋遼金已降，建築實物之得保存至今者更多。以木構言，在唐代僅得一例，而宋遼金遺物，曾經中國營造學社調查測繪者，則已將近四十單位，在此三百二十年間，平均每二十年，已可得一例，亦可作時代特徵之型範矣。至於磚石塔幢，為數尤夥。茲先按建築物之型類略述之。

城市設計，後周世宗之築大梁，實為帝王建都之具有遠大眼光者。其所注意之點，如『泥濘之患』，『火燭之憂』，『易生疫疾』，『寒溫之苦』，皆近代都市設計之主要問題，其街有定濶，兩邊五步內種樹掘井，修蓋涼棚，皆為近代之方法。

至於地方城市規模，則有江蘇吳縣蘇州府文廟宋平江府圖碑。宋紹定二年（公元一二二九）刻石。城大致作不規則長方形，城內另有子城，本南宋建炎間所建皇宮，後即為平江府治。城內街衢太多正直，但因城內渠道縱橫，為其他城市所無，未足為一般之例範耳。

平面佈置，現存城市及建築，已無完全保存宋代平面佈置之原形者，幸當時碑刻，尚可得窺其大略。

一、衙署平面，平江府圖中部之平江府治，為關於我國古代官署建築不可多得之史料（第一〇四圖）。府治之外，周以城垣，稱曰子城，唐時已有，非創於宋。其南門偏東，西門偏北，而無東門北門，非我國之傳統對稱式樣。城內建築雖因府門偏東，故不能採取對稱方式，然其主要廳堂仍以府門為中軸，其全部可分為六區：(一)府門中軸綫上各層設廳及小堂，並兩翼廊屋，為府治主體。(二)其北宅　堂，為郡守住宅。(三)更北後園，有池亭之勝。(四)設廳及小堂之東為掌戶籍，賦稅，倉庫，及州院庶務諸戶廳府院。(五)西側南部為處理民刑政務之各廳司。(六)西側北段則為軍旅駐屯訓練及製造軍器之所。其全體範圍之廣，包容之衆，非明清官署所能睹也。

二、廟宇平面，現存嵩山中嶽廟，大金承安重修中嶽廟圖碑，及元刊孔氏祖庭廣記所載宋闕里廟制圖，金闕里廟制圖（第一〇六圖）。皆為關於當時平面研究之罕貴資料。宋代曲阜文廟於每座主要樓殿兩翼皆有廊廡，並兩翼廊廡，合成庭院，故其平面為多進方形院庭合成。至金代各庭院，雖仍周繞迴廊為主要布置法，但大殿與其後寢殿之間，均聯以主廊，使平面為『工』字形。中嶽廟之峻極殿與寢殿之間，闕里大成殿與鄆國夫人殿之間，魯國公殿與魯國太夫人殿之間，莫不如此，蓋至金代已成為極通常之布置也，至於廟垣四隅建角。



殿宇。宋遼金木構，以佛殿為最多，均立於階基之上，或單檐，或重檐，或四阿，或九脊頂。其結構方法大致上承唐代，下起元明，如榆次永壽　寺雨華宮，大同薄伽教藏，晋祠聖母廟正殿，皆此類也。

樓閣，現存樓閣有獨樂寺觀音閣及大同善化寺普賢閣，大小雖懸殊，但其結構原則則大致相同，皆於下層斗栱之上立平坐，其上更立上層柱及枋額斗栱椽檐等，木塔結構在原則上亦與此完全相同。

廳堂，營造法式所謂廳堂，乃指厦兩頭（懸山）或不厦兩頭造（硬山）而言。屬於此式者，有大同海會殿及佛光寺文殊殿兩例，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東西兩朶殿乃廳堂或廊屋之不施斗栱者。

大門，大門與殿宇廳堂之別，僅在中柱之使用，中柱在門平面之縱中線上（即前後檐柱之間），為安門扇之用。獨樂寺山門及善化寺山門皆為此型實例。

碑亭，曲阜文廟金明昌間碑亭，重檐九脊頂，為國內最古碑亭實例。

佛塔，宋遼金佛塔計有下列大型：

一、木塔，唯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一孤例。在結構原則上，與獨樂寺觀音閣大致相同。其柱之分配，為內外二周，其上安平坐，以承上承構架，五層相疊，至頂層覆以八角攢尖頂。正定天寧寺塔則下半為磚，上半為木。

二、模倣多層木構之磚塔，其藍本即為佛宮寺釋迦塔之類。因地域之不同，又可分為二支型。(一)宋型：如蘇州雙塔，虎邱塔，杭州

六和塔之類。每間比例較狹，角柱之間立槏柱以安門窗多作壼形門。與塔身比，斗栱比例頗大。檐部多用菱角牙子疊澁為檐。(二)遼型：如易縣千佛塔，涿縣南北二塔，遼寧白塔子塔。柱頗高，每間頗廣闊，斗栱比例較小於宋型而模倣忠實過之。門均為圓券門，與宋型迥異其趣。

三. 模倣多層木構之石塔，如靈隱寺雙石塔及閘口白塔，模倣至為忠實，但塔身小，實為一種彫刻品，在功用上實同經幢。至如泉州開元寺雙塔則為正式建築，其倣木亦惟肖逼真，但省去平坐，為木構中所少見耳。

四. 單層多檐塔，亦可分為二型：(一)倣木斗栱出檐型，第一層斗栱檐以上各層均砌斗栱，上出椽檐多層，如普壽寺塔，北平天寧寺塔，雲居寺南塔，均屬此型。(二)疊澁出檐型，其第一層檐仍用斗栱，但第二層以上均疊澁出檐，如易縣聖塔院塔，淶水縣西岡塔，熱河大名城大小兩塔，遼陽白塔，均屬此型。

五. 窣堵坡頂塔，塔之下段與他型無大區別，多三層，其上塔頂頗大，如窣堵坡，河北房山雲居寺北塔，薊縣白塔，易縣雙塔庵西塔，順德天寧寺塔，皆屬此型，此型之原始，或因建塔未完，經費不足，故潦草作大剎頂以了事，遂型成此式，亦極可能，但其頂部是否後世加建，尚極可疑。

六. 鉄塔，其性質近於經幢，經僅一公尺餘，比例瘦而高。鉄質易銹，今保存最佳者，惟當陽玉泉寺鉄塔。

墓塔，宋遼金墓塔大致仍遵唐之舊，以方形單層，單檐或多檐者為多，如登封少林寺宋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普通禪師塔，及金正隆二年（公元一一五七）之西堂老師塔是，又有六角或方形，多層疊澁檐者，　少林寺大定十九年（公元一一七九）之海公塔是。此外如金禎祐三年（公元一二一五）之衍公長老窣堵坡，則僅為不規則楕圓球形墓表，不足稱為塔也。

墓室，經著者測繪者僅四川宜賓一孫例。



橋，趙縣小石橋為年代準確之金代橋。但橋形制特殊，不可以為當時一般造橋方法之典範也。

二. 細節分析

階基及踏道，宋代木構皆有階基，然莫不屢經後世修砌，其能確實保存外表原形者，恐無一實例，僅得知其高廣之大致耳。濟源濟瀆廟淵德殿遺基，恐亦非原形矣。營造法式對於階基之尺寸，無比例之規定。宋遼木構之階基，或甚低偏，如正定摩尼殿（第五十二圖）。榆次永壽寺（第四十五圖）。獨樂寺觀音閣內門（第三十九及四十三圖）等均是，然有承以崇偉之階基者，如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及薄伽教藏（第六十圖），善化寺大雄寶殿（第六十一圖）皆此類也。趙宋諸塔，階基均矮，遼金諸塔，則多高基，而尤以遼式單層多檐塔（第九十三圖）。對於階基最為注重，其最下層土襯及方澁之上，先為須彌座一層，其上更立平坐斗栱，平坐之上繞以勾欄，更上為仰蓮坐以承塔身。須彌座及平坐束腰壼門之內大多飾以獅子；勾欄均為斗子蜀柱，其華版以勾片為最通常圖案，亦有用其他類似卍字之華紋者，勾欄每間之內，巡杖以下，盆唇以上，作類似地霞之花版以托巡杖，亦為遼塔常見之例，至如金建白馬寺塔，其塔身以上雖富於唐代作風，然其下高基，則遼金之特徵也。

階基前之踏道，宋代乃有設東西二階者，淵德殿階基，為現存東西階之唯一實例。此外如全中嶽廟圖，其峻極殿亦畫東西階，足證此式當時尚極普遍。營造法式踏道之制，兩側三角形內多作逐層減退之池槽，名曰象眼，嵩山少林寺初祖庵踏道（第六十八圖）即作此式。

平坐及勾欄，平作實例木構者見於獨樂寺觀音閣，應縣木塔，大同普賢閣等處。其平坐柱均將下端义於下層斗栱之上，其上施闌額，普柏枋為其必有之一部。磚塔上所砌平坐，僅皆砌其外表，平坐斗栱均只出杪，不用昂，法式所舉纏柱造，左右各出附角斗一枚，別出鋪作一縫，及用上昂之制，均未見於實例。

平坐之上多施勾欄，唐以前之斗子蜀柱鉤片華版之制，已不為唯

一圖案。獨樂寺觀音閣勾欄仍用此制。應縣木塔平坐勾欄亦用斗子蜀柱，但華版無華（第六十三及六十五圖）。其扶梯勾欄則不用華版而用卧欞，至如大同薄伽教藏內壁藏，則華版華紋有幾何圖案多種，遼金塔坐勾欄上最普遍之樣式，於巡杖盆唇之間按斗子地霞，則為前所未見。趙縣小石橋明刻勾欄，尚存此式焉。

柱及柱礎，法式造柱之制，有梭柱直柱之別，其梭柱將柱之上三分之一卷殺，如歐洲古典式柱之 Fntasis ，柱頭緊殺如覆盆樣。現存木構，其用木柱者，以直柱為多，但柱頭均略有卷殺。石柱遺例不多，初祖庵所用八角柱上徑較下徑微收，但無卷殺，柱面刻各種花紋，蘇州雙塔寺大殿殘石柱，雖有卷殺，但殘破難加細測，長青靈巖寺大雄寶殿，其柱有顯著之卷殺，但頭不『緊殺如覆盆』；柱身斷面作十餘凹入瓣，上下為槽，與希臘多力式柱極相似。唯靈隱寺雙塔及閘口白塔，則柱身之下三分之二大體垂直，上段有顯著之卷殺，與法式梭柱之規定，大致相符。

至於用柱之制，法式規定有角柱平柱加高之升起，及柱首微側向內之側腳兩法，幾為宋代不易之定則。

河北山西境內宋遼金柱礎，以平礎不出覆盆為最多，但如佛光寺文殊殿內柱，則用蓮瓣覆盆，故亦非絕不用者。長青靈巖寺大殿柱礎則覆盆彫山水龍紋。江南柱礎幾無不用覆盆，其上且加櫍，如蘇州雙塔寺大殿址柱礎，覆盆彫卷草花紋，其上並櫍同彫出。吳縣甪直保聖寺大殿遺礎多枚，彫飾精美，宋代礎柱之佳例也。

營造法式造柱礎之制，規定礎方為柱徑之倍，覆盆高為礎方十分之一，盆唇厚為覆盆高十分之一。現存諸例大致與此相符。至於仰覆蓮花柱礎，則尚未見實例也。

門窗，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之門，為可貴之遺物（第七十三圖）。其裝門之法，先按門之高寬安門額及門頰，其內飾以壼門牙子兩側施腰串，裝餘塞板，額上安格子窗，門扇每扇具門釘七列，每列各九枚，佛光寺文殊殿則於門之兩側及門額以上均安板。額上用門簪兩枚以



安雞栖木，其門簪扁而長與法式規定之方形門簪用四枚者迥異其趣。其版門門釘，則僅四行，行各七釘而已。

江南諸塔表面模倣木構形者，其門多不發券而疊澁作成壼門牙子形（第八十五圖），較遼塔之作圓券者調和（第九十五圖）。至於塔身砌作假門者，或作版門，或作格扇宋遼門簪均二枚，至金代遺例，已增至四枚。

與地栿相交以承門軸之門砧石，則為磚塔假門所必有，而木構實例反多不用者。

窗之實例以直欞窗為最多，但亦有用菱形或方格者。法式所見各式圖樣，尚未見之實例也。

斗栱之結構與權衡，至宋代而發達至於成熟，其各件之部位大小已高度標準化，但其組成又極富変化。按營造法式之規定，材分八等，各有定度：『各以材高分為十五分，以十分為其厚』，以六分為梁斗栱各件之比例，均以此材絜分為度量單位。其各栱及斗之規定長度，及出跳長度，直至清代尚未改変焉（第三圖及第一八九圖）。

就實例言，其在燕雲邊壤者，尚多存唐風，如獨樂寺觀音閣（第三十九圖），應縣木塔（第六十三圖），奉國寺大殿等，其斗栱與柱高之比例，均甚高大，斗栱之高，僅及柱高之半。至宋初實例，如榆次永壽寺雨華宮（第四十五圖），晉祠大殿（第五十五圖）等，則在砍割卷殺方面較為柔和，比例則略見減縮。北宋之末，如初祖庵（第六十八圖）及法式之標準樣式，則斗栱之高僅及柱之七分之二，在比例上更見縮小。至於南宋及金，如蘇州三清殿（第七十六圖），大同善化寺三聖殿及山門（第七十至七十二圖）等，斗栱比例更小，在此三百年間，即此一端已可略窺其大致。

在鋪作之組成方面，因出杪出昂，單栱重栱，計心偷心，而有各種不同之変化。實物所見，有下列諸種：

一．單抄下附半栱，見於大同海會殿及應縣木塔頂層（第六十三圖）。

二. 雙抄重栱偷心，獨樂寺山門（第四　四圖）。大同薄伽教藏（第六〇圖），寶坻三大士殿（第五十九圖等）。

三. 三杪重栱計心，應縣木塔平坐。

四. 三杪單栱計心，正定轉輪藏殿平坐（第五十四圖）。

五. 單昂，蘇州三清殿下檐。

六. 單抄單昂偷心，榆次永壽寺（第四十五圖）。

七. 單抄單昂偷心，昂形耍頭，正定摩尼殿，轉輪藏殿（第五〇及五十四圖）。

八. 雙抄雙昂重栱偷心，獨樂寺觀音閣及應縣木塔。

九. 雙抄三昂重栱計心，正定轉輪藏殿轉輪藏（小木作）

十. 轉角鋪作附角斗加鋪作一縫，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第六十二圖），華嚴寺大雄寶殿（第七十三圖）。

十一. 內槽斗栱用上昂，蘇州三清殿。

十二. 雙抄或三杪與斜華栱相交，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及三聖殿；華嚴寺大雄寶殿。

十三. 內槽轉交鋪作，栱自柱出，不用櫨枓，蘇州三清殿。

十四. 補間鋪作之下施矮柱，其下或更施駝峰，大同薄伽教藏，薊縣獨樂寺山門，寶坻三大士殿等。

至於斗栱之各部，其為宋代所初見，或為後世所無或異其形制者，有下列諸項：

一. 斜栱即上文（十二）所述。

二. 下昂，其後尾挑起，以承下平槫，或壓於栿下，為一種槓桿作用，如永壽寺（第四十七圖）初祖庵（第六十九圖）等。明清以後，昂尾即失去其機能。成為一種虛飾。

三. 昂形耍頭與令栱相交，在通常耍頭位置，其前作昂嘴形，後尾挑起為槓桿，其功用與昂無異，正定轉輪藏殿，晋祠大殿及献殿均為此例。



四. 華頭子，自斗口出以承昂之兩卷瓣，明清以後即不見。

五. 替木在令栱之上以承槫接縫處，亦明清以後所無。

斗栱各部之卷殺，宋代較唐代為柔和，唐代直線斜殺之批竹昂，在時期上惟宋初，在地域僅晋冀北部見之。天聖間建之晋祠大殿献殿及約略與之同時之龍興寺轉輪藏殿，昂嘴雖直殺，但更削兩側如琴面。北宋中葉以後昂嘴頗入如弧綫。乃成慣例。斗栱最上層伸出之耍頭，後世多作螞蚱頭形者，在宋代遺例中，或直斫，或斜殺如批竹昂，或作霸王拳，或作翼形，或作夔龍頭等等，頗富於變化，至於拱頭卷殺，分瓣已成定則，但瓣數未必盡同法式所規定耳。

模倣木構之磚塔，在斗枓之仿砌上，較之唐代更進一步。唐代磚塔僅作把頭絞項作（即一斗三升），但宋代磚塔則砌磚出跳，至二跳三跳不等。其在遼金地域以內者，斜栱且已成為常見部份。然因材料之限制，下昂終未見以磚砌製者也。至於杭州靈隱寺及閘口三石塔，以材料為石質，乃能鐫出昂嘴形，模倣木構形制，更為逼真（第八十一圖）。

構架，就柱梁之分配着眼，營造法式規定及實物所見的極富变化。

一.外檐柱多分間周列，其側脚及角柱之生起，凡此期實物，無不見之，內柱則視情形之不同，可以酌量撤減。其內柱全數按縫排列，一柱不減，如蘇州三清殿者，在宋代較大殿堂中，至為罕見。至若佛光寺文殊殿，濟源奉仙觀大殿及大同善化寺三聖殿，將內柱減少至無可再減，而以特殊巧技之梁架解决其因而產生之困難，亦特殊之罕例也。

二.在梁架之施用上，多視殿屋之深，依其椽架數及柱之分配，定其梁之長短及配合法。除實物中所見特殊實例，如善化寺大雄寶殿之以前後二栿之一部份相疊（第六十二圖），以及前條所舉數例外，法式圖樣即有側樣二十餘種，其变化幾無窮盡也。

三.梁栿有明栿與草栿之別，若有平棊，則屋蓋之重由草栿承托如獨樂寺觀音閣（第四十二圖）；若徹上露明造，則用明栿負重，如寶

坻三大士殿（第五十九圖），獨樂寺山門（第四十四圖），永壽寺雨華宮（第四十七圖）等等。明栿又有月梁與直梁之別，直梁較為普通，月梁見於善化寺山門（第七十二圖），較之佛光寺大殿之唐例（第二十圖）及清式之規定，均略為低偏，其梁底顱起亦較甚。在年代雖與法式相近，但在形制上則反與唐例相似，梁橫斷面高寬之比例。在宋初近於二與一，至宋中葉，則近三與二，至明清乃成五與四或六與五之比矣。

四.宋代平梁之上，皆立侏儒柱以承脊槫，但兩側仍扶以叉手，以與唐代之有叉手而無侏儒柱，及明清之有侏儒柱而無叉手，諸實例相較，其演变程序固甚顯然。

五.舉折之制，法式看詳謂『今來舉屋制度，以前後橑檐枋心相去遠近分為四分，自橑檐枋背上至脊槫背上，四分中舉起一分』；其卷五本文則改定為三分中舉起一分（第三圖）。今就實物比較，宋初及遼以近於四分舉一者為多，如永壽寺雨華宮，大同薄伽教藏海會殿等是，至北宋末及南宋金則近於三分舉一，如善化寺山門及三聖殿是也。

六.闌額普柏枋。普柏枋雖已見於唐初，然至北宋末，尚有省而不用者，如初祖庵是也，其用普柏枋者，則早者扁而寬，如薄伽教藏，與闌額在斷面上作丁字形，其後漸加厚，如大同善化寺三聖殿及山門，普柏枋較闌額所出無幾。至明清則普柏枋竟狹於闌額矣。

七.宋代各槫縫下，均施襻間一材或二三材，所以輔槫之不足。襻間與槫之間，更施斗栱以相支撐聯絡，其制見於法式及實物，實物之中最特殊者。莫如佛光寺文殊殿所見，其槫下以內額承托次間梁縫，因而構成類似 Truss 之構架，為僅見之孤例（第四十八及四十九圖）

藻井，藻井可分為平棊，平闇及鬥八藻井三種。平闇作正方格，唐末宋初者格甚小，如佛光寺大殿及獨樂寺觀音閣，平棊作長方形。如大同薄伽教藏，鬥八藻井或飾以斗拱，如應縣淨土寺大殿，或無斗栱，如觀音閣，薄伽教藏，應縣木塔皆是也。

角梁及檐椽，角梁兩重已成定則。宋代大角梁為一直料，下端作蟬肚或卷瓣。子角梁折起，其梁頭斜殺。檐椽及飛椽亦不殺檐椽而殺飛椽。但卷殺子角梁及飛椽之制，明清宮式已不用矣。磚塔檐部，無斗栱者完全疊澀出檐，如宜賓白塔及洛陽白馬寺塔；有斗栱者或作木檐形，如易縣千佛塔，涿縣普壽寺塔等；多見於北方，為遼金特徵；有在斗栱之上砌菱角牙子及版檐槫，與疊澀檐約略相同者，如蘇州虎邱塔及雙塔是也，多見於江南。然亦有出木檐者，如蘇州瑞光寺塔及正定天寧寺木塔，其配合法實無定則也。

扶梯，獨樂寺觀音閣及佛宮寺木塔均保存原有扶梯。觀音閣梯曾略經後世修改，而木塔梯則尚完全保存原狀。其梯之結構，以兩頰夾安踏板及促版，梯之斜度大致為四十五度。頰上安斗子蜀柱勾欄不施華版，而用卧欞一條。其制度與法式所定者大致相同，但法式勾欄已加高，卧欞之數亦用至三條之多，不若古式之妥穩淳樸矣。

屋頂，四阿頂為宋代最尊貴之屋頂，法式亦稱吳殿，即清所稱廡殿是也。法式謂『八椽五間至十椽七間，並兩頭增出脊槫各三尺』，使垂脊近頂處向外彎曲，即清式推山之制之濫觴也。但宋遼諸制，如三大士殿及大同華嚴寺善化寺正殿等，皆無推山。九脊殿位次於四阿一等，蓋為厦兩頭與四阿聯合而成者，清式稱之曰歇山，其兩頭梁架露明，自外可見，搏風版下且飾以懸魚惹草等，不若清式之掩以山花版，觀音閣，薄伽教藏，晉祠獻殿皆其實例也。厦兩頭者清式稱為懸山或挑山。於兩山牆之外出際。如大同海會殿及佛光寺文殊殿是也。正定摩尼殿殿身重檐歇山頂，而於四面另加歇山頂抱厦，為後世所少見。

瓦及瓦飾，營造法式瓦作有甋瓦，瓪瓦之別；甋瓦施之於殿閣，廳堂、亭榭等；瓪瓦施之於廳堂及常行屋舍。更視屋之大小等第，分瓦之大小為若干種。其屋脊由瓪瓦多層疊砌而成，以屋之大小定層數之多寡，其脊之兩端施鴟尾。垂脊之上用獸頭，蹲獸，嬪伽等。各等所用大小與件數，制度均甚嚴密。惟現存實物，無全部保存原狀者，獨樂寺山門鴟尾，其尾捲起向內，外緣作鰭形，為鴟尾最古實例。薄

伽教藏內壁藏上木彫鴟尾與獨樂寺山門鴟尾完全相同，足證為當時樣式。但薄伽教藏殿及華嚴寺大雄寶殿，寶坻三大士殿，則鴟尾之輪廓成為約略上小下大之長方形，疑為宋中葉以後或金代樣式，永壽寺雨華宮鴟尾亦略似此式而曲綫較多，恐已非原物；但其脊之構造，以瓦疊成，則仍宋代方法也。

彫飾，瓦飾本亦為彫飾之一種。除瓦飾外，宋代之建築彫飾，可分為彫刻與彩畫兩類。

一 彫刻柱礎彫飾實例最多，其華紋或作蓮瓣，或作龍鳳雲水紋如甪直保聖寺，蘇州雙塔寺，長清靈巖寺所見。石柱彫飾，有作卷草紋者，如蘇州雙塔寺大殿遺址所見，有作佛道像者，少林寺初祖庵石柱。至如牆腳須彌座彫飾，見於初祖庵及六和塔。佛像或經幢須彌座。飾以間柱，壺門內浮彫飛仙樂伎等，如正定龍興寺大悲閣像座及趙縣經幢須彌座，皆此式之翹楚也。

二 彩畫，營造法式彩畫作制度甚為謹嚴，圖樣亦極多。其基本方法，乃以藍綠紅三色為主，其色之深淺，則用退暈之法，至清代尚沿用之法也。其圖案雖已高度程式化，但不若清代之近於幾何形。民國十四年本營造法式彩畫圖樣着色頗多錯誤之處，不足為例，尚有待於改正再版。至於實例，惟義縣奉國寺，大同薄伽教藏尚略存原形，但多已湮退変色，或經後世重描，已非當時予人之印象矣。



# 第七章 元明清

## 第一節 元明清宮殿建築大略

元室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土，並迭次西征，以展拓疆土，造成地跨亞歐之大帝國，華夏有史以還，幅員之廣，無有能逾此者。元初，太祖十年克燕，初為燕京路，總管大興府。世祖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復曰中都。四年，於遼金舊城之東北創置新城，始遷都焉。九年（公元一二七二）改大都，『京城右擁太行，左挹滄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門。』（註一）

大都正南門曰麗正，其內有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蕭牆。週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闌馬牆。門內二十步許有河，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琢龍鳳祥雲，明瑩如玉，橋下有四白石龍，擎戴水中甚壯。繞橋盡高柳，鬱鬱萬株，與內城西宮海子相望。度橋可二百步為崇天門，門分為五，總建闕樓，其上翼為回廊，低建兩觀。傍出為十字角樓，高下三級；兩傍各去午門百餘步。有掖門，皆崇高閣。內城廣可六七里，方佈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樓。………由午門內可數十步為大明門，』（註二）門後正中為大明殿，『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註三）『殿基高可十尺，前為殿階，納為三級，繞置龍鳳白石闌，闌下每楯壓以鰲頭，虛出闌外，四繞於殿。殿楹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飾以起花金龍雲。楹下皆白石龍雲花，頂高可四尺。楹上分間，仰為鹿頂斗拱攢頂，中盤黃金雙龍，四面皆緣金紅瑣窗，間貼金鋪，中設山字玲瓏，金紅屏台，台上設金龍床，兩旁有二毛皮伏虎，機動如生。』『大殿寬廣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餘，房屋之多，可謂奇觀。此宮壯麗富贍，世人佈置之良，誠無逾於此者。頂上之瓦，皆紅

黃綠藍及其它諸色，上塗以釉，光澤爍爛，猶如水晶，致使遠處亦見此宮光輝，應知其頂堅固可以久存不壞。』（註四）

『殿又連為主廊十二楹，四週金紅鎖窗，連建後宮，廣可三十步，深入半之，不顯。楹楔四壁立，至為高曠，通用絹素帽之，畫以龍鳳，中設金屏障，障後即寢宮，深止十尺，俗呼為拏頭殿。………殿前宮東西仍相向，為寢宮。………宮後連抱長廡，以通前門』（註二），其制略如前述。

寢宮以後，仍多殿閣，以處嬪嬙，其間多以欄廡連之，裝飾之美，實難盡述。加以胡元來自沙塞，故金貂銀鼠，往往藉為帳褥，內室裝飾遂與歷代迥異。

苑囿之盛，當首推太液池之萬歲山，即今北海瓊島是也。池在大內之西北，『廣可五六里，駕飛橋於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圓殿，繞為石城。圈門散作洲島拱門，以便龍舟往來。由瀛洲殿後，北引長橋上萬歲山。』（註二）山高可數十丈，『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疊壘，峯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河至其後，轉機運㪺，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之東也，為靈囿，奇獸珍禽在焉。』（註三）

廣寒殿在山頂，為全山最大之殿。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編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於丹楹之上。『左右後三面，則用香木鑿金為祥雲數千萬片，擁結於頂，仍盤金龍，殿有間金玉花，玲瓏屏台，床四，金紅連椅，前置螺甸酒卓，高架金酒海窗，外為露臺，繞以白玉花闌，旁有鐵竿數丈，上金葫蘆三，引鐵鍊以繫之，乃金章宗所立，以鎮其下龍潭。凭闌四望空闊，前瞻瀛洲仙橋，與三宮台殿，金碧流暉；後顧西山雲氣，與城闕翠華高下，而海波迤迴，天宇低沉，欲不謂之清虛之



府不可也。』（註二）

明太祖奮起淮右，首定金陵，北逐胡元，遂一天下。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以應天府為南京而建都焉。『二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內為宮城，亦曰紫禁城，門六。………宮城之外門六。………皇城之外曰京城，周九十六里，門十三。………後塞鐘阜鳳儀二門，有十一門。其外郭洪武二十三年建，周一百八十里，門有十六。』（註五）

吳元年（公元一三六七），吳王『新內城。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右左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皆樸素不為彫飾。』（註六）『時有言瑞州文石可甃地者，太祖曰：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乃導於奢麗乎？（註七）至洪武八年，改建大內宮殿，十年告成，制度如舊，規模益宏，以後續有增建。迨燕王靖難變作，北兵南下，南都宮室，悉付劫灰。惟宮門殿座間有未壞，迄至今日猶有存者。仁宣以降，屢敕興建南京宮殿，稍稍修復，惟終不能重恢明初之舊觀耳。

成祖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建北京於順天府，稱為行在。四年建北京宮殿，修城垣。十五年改建皇城，略偏元故宮之東，十九年告成，即改北京為京師，宮城周六里一十六步，門八。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門六。京城周四十五里，門九，實就元之大都，截其北而展其南而成者也。成祖之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制度，悉如南京，而高敞過之。中朝曰奉天殿，………南曰奉天門，常朝所御也。（註七）其後之華蓋謹身諸殿，乾清坤寧諸宮，規畫佈局一如南京之舊，『其他宮殿，名號繁多，不能盡列，所謂千門萬戶也。』（註七）『宣宗留意文雅，建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瓊島，游觀所至，悉置經籍。』（註七）明北京宮寢，常罹火厄。當永樂十八年始成，而翌年前三殿即焚燬。又次年乾清宮亦災。至英宗正統五年（公元一四四〇），始予復建。嘉靖萬曆間，又兩次災而重建焉。

（註八）

北京御苑之建，始於永樂。於京師南二十里修南海子。宣德間修瓊花島，廣寒清署二殿。天順間（公元一四六〇）乃新作西苑殿亭軒館，即太液池東西作行殿三，池東殿曰凝和，池西殿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繕之，而飾以堊，曰太素。此外亭六，軒一，館一，（註九）其後弘治正德嘉靖萬曆間時或增益焉。

滿清入關，當李闖焚燬之後，其宮殿一仍明舊而修葺之，制度規模，改變殊少。京城皇城宮城，並依原址，未曾稍易，僅諸門名稱，略予變動耳。

內庭宮室，亦遵舊制，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定三殿名。明之奉天，華蓋，謹身，明末改稱皇極中極建極者，至是遂稱太和中和保和。後宮名稱則少變動。並於是年修葺諸殿，次年工成。

順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重修內宮。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敕建太和殿，南北五楹，東西廣十一楹。十八年太和殿災，二十九年重修三殿，三十六年工成。至此大內修建，至清初已告一段落，諸宮殿皆經重修或重建，然無一非前明之舊觀也。

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重修三殿。自此以後，迄未改建，故今之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即是時修後之面目也。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敕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以為藏弃欽定四庫全書之所，此今日文淵閣之肇始也。嘉慶二年（公元一七九七），乾清宮交泰殿災，是年重修，次年成之，以後未大修葺。

綜觀清代大內沿革，一切巨規宏模，無一不沿自明朝。然其修築之宏，抑又不逮。康熙二十九年，諸臣等復奏云：『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考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牆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禁內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凡一切基址牆垣，俱用尋常磚料，木皆松木而已。』（註十）兩代營建，優劣之勢，於此可見，惟滿人頗能保守。綜觀清代，大工可數，火災亦少，故能彙為大觀，保存至今。然其規



模之宏偉，已世無與倫矣。

在乾清坤寧諸宮兩側，復翼以十二宮。其制蓋倣自明初，所謂乾清坤寧，法象天地，東西闢門，象日月。左右列永巷二，每一永巷，以次列三宮，佈為十二宮，則象十二辰也，滿清入關，修建宮室，順治康熙嘉慶諸朝，十二宮亦皆經重修。

御花園在內庭坤寧宮之後，自成一區。其建置沿革，始於明永樂間，景泰萬曆，迭予增築，有清一代，革易極少，其間奇石羅布，佳木鬱葱，古柏老藤，皆明代遺物，禁中千門萬户，閣道連雲，雖壯麗崇閎，不無枯澁之感，獨御花園幽深窗篠，與寧壽宮之乾隆花園及慈寧宮花園，並稱勝境。

大內中宮及十二宮東西兩側，尚有宮閣多處，以其繁瑣，遂不贅述。

明皇城內苑囿凡三：曰南內，曰景山，曰西苑。南內在宮城東南，入清後，析為睿王府及佛寺民居，景山位於宮城正北，明清之際，變易較微，惟乾隆後始予改築。惟西苑經順治間略事修葺，並劃西北隅為宏仁寺，後康熙繼之，又營南海瀛台。二十九年建團城承光殿。雍正中，建時應宮，其後乾隆光緒二朝，復大事興築，遂至蔚成現狀。（註十一）

西苑在西華門之西，內為太液池，係玉泉從北安門水關導入，滙積而成者，周廣數里，上跨長橋，修數百步；東西樹坊各一，曰金鰲，曰玉蝀，橋之北曰北海，南曰中海，又南曰南海，是以有三海之目。

圓明園在掛甲屯北，距暢春園里許，康熙四十八年，賜為雍邸私園，鏤月開雲等即成於康熙末葉。雍正之初。又濬池引泉，增構亭榭，斯園規模畧具。乾隆六巡江浙，羅列天下名勝，點綴於園，其中四十景，俱倣各處勝地為之。其後倣意大利 Barogue 建築及水戲線劃諸法，營造瀛觀，海晏堂等於暢春園北。開中國庭園未有之創舉，即俗呼西洋樓者是也，是項建築率為耶蘇會教士所經營，欽天監何國宗 M. Benoit，王致誠 Attiret，即世寧 J. Castiglione 輩實主其事，又於圓明

園東南，包萬春園於內，號稱三園，統轄於圓明園總管大臣。同時復擴靜明靜宜二園，——因甕山全海之勝，築清漪園，謂之三山，清世土木之盛，當以此時為最。

圓明園既焚於英法聯軍之役，同治間曾擬興修未果，迨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孝欽后欲興築苑囿，以備臨幸，又議重修圓明園，旋罷其工程，而就清漪園修建，改名頤和園。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園成，凡動用海軍經費數百萬兩。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都，頤和園並受殘損，迨辛丑回鑾，曾予大修焉。

頤和園在京城西北，距城可二十里，依萬壽山圍昆明湖以為之。入園有仁壽殿，其後為樂壽堂，即孝欽后寢宮。迤西臨湖之北岸為排雲殿，向為朝賀之所。殿後佛香閣屹立高壁上。閣後有琉璃殿曰衆香界，蓋萬壽山最高處也。其他殿宇尚多，自山頂俯瞰，亭台樓閣，歷歷如繪。

熱河行宮名避暑山莊，皇帝夏日駐蹕之所也。康熙四十二年建。疊石繚垣，上加雉堞，如紫禁城之制，周十六里三分，南為三門，東及東北西北門各一。宮中左湖右山。極池館樓台之勝。凡敞殿、飛樓、平台奧室，各因地形，不崇華飾，故極自然之妙。民國以來，久受駐軍摧殘，損毀殊甚。

奉天行宮在瀋陽城中，屋不宏敞。建於崇德二年（公元一六三七）。大政殿在城之中，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凡十，為諸王大臣議政之所。大內宮闕在大政殿右，亦崇德二年建，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東西廣三十二丈二尺，大門曰大清，其內為崇政殿，鳳凰樓，清寧宮等，左右復翼以殿閣多所。『宮殿歲時修理，皆內務府董其事。』（註十二）

清代陵寢，依其分佈狀態，可別為四區，一為興京陵，在今遼寧省新賓縣，有太祖開基前肇祖興祖二帝之陵。順治十五年自瀋陽積慶山遷景祖顯祖附葬於此，改稱永陵。一在瀋陽附近，即太祖福陵與太宗昭陵。入關後，別為東西二陵。東陵在今河北省興隆縣昌瑞山，世祖、聖祖高宗等五帝及諸后妃葬焉。（註十三）西陵在今河北省易縣梁路莊永寧山下，世宗、仁宗、宣宗德宗四帝及諸后妃葬焉。（註十三）



永陵在興京城西北十里，成於順治十四年，陵有啟運殿，供奉諸帝神位，『順治十二年十八年，先後立碑四通，護以亭，寶城週十五丈四尺。』福陵在奉天府城東北二十里。陵之『隆恩殿供奉神位，前有亭，內立神功聖德碑一通，寶城週五十九丈五尺。』昭陵在奉天府城西北十里，其制與諸福陵略同，『寶城週六十一丈三尺。』後二陵均成於順治八年。（註十二）

東西二陵，為入關以後所營，規模較關外諸陵宏大。其可注意之點有二：

一、平面配置『歷代山陵之制，唐陵因山為墳，漢與北宋均採用方形之墳，故其時有「方上」之稱。自明太祖孝陵改方為圓。 復并唐宋上下二宮為陵恩門，陵恩殿，於是陵之平面配置，為之一變。清關內諸陵配列之法，就大體言，蹈襲明陵舊規，毫無疑義，然諸陵寶頂，平面除圓形一種外，復有兩側用平行直線，至前後兩端，連以半圓形，與寶城方城之間，增設月牙城，俱非明代所有。此外，瀋陽昭陵福陵，於陵垣上施垛堞，建角樓，尤為罕睹。』（註十三）

二、地宮結構『歷代地宮結構，史籍略而不言，其片言隻字，散見群書，又無圖說參證，靡由窮其究竟。惟清代宮闕陵寢，自康熙中葉以來，由樣式房雷氏一族承繪圖樣。鼎革後，其家藏圖稿，售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及中法大學。內有陵寢地宮平面剖面諸圖，標注尺寸，材料大體完備，而中國營造學社所藏惠陵工程全案與崇陵崇妃園寢工程做法冊，及故宮文獻館所藏崇陵施工像片多種，皆極重要之史料，由此推測，清代地宮情況，畧能得其梗概。』（註十三）

諸帝之陵，類生前已卜吉地，開始營建，泰、昌諸陵率皆如此。惟履霜末世，海內多故，營墓之舉或未遑及，如崇陵地點，即德宗崩後始擇定者。宣統元年興工，民國四年始成，蓋清室陵寢工程之最近者也。

註一　元史地理志；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三期。

註二　元故宮遺錄。

註三　輟耕錄。

註四　馬可波羅行紀，馮承鈞譯本。

註五　明史地理志。

註六　明太祖實錄。

註七　明史輿服志。

註八　單士元，王璧文，明代建築大事年表。

註九　日下舊聞考。

註十　繆小山，雲自在龕筆記。

註十一　劉敦楨，清皇城宮殿衙署圖年代考。

註十二　盛京通志。

註十三　劉敦楨，易縣清西陵。

## 第二節　元代實物

### 一、元代木構

就結構方法論，元代與宋金雖尚多相似之點，似應在上章敘述，然其整個建築活動，以大都為中心，創建明清北京之規模，六百餘年繼續不斷，故元明清實應作一時期之三階段論。

元故宮於明初為大將軍徐達拆毀其建築物後世無存焉。今所存元代實物，亦如前代遺例，僅各州郡零散殿堂數處而已。

陽和樓（註一第一〇七及一〇八圖）。　在河北定縣城中央，下為重台，上建屋七間；台磚下開兩券門如城門，樓屋平面廣七間，深三間，比例狹長。其柱頭間闌額刻作假月梁形，為罕見之例。其角柱上普拍枋出頭角上刻一入瓣，為元代最常見作風。角柱生起尤為顯著。內部梁架當心間，次間，梢間三縫各不同，頗為巧妙，兩際結構更條理井然。斗拱雙下昂單拱計心，其柱頭鋪作實際上為昂嘴華拱兩跳。



梁袱外端出為螞蚱頭，已兆見明清桃尖梁頭之濫觴，其補間鋪作第一跳亦為假昂，但第二層昂斜上，後尾挑起，仍保持其槓桿作用。至於華拱後尾横栱，宋代僅見於營造法式，但實物則金元以後始見盛行。樓準確年代無考，元至正十七年曾經重修，想當為金末元初（約公元一二五〇至一二九〇間）所建。

北嶽廟德寧殿（註二第一〇九圖）。廟在河北省曲陽縣城內。自唐迄明遥祭北嶽之所。清初改為北嶽祭典於山西渾源洲，此廟遂歸廢棄。廟址一部蕩為民居，僅德寧殿保存稍佳。殿建於高台上，重簷四阿頂。殿身平面廣七間，深四間，週以迴廊，故成廣九間深六間狀，與營造法式卷三十一『殿身七間，附階週匝，………身內金箱斗底槽』一圖極相似。殿下簷斗拱，重昂重拱造，第一層假昂，其上華頭子則為長材，與第二層昂後尾斜挑達槫下。上簷斗栱單抄重昂，昂亦為昂嘴形華拱，與蘇州三清殿上簷斗栱做法相同，其後尾第二第三兩跳，重疊三分頭與菊花頭，尤為奇特。殿於宋淳化二年及元至元七年（公元一二七〇年）。兩度重建，現存殿宇，蓋為元代遺物。殿壁壁畫尚存一部，似元人手筆。

曲阜孔廟承聖門及啟聖門（註三）孔廟除金、明昌兩碑亭外，其次古建築當推承聖門及啟聖門，均元大德六年（公元一三〇二）所建。門廣三間，深二間，中柱一列，闢門三道，單簷，厦兩頭造，闌額狹小，普拍枋扁平，斗栱單昂，為平置假昂，而將襯枋頭伸引為挑斡，以承金桁。

曲阜顏廟杞國公殿，廣五間，深三間，單簷、四阿頂。斗拱雙下昂重栱計心造。其柱頭鋪作用平置假昂，補間鋪作則第二層昂後尾挑起。曲阜諸殿堂，惟此一元構耳。

慈雲閣（註二）在河北省定興縣城中央。元大德十年（公元一三〇六）建。平面為近似正方形之長方形，廣深各三間，重簷九脊頂。其柱分內外兩列。內列承上簷斗栱及屋頂，外列僅承下簷及斗栱。其用柱法與曲阜金代碑亭相同，但內外兩列相去特近，以致均砌入磚牆

以內額為罕見。其上檐斗栱雙下昂重拱造，第一層昂為昂嘴形華栱，其華頭子後尾不平置，而斜上挑起，承托於第二層昂之尾下，與曲陽德寧殿下檐斗栱相似，殆為元代通行做法。

聖姑廟（註二第一一〇圖），在河北省安平縣城北門外，為周孝女郝君之廟，　見於太平寰宇記及魏書地形志。今廟則元大德十年（公元一三〇六）所建也。廟立於廣大高台之上，其正殿平面於前後二殿之間以柱廊聯接成為工字形；其前後二殿均為單檐九脊頂。蓋工字形平面在金元乃極盛行也。此殿在結構上可特別注意者三點；(一)、其斗栱單昂為平置假昂，其後部挑幹乃襯枋頭所延長，開明清通常做法之先例。(二)、柱雖為梭柱，但卷殺之法惟下段三分之一垂直，以上三分之二逐漸削小，至頂僅等於櫨斗之底，其權衡頗乏秀麗之感。(三)、梁架富於變化，盡量利用木材之天然形狀，不加斲削。

明應王殿（註四）第一一一圖。在山西趙城縣霍山，為廣勝寺泉水龍王之殿。殿平面正方形。廣深各五間，重檐九脊頂，其週迴為廊，殿身實方三間也。上檐斗栱出重昂，下檐則為單昂。殿內壁畫多幅，其一以演劇為題材，款題泰定元年四月（公元一三二四），至於殿之建立，當在是年以前也。

延福寺大殿（註五第一一二圖及一一三圖），在浙江宣平縣陶村，建於元泰定三年（泰定元年公元一三二四）。殿平面深廣各五間，近正方形，當心間特大，次梢兩間之聯合長度，尚畧小於當心間，屋頂重檐九脊，闌額之上不施普柏枋，為元以後所不多見，其上檐斗栱出單抄雙下昂，單栱造，第一跳華栱頭偷心。第二三跳為下昂，每昂頭各施單栱素枋。其昂嘴極長，下端特大。其第二層昂不出自第一層昂頭交互斗以與瓜子栱相交，而出自瓜子栱上之齊心斗。第二層昂頭亦謹施令栱，耍頭與襯枋頭均完全省却。其在柱頭中線上，則用單栱素枋三層相疊。其後尾華栱兩跳偷心，上出鞾楔以承昂尾，昂尾不平行，故下層昂尾托於上層昂尾之中段，而在其上施重栱，其柱頭鋪作，則僅上層昂尾挑起其下層昂尾分位乃為乳栿所佔。此斗拱全部形制特殊，



多不合歷來傳統方式，實為罕見之孤例。下檐斗栱雙抄單栱偷心造，後尾則抄偷心。其當心間補間鋪作三朵，蓋已超出宋代兩朵之規之矣。屋頂僅覆瓪瓦，不施脊獸等飾。

廣福寺大殿（註六）在雲南鎮南縣城內。寺刱於元代。大殿平面廣五間，深四間，單檐九脊頂。檐柱卷殺為梭柱。外檐斗栱重抄重昂，昂為平置假昂，昂嘴斜殺為批竹式，但昂尖甚厚，至為奇特，柱上闌額，虹起如月梁，補間鋪作遂不用櫨斗，將華拱泥道栱相交直接置於闌額之上，至為罕見。梁栿斷面均近圓形，為元代顯著特徵之一。

廣勝寺諸門殿（註四），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上下兩院（俗呼上寺下寺）建築兩組，在結構上為我國建築實物中罕見之特例。

一、下寺山門（第一一四圖）平面廣三間，深二間，單檐九脊頂，但主檐之下，前後兩面各有垂花雨搭懸出檐柱以外，故前後面為重檐，側面為單檐，為富於變化之外觀。其斗拱單抄單昂，但山面中柱上用雙抄，每間用補間鋪作一朵。其梁架不用平梁，而將三侏儒柱並立於四椽栿上，以承脊槫及平槫，亦罕例也。

二、下寺前殿，平面廣五間，深四間，椽六架，單檐厦兩頭造。除前面當心間外，無補間鋪作。其內柱之分配，僅於當心間前後立內柱，次間不用使梁架，型成特殊結構。在當心間內柱與山柱之間，施龐大之內額，而在次間與門楣間之柱上，自斗拱上安置向上斜起之梁，如巨大之昂尾，其中段即安於內額之上。前後兩大昂之尾相抵於平梁之下，加墊檔頭以承托之（第一一五圖），我國建築，歷來梁架結構均用平置構材，如此殿之用巨大斜材者，實不多見也。

三、下寺正殿，殿廣七間深八架，其次梢間亦用類似之大昂式乳栿，其尾與斗栱相交承托於四椽栿下。正殿斗栱單抄單昂重栱計心造。各間均無補間鋪作。

四、上寺前殿，民國二十年發現金版藏經之處，即此殿也。殿廣五間，深四間，單檐九脊頂，斗拱重昂重栱計心造，當心間用補間鋪作兩朵，次間一朵，梢間不用。其梁架結構亦有巨昂挑起，但用於山

面中柱上以承托兩際構架（第一一六圖）。自藏經一部被竊後，其前面門道已被縣府封砌。

五、上寺後殿，平面廣五間，深四間，單檐九脊頂，因平面之近乎方形，故正脊極短，型成奇特之外觀。斗栱亦重昂重栱計心造。內部梁架亦用巨昂挑起，但不若前舉數例之巨大；其位置則在山面中柱，以挑托山面上平槫。

廣勝寺諸殿堂均有用此巨昂之共同特徵，其斗栱闌額及普柏枋並斷面圓形之梁袱，均為元代之特徵。寺創始甚早，唐代宗朝就原有塔院建立伽藍。金代曾大修葺。元大德七年地震至延祐六年（公元一三一九）重修。現在殿宇殆即延祐間所建也，上寺前部正中為飛虹塔，明代重建，當於下文另述之。

資福寺藏經樓（註五第一一七圖），山西太谷縣城內資福寺，創於金皇統間，其大殿前之藏經樓，則為元構，樓左右夾以鐘鼓樓，成三樓並列之勢，樓本身兩層，每層各重檐，成為兩層四檐，外觀至為俊秀。其平座鋪作之上施椽作檐，尤為罕見。

二、 元代磚石建築

觀星台（註七第一一八圖），河南登封縣告成鎮周公廟有測景台及觀星台，前者唐建，僅小石台，上立石柱，後者為崇偉磚台，元郭守敬所建，所以豎表以測冬夏至日影之長短者，我國現存最古之天文台也。台平面作正方形，北面為直槽以豎表，在地與表成正角者為圭，圭面為水渠以取平。圭長一百二十八尺，表高四十尺（元尺），其制見元史天文志。台自北面近中作踏道分左右簇擁而上。至為雄壯，台上小屋為後世所加。

安陽天寧寺塔（註八第一一九圖），在河南安陽縣，塔平面八角形，高五層，其形制介乎單層多檐塔與多層塔之間。塔身極高。立於不甚高之階基之上，以上四層均有低矮之塔身。各層上砌斗栱出檐。頂上立喇嘛塔為剎。此塔形制特殊之點頗多。其塔座『蓮瓣』作螺髮狀。塔身四正面作圓券門，四隅面作直欞窗，但塔身甚高，故門窗以



上作佛菩薩像。塔身八隅皆立圓柱。其上為闌額普柏枋以承斗栱。五檐斗栱，層各一式；第一層出三抄，轉角鋪作用附角斗，補間鋪作一朵出斜栱，上四層均出雙抄。第二層用補間鋪作三朵，雙抄單栱。第三四層轉角鋪作均施附角斗；補間鋪作兩朵均用斜栱，第四層在兩朵之間更加偷心雙抄一縫。第五層不用附角斗而用斜栱，補間鋪作三朵。自下至上各檐大小完全相同，無絲毫收分或卷殺。為他塔所不見。

弘慈博化大士之塔（註八第一二〇圖），在河北邢台縣西門外開元寺元代塔院。塔平面八角形，在高基之上立平座勾欄及蓮座，上立高瘦塔身，上出密檐七層。塔八隅均隱砌七層檐小塔，普柏枋下隱出惹草文飾，為金元特徵之一。

安陽白塔（註五），在河南安陽縣城內，塔制如瓶。塔座由八角須彌座兩層相疊而成，上為寶瓶，比例頗為瘦高。寶瓶之上又置八角塔脖子，上更置仰覆蓮座。頂部更立三層八角『剎』，略如小塔，以代十三天，塔全部石造。此式塔形至元代始見於中國。此塔準確年代雖無可考。但其形制與元代多數塔畧異，殆為元代最古之瓶式塔也。

妙應寺塔（第一二一圖）在北平阜城門內，元之聖壽萬安寺也。世祖於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燬遼舊塔改建今塔。塔亦瓶形，立於崇峻之雙層須彌座上。須彌座平面為折角四方形，殆即清式所謂四出軒者。寶瓶肥短，其下為龐大之覆蓮瓣。其上塔脖子平面亦為四出軒。十三天收分驟急，成為下大上尖之圓錐體，其上施金屬寶蓋及寶珠。此外如北平護國寺舍利塔，建於元延祐二年（公元一三一五）雖高僅六公尺餘，形制則與大塔幾完全相同。

居庸關（第一二二圖）關隘所建石門如台，其下穿以梯形卷門道。券面外圍，彫飾繁縟。門道兩壁浮彫四天王像及各族文字經文咒語等，門上相傳原立瓶式塔三座，今已不存。門建造年代則元順帝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也。關門全部樣式雄偉，彫刻精緻，為我國石建築中之精品。

漳州橋（註九第一二三圖）在福建龍溪縣九龍江上。相傳建於元

代。橋砌石為礅，上置龐大石板，為閩省常見形制。

註一　梁思成，正定調查紀略，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二期。

註二　劉敦楨，河北省西部古建築調查記，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四期。

註三　梁思成，曲阜孔廟建築及其修葺計劃，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一期

註四　梁思成，林徽因，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畧，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三期。

註五　梁思成，測繪未刊稿。

註六　劉敦楨，西南建築圖錄。

註七　劉敦楨，河南省北部古建築調查記，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四期。

註八　劉敦楨，測繪未刊稿。

註九　Ecke．G．攝影。

## 第三節　明代實物

### 一、都市

北京城，今日北平市之規模，實明太祖以下諸帝所陸續經營，而有系統之計劃，則定自成祖之時。蓋明之北京本元之故都。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改為北平府，縮其城之北五里，其後更展其南里許，遂成今日北平近似正方形之內城，其外城則嘉靖三十二年（公元一五五三）所建也。成祖於永樂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改建皇城於燕王府之東，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過之，遂型成明清之規模。其制以宮城（紫禁城）為核心，週以皇城，最外乃為京城。禁城西側，皇城以內，就原有之太液池瓊華島作西苑，以為遊宴之所，即今之三海公園也。城中街道系統，以各城門為幹道中軸，故北平各大街莫不廣濶平直，長亘數里。其內城幹道以南北向者為多，而小巷或衚衕則多東西



向；至於外城則幹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東西向者為多，而南半小巷則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處或衝要地點往往以牌坊門樓之屬為飾；而各街至城門處之城樓，巍然高聳，氣象尤為莊嚴。皇城諸門，丹楹黃瓦，在都市設計上尤為無上之街中點景飾。

我國自上古以來，營國築室，首重都城計劃。漢唐長安規模尤大，而隋文帝所建之大興城（即唐之長安城）皇宮，官府、民居、各有區域，界限清晰，樹後世城市設計分區制之型範，高瞻遠識，尤足欽敬。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則上實遵循隋唐長安之規劃；清代因之，以至於今，為世界現存中古時代都市之最偉大者。就近代都市計劃觀念論，龐大之皇城及西苑，梗立全城之中，使內城東西兩部間之交通梗阻不便，為其缺點之最大者，然在當時，一切以皇室尊嚴為第一前題。民衆交通問題，非設計人所考慮者也。

### 二、明代木構

大同城樓（註一第一二四圖），山西大同縣東南西三門城樓與城同為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大將軍徐達所建，為現存明代木構之最古者。諸樓平面均為凸字形，後部廣五間，其前突出部分廣三間，全部週以迴廊。樓之外觀，分上中下三層，檐三層。下兩層檐之上緣，即緊沿其上層窗之下口。每層均較下一層收入少許。屋頂前後兩捲相連，均為九脊頂。其各層梁架，均為月梁，各層梁間承以極低之駝峯。外檐斗栱下檐為單抄重栱，上兩層檐為雙抄重栱，逐跳計心。補間鋪作正面三間用兩朵，山面用一朵，梢間走廊不用，其斗栱之特點數事：

㈠上兩層泥道栱與慢栱之上更施栱一層，成『三栱』之制，為罕見之例；

㈡上兩層柱頭鋪作之耍頭乃梁頭之延長，其寬較華栱稍大，為後世明清梁頭加大之始；

㈢轉角鋪作於角華栱之上加由昂一層，為前此所無。

大同鐘樓（註一第一二五圖），在大同城內。平面三間，正方形；高兩層，檐三重；上層週繞以腰檐平坐，上作九脊頂，下層斗栱單抄

重栱，每間補間鋪作一朵；平坐雙抄重栱，上檐單抄單昂重栱，當心間用補間鋪作一朵，梢間無。腰檐斗栱特小，單抄重栱，每間補間鋪作兩朵，志稱鐘樓建於明，今考其全部結構手法，與城樓諸多相同，想當時所建也。

閻福寺大殿（註二第一二六至第一二七圖），在河北景縣。寺建於明洪武中（公元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大殿則天順六年（公元一四六二）建。殿廣五間，深四間，單檐四阿頂；但在前面另加廊，兩端僅及梢間之半。殿身中三間均開敞，安裝格扇，而梢間為雄厚磚牆，以接受廊之兩端，權衡至為洽當。殿身斗栱單抄雙昂，昂嘴纖長，雖梁頭不見加大但補間鋪作，當心間及次間均增至四朵之多，已漸至繁瑣之象矣，殿內藻井於入門之上以交义斜栱構成螺旋頂，至為精美（第一二七圖）。

社稷壇享殿（註十三第一二八圖）殿在社稷壇之北，建於明永樂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今中山公園之中山堂也。殿平面長方形，廣五間，深四間，單檐九脊頂，立於簡單階級之上。殿斗栱單抄雙下昂，重栱造；其第一層昂為平置假昂，第二層則後尾挑起，其上耍頭亦將後尾挑起，但在第二層昂尾之下，另施上昂一層。殿內梁枋斷面高厚之比例，近於三與二；其闌額亦頗高，而普柏枋寬度，則與闌額之厚相等，皆明初顯著之特徵也。

長陵祾恩殿（註三第一二九及一三〇圖），河北昌平縣天壽山南麓，明十三陵所在。長陵為成祖陵，十三陵中規制最宏。關於陵寢當於下文另述；茲先述長陵祾恩殿木構，陵以成祖永樂十三年（公元一四一五）完成，殿亦同時物。殿平面廣九間，深五間，較之北平清故宮太和殿深度雖稍遜，而廣過之，兩者面積大致相等。同為國內最大之木構。其外觀重檐四柱頂，立於三層白石陛上，下檐斗栱單抄雙下昂上檐雙抄雙下昂。其下檐斗栱自第二層以上，引伸斜上者六層，實拍相聯，綴以三福雲伏蓮梢。已型成明清通行之溜金科。其補間鋪作當心間加至八朵之多。上檐斗栱則惟第二層昂及耍頭後尾延長，壓於



下平槫之下；在比例上，其昂尾之長，尚為前所未見也。殿全部木料均為香楠，當心間四內柱特大，（徑一・一七公尺），自頂至根，一木構成，為稀有之巨觀。殿梁額横斷面均狹而高，不若後世之近乎正方形者。殿內藻井當中三間較高，兩側三間較低。殿於民國二十四年經北平市政府修葺。

北京護國寺（註四）寺本名崇國寺，其創始無考，金元之際毀於兵。元代重建，另營寺於大都，稱崇國北寺，即今寺所在也。寺中現存建築物則大多為明宣德成化間（公元十五世紀中葉）物，現有規模亦當時所增擴也。寺平面佈置，前後可分為三部，共九層，最前為山門三間內為廣場，為其前部。廣場之北為金剛殿五間；殿之北計殿四座，曰天王殿，延壽殿，崇壽殿均為明構，最後千佛殿則元構也。四殿前左右均有配殿，繚以廊房，自金剛殿左右折而北至千佛殿左右圍繞，為寺之主體。千佛殿之北為垂花門，入門至寺之後部，計有護法殿，功課殿，後樓，共三層。此部地址較前部狹隘，無東西廊。垂花門內東西各立舍利塔一，即第二節所述之舍利塔也。

寺現狀極為殘破：其中軸線上殿屋，中部除金剛殿外，無復有屋頂者，後部護法殿與功課殿則較為完整。至於東西廊屋及各殿配殿，則東西諸配殿及鐘樓已不復存在矣。

寺平面佈置，以中部為主，殿數座在中軸綫上前後相直而列，四週繞以廊屋配殿，蓋歷來佛寺之通常配置。然如唐以前之建塔於中綫之上者，明以後已不復見矣。

鷲峯寺大雄殿及兜率宮（註五）寺在四川蓬溪縣西門外里許。其中軸綫上自外而內，為牌樓，天王門、大雄殿、兜率殿及後堂。兜率殿之前，左右建鐘樓鼓樓，其後為廊廡雜屋，配例殿之兩側規制頗為整然，大雄殿之左則白塔凌空，高十三層，甚峻拔。寺創建無攷，元末燬於兵燹，明宣德間重興，白塔為南宋時建，其餘木構則明中葉遺物也。

大雄殿（第一三一圖）殿廣三間，深四小間，單檐九脊頂；前砌

月台。檐柱間上施闌額二層，下施地栿。外檐斗栱雙抄，除當心間外，均無補間鋪作。其第一跳華栱之上施瓜子栱。但第二跳華栱不與瓜子栱相交，而自其上齊心斗內出跳，同時左右更出斜栱。在原則上此法與宣平延福寺元代大殿斗栱第二層昂之位置相同；為木構中罕見之例。屋頂前後坡均作一階級，如漢闕所見為此殿重要特徵之一，殿建於明正統八年（公元一四四三）。佛像三尊亦皆明塑。

兜率殿　建於高台之上，廣三間，深四小間，單檐九脊頂。斗栱單抄重昂，昂嘴細長，泥道栱慢栱之上，更施長栱一層，成三栱之制，如大同城樓所見。其兩層昂跳頭橫栱栱端不切齊，而斜斫作『出鋒』狀，背面及兩山將檐柱加高，上施櫨斗挑梁以承檐。殿之建造年代，無紀錄可憑，但右廡枋下題明成化己丑（公元一四六九）年號，想時代相去不遠也。

七曲山天尊殿（註五）四川梓潼縣西北七曲山，山頂柏林中文昌宮，殿堂多座，為明代所建。其中天尊殿在院內最高處，結構較為宏麗。殿廣三間，深四小間，單檐九脊頂。其斗栱之分配，前面單抄雙下昂，背面及兩山則僅在柱頭施櫨斜挑梁，如鷲峯寺兜率殿之制。其前面斗栱兩昂不平行，第二層昂尾挑承下平槫之下。內部梁架作叉手，襻間、替木等；梁栿上施蜀柱及十字斗栱，與元代宣平延福寺大殿頗有相似之處。殿營建年代文獻無徵，其結構樣式，當為明初或明中葉所構也。

曲阜奎文閣（註六）第一三二及一三三圖。曲阜孔廟本無奎文閣。至宋天祐二年（公元一〇一八）始建『書樓』金明昌二年賜名『奎文』。現存之奎文閣則明宏治十七年（公元一五〇四）所重建也。閣在大城門之外；廣七間，深五間，高兩層，中夾暗層，檐三重，九脊頂，下層四週擎檐俱石柱，立於礎石階基之上。閣之構架可分為上下兩半，下半為下層，上半為平坐以上之全部。蓋下層諸柱之上施列斗栱，以承平坐柱，而自平坐以上。則內外諸柱均直通上層，雖平坐柱頭鋪作，亦由柱身出華栱。與制已迥異於遼宋古法矣。在柱之分配上，下層當



心間減去前面兩內柱，而上層則前面內柱一列全數減去。以求寬敞。三層檐均承以斗栱，並平坐斗栱共為斗栱四層。但上層腰檐之外緣平坐四週施擎檐柱及繚環楣子。平坐斗栱掩以雁翅版，故驟觀唯上下兩檐斗栱為顯著。閣所用昂均為平置假昂，後尾不挑起，為明清標準做法。但柱頭鋪作上所出梁頭，已較華栱寬加倍，清式挑尖梁頭之雛型，已型成矣。

太廟今北平故宮太廟主要建築，多為明建。廟在天安門內之東側，今闢作公園。廟周以圍牆兩重；外垣正南闢琉璃花門三道，內垣正南為戟門五間。戟門之內，正面為前殿，左右為東西廡。前殿之後，更有中殿及後殿，亦各有東西廡。

太廟之初建，在明永樂十八年（公元一五四五），其後則弘治四年（公元一四九一）所建也。至嘉靖二十年太廟災，二十三年重建，二十四年（公元一五四五）完成，以後未再見重建紀錄。考今太廟諸建築，獨戟門斗栱比例最宏，角柱且微有生起；前殿東西廡柱目卷殺，作梭柱，當均永樂原構。其餘則嘉靖重建也。今存前殿十一間，重檐四阿頂，立於三層白石陛上（第一三四圖）其正中三間，梁柱均金飾，清代饗祫行禮在焉。中殿九間，平時奉安歷代帝后神龕。後殿亦九間，奉祧庙神龕。

建極殿（註七第一三五圖）今北平清故宮主要殿宇中，惟保和殿為明構，即萬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所重建之建極殿也。殿於明初名謹身殿，至嘉靖間改名建極殿。明末李自成焚燒北京宮殿，建極殿得幸免。清代未見重建保和殿紀錄，而著者於民國二十四五年測繪故宮時，發現藻井以上童柱上標識，楷書『建極殿右（或左）一（或二三）縫桐柱』墨蹟，足證其為明構無疑。殿平面廣九間，深五間，重檐九脊頂。斗栱纖小，當心間補間鋪作用至八朵之多，已與清式難於區別矣。

三、陵墓

長陵（註三第一三六圖），明代陵寢之制，自太祖營孝陵於南京

迥異古制，遂開明清兩代帝陵之型範。按自秦漢二代，皇帝陵寢厚葬之習始盛。始皇陵建陵園遊館，漢陵有寢廟之設。自唐太宗昭陵設上下二宮，上宮有獻殿，仍如漢陵之寢，降至南宋猶有二宮。明太祖營孝陵，不作二宮，陵門以內，列神廚、神庫、殿門、享殿、東西廡，平面作長方形之大組合。其後成祖營長陵於昌平天壽山，悉尊孝陵舊法，而宏敞過之；獻陵景陵以次迄於思陵，悉仍其制凡十三陵。清代諸陵猶效法焉。

十三陵之中，以長陵為最大。陵以永樂七年興工，十三年（公元一四一五）完成。陵可分為二大部；寶頂及其前之殿堂是也。殿堂東西南北三面周以繚墻，在中線上，由外而內，為陵門、稜恩門、稜恩殿，內紅門、牌坊、石几筵、方城、明樓、寶頂。

陵門為三道磚券門，單檐九脊頂。門外，明時，左有宰牲亭，右為具服殿五間，今已不存。門內中為御道，東側為碑亭，重檐九脊頂；有巨碑。亭東昔有神廚，御道西有神庫，今俱燬，稜恩門五間，單檐九脊頂；立於白石階基上。中三間闢門，階基前後各為踏道三道。稜恩門內廣場御道兩側有琉璃焚帛爐各一。東西原有東西廡十五間，久毀無存。其北為稜恩殿，巍然立於三層白石陛上，即上文所舉之木構也。殿北為內紅門三洞，門內復另為一院，院北方城明樓，巍然高聳。方城為正方形之磚台，其下為圜券甬路，內設階級以達城上明樓。甬道北端置琉璃照壁，照壁後即下通地宮之羨道入口也。明樓形制如碑亭，重檐九脊頂，樓身磚砌，貫以十字穹窿，中樹豐碑曰『成祖文皇帝之陵』。樓後土阜隆起為寶頂，周以磚壁，上砌女牆，為寶城。

地宮結構，文獻無可徵，實物亦未經開掘調查，尚不悉其究竟，但清代諸陵現存圖樣頗多，其為模倣明陵地宮之作，殆無疑義，亦可籍以一窺明代原型之大畧也。

長陵以南，為長七公里餘之神道。其最南端為石牌坊（第一三七圖），五間十里樓，嘉靖十九年（公元一五四〇）建。次為大紅門磚砌三洞，單檐九脊頂。建造年代待考。次為碑亭，及四華表，再次石



石柱二，石人石獸三十六軀，均宣德十年（公元一四五三）建。自石柱至最北石人一對，全長幾達八百公尺，兩側巨像，每四十四公尺餘一對對立，氣象雄偉莊嚴。無與倫比。次為欞星門，俗呼龍鳳門，門三間並列，石製，更次乃達陵門。

十三陵之中以長陵規模為最大，保存亦最佳，民國二十四年曾由北平市政府修葺，其他各殿宇多已圯毀，設不及早修葺，則將成廢墟矣。

## 四、明代佛塔及其他磚石建築

明代佛塔建築，胥以磚石為主，木材因易變毀，已不復用以建塔矣。有明一代，其佛塔之最著者，莫若金陵報恩寺琉璃寶塔；不幸毀於太平天國之亂，至今僅存圖繪。據海關報告（註八）塔高英尺二七六呎七吋強，約合八四·五〇公尺。塔經始於明永樂十年，至宣德六年（公元一四三一）訖工，歷十九年告成；八面九級，外壁以白磁磚合甃而成，現存佛塔之型制約略相同者，為廣聖寺飛虹塔。

飛虹塔（註九第一三八及一三九圖）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木構殿堂，已於元代木構中叙述。其前殿之前，正中線上之琉璃塔，則為佛塔中之極特殊者。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級，全部磚砌，而壁之柱額斗栱椽檐等，則以琉璃磚瓦鑲砌，並飾以多數佛像，外觀至為華麗。塔最下層繞以木廊，自第二層以上，塔身逐層收分，其收分起點甚低，收率不遞加各層檐角亦不翹起；故其輪廓梗槪，無卷殺圜和秀麗感。塔內最下層供極大釋伽坐像一尊，如應縣佛宮寺木塔之制，其下層藻井作穹窿式，飾以纖細斗栱。塔內階級結構，於通常用半樓台（Landing）之處不作樓台，而使升降者邁空跨上次一段階級（第一三九圖），雖非安全善策，但在各種限制之下，亦可見設計人之巧思也。志稱塔建於北周，永樂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重修，塔上琉璃多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年號，疑即現存塔之建造年代也。

真覺寺金剛寶塔（註十第一四〇圖），寺在北平西直門外，俗稱五塔寺，今寺毀僅塔存，永樂間『西番班廸達來貢金佛，建寺居之，

寺賜名真覺。成化九年（公元一四七三）詔寺準中印度式建寶座。累石台五丈，藏級於壁，左右蝸旋而上。頂平為台，列塔五，各二丈。』（註十一）今塔下石台之外壁，最下承以須彌座，上劃為五層，各層以檐為界，龕列佛像，上冠以女墻，南面正中砌為券道，高等於須彌座及下兩層，通內部階級可『左右蝸旋而上，台頂，台上五塔，平面均方形，為單層多檐塔，檐十一層。除五塔外，台上正中南部尚有亭形小殿，重檐下檐方，上檐圓，為階級上端之出入口，塔於民國二十四年經故都文物整理委員會重修。

雲南昆明縣妙湛寺亦有金剛寶座式塔一座，其上五塔，均為五瓶形塔，天順間（公元一四五七至一四六四）所建也。

慈壽寺塔（註七第一四一圖）在北平阜城門外八里莊，寺為明慈聖太后所建，萬曆四年興工，至六年（公元一五七八）完成，塔亦同時建，今寺已毀，僅塔屹立，塔平面八角形，立於高基之上，基上塔身，上出密檐十三層。其基於土襯之上作須彌座，須彌座上施斗栱平坐及勾欄，更上乃施仰蓮兩重，仰蓮之上乃立塔身，其全部形制為模仿遼塔之作，其藍本即為附近之天寧寺塔，殆無可疑。但就各部細節觀之，其異於遼構之點頗多，如須彌座各層出入之減少，勾欄之每版用一望柱，仰蓮瓣之小而密，塔身之低矮窗之用圓券，闌額之用兩層斗栱之纖小，均其區別之較著者也。

五台山塔院寺塔（註七第一四二圖）塔院寺為今五台山之中心建築，其塔屹立台懷中，為五台最顯著之建築。相傳寺原有阿育王舍利塔及文殊雙塔，今塔則明萬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所重建也。塔為巨大之瓶形塔。下為雙層須彌座，其平面為每面『出軒』兩層之亞字形，其上為覆蓮及寶瓶；寶瓶上部較下部僅大少許，其上塔脖子平面亦出軒。十三天則下徑甚大，收分緩和，最上金屬寶蓋，較十三天挑出甚少；最上之寶珠，則又為金屬之瓶形塔一座也。

此塔與北平妙應寺塔相較，雖同屬一型，但比例較之畧為緊促，故其全部所呈現象，較為舒適穩妥。



永祚寺大雄寶殿及雙塔（註七）山西太原永祚寺俗呼雙塔寺，志稱寺塔均建於明萬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七）。其雙塔及大雄寶殿均為建築史研究中之有趣實例。

一、雙塔（第一四三圖），平面八角形，均十三級高度亦相若，驟觀似完全相同而實則區別頗多，其最大之區別，則在南塔收分圜和逐層收分度遞加，輪廓清秀柔和，而北塔則每層收分均等，其輪廓生澀，缺乏秀麗之感。兩塔均以斗栱承檐，其斗栱頗為繁複，每華栱一跳施橫栱兩列，一列在跳頭，如通常斗栱之制，但在栱眼之上更施栱一列，則尚為初見也。南塔第二第三第四三層周作平坐，僅疊澁無斗栱。北塔則無平座焉。

二、大雄寶殿及其東西配殿（第一四四及一四五圖）全部以磚砌成，其結構法為明中葉以後新興之樣式，殿平面長方形，下層表面顯五間，每間第一券；而實際則為縱橫三券並列而成。其中部三間，實為一縱列之大券筒，（Barrel Vauit）其中軸線與殿之表面平行，而表面所見之三券乃與大券正角穿交（penetration）之三小券也。至於兩梢間則為與大券成正角之小券洞。由前達後。上層僅三間，深廣均遜於下層，其當心間為正方形穹窿，兩梢間則為兩橫券。

殿之外表以磚砌出柱額斗栱椽檐全部模仿木構，至為忠實，惟因材料關係，出檐畧短促。正殿兩側配殿，單層五間，其結構與外觀均與正殿同取一法者也。

我國用券之始，雖遠溯漢代，然其應用，實以墓藏為主。其用於地面，雖偶見於橋梁及磚塔之門窗，然在宋代，城門仍作梯形，其用作殿堂之結構，則明中葉以後始見也。考嘉靖十四年（公元一五三五）葡租我國澳門，同年耶蘇会成立，至於萬曆十五年，利瑪竇至南京以後，而耶蘇會之勢力乃浸入全國上下。時在歐洲適為文藝復興全盛時期，其殿堂之結構，多以券洞穹窿為主，為外觀上則以磚石模仿古代木構形制，與明末驟然出現之無梁殿，在結構上及外觀設計之方法，其原則完全相同，似非偶然之現象。其間蛛絲馬跡，可引起研究者之

注意也。

南充廣恩橋（註五）四川南充縣西門外廣恩橋，俗稱西橋。東西七孔，皆半圓劵。劵之淨跨約十一公尺。橋面寬九尺餘，規制宏巨，巍然壯觀。縣志載宋嘉定舊橋，毀於明嘉靖間，其舊址在今橋之南；今橋則萬曆六年所重建，至八年（公元一五八○）訖工，橋後世累經修改，恐萬曆原狀，或已有改變處矣。

濟美橋（註二十）河北趙縣，除著名之大石橋小石橋外，在宋村附近，尚有明代石橋一座，橋劵下有嘉靖二十八年（公元一五四九）題字，是橋之建當在是年以前也，橋四孔而共有五劵。居中兩孔劵大，兩端兩孔劵小，而在兩劵之間又施一小劵，成為空撞劵之制，其樣式雖與大石橋不同，而其用空撞劵之法，則一也。

萬里長城（第一四六圖）自秦始皇以來。萬里長城雖經曆代重修，然均為版築土垣而已。自明初北逐胡元，深感北方邊防之重要，自太祖以降，曆代修築，山西河北兩省境內，陸續甃以磚石，遂型成今日東段長城之外觀。今河北省居庸關，南口，及山海關附近，皆明代所修築也，城垣下厚約七八公尺，頂厚約五六公尺，高度七、八、九公尺不等，牆上女牆，高與人埒，每距百公尺許設墩台，較城垣高出約三四公尺不等。今墩台似較城垣年代稍古；蓋長城初為土築，甃磚之始，先甃墩台，其後始次第甃及城垣也。

註一　劉敦楨，梁思成，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三四期。

註二　劉敦楨測繪未刊稿。

註三　劉敦楨，明長陵，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二期；北平市工務局，明長陵修繕工程紀要。

註四　劉敦楨，北京護國寺殘蹟，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二期。

註五　劉敦楨，梁思成等測繪；劉敦楨西南建築圖錄。

註六　梁思成曲阜孔廟建築及其修葺計劃。



註七　梁思成測繪未刊稿。

註八　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塔志。

註九　梁思成林徽因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三期。

註十　楊廷寶測繪。

註十一　帝京景略。

註十二　梁思成趙縣大石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一期。

註十三　單士元明代營造史料，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二期。

## 第四節　清代實物

清代建築現存者多，雖經二百餘年之長期間，結構方面變化極微，蓋因數千年來，變化已達極點，又因工程做法之刊行，遂呈滯定狀態。故此期實物，其堪注意之點乃在其類別及全局之布置，茲就實物大致分論之。

### 一、宮殿

北平故宮（註一註二），現存清代建築物，最偉大者莫如北平故宮，清宮規模雖肇自明代。然現存各殿宇，則多數為清代所建，今世界各國之帝皇宮殿，規模之大，面積之廣，無與倫比。

故宮四周繞以高厚城垣，曰紫禁城。城東西約七百六十公尺，南北約九百六十公尺，其南面更伸出長約六百公尺寬約一百三十公尺之前庭。前庭之最南端為天安門，即宮之正門也。天安門之內，約二百公尺為端門，橫梗前庭中，又北約四百公尺，乃至午門，即紫禁城之南門也。

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軸線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為中心。朝會大典所御也。（第一四七圖）三殿之後為內庭三宮，乾清宮，交泰宮，坤寧宮，更後則為御花園。中軸線上主要宮殿之兩側，則為多數次要宮殿。此全部宮殿之平面布置，自三殿以至

後宮之任何一部分。莫不以一正兩廂合為一院之配合為原則，每組可由一進或多進庭院合成。而紫禁城之內，乃由多數庭院合成者也。此庭院之最大者為三殿，自午門以內，其第一進北面之正中為太和門，其東西兩廂則左協和門，右熙和門，型成三殿之前庭。太和門之內北為太和殿，立於三層白玉石陛之上，東廂為體仁閣，西廂為弘義閣，各殿閣間綴以廊屋，合為廣大之庭院。與太和殿對稱而成又一進之庭院者，則保和殿也。保和殿與太和殿同立於一崇高廣大之工字形石陛上，各在一端，而在石陛之中則建平面正方形而較矮小之中和殿，故其四合庭院之形制，不甚顯著，其所予人之印象，竟使人不自覺其在四合庭院之中者，然在其基本布置上，仍不出此範圍也。保和殿之後則為乾清門，與東側之景運門，西側之隆宗門，又合而為一庭院。但就三殿之全局言，則自午門以北，乾清門以南實際上又為一大庭院，而其內更劃分為四進者也。此三殿之局，蓋成古代前朝後寢之制，殆無可疑。但二者之間加建中和殿者，蓋金元以來柱廊之制之變相歟。

乾清門以北為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即內庭三宮是也。乾清宮之東西廂為端凝殿與懋勤殿，坤寧宮之東西廂為景和門與隆福門。坤寧宮之北為坤寧門，以基化門端則門為其兩廂。其全部布署與外朝三殿大致相同，但具体而微。

除三殿三宮外，紫禁城內，尚有自成庭院之宮殿約三十區，無不遵此『一正兩廂』之制為佈置之基本原則。內庭三宮之兩側，東西各為六宮；在明代稱為『十二宮』，滿清之世畧有增改，以致不復還相對稱者，可謂為後宮之各『住宅』（*Apartments*）各院多為前後兩進，羅列如棋盤，但各院與各院之間，各院與三宮之間，在設計上竟無任何準確固定之關係。外朝東側之文華殿與西側之武英殿兩區，為皇帝講經藏書之所。紫禁城之東北部，東六宮之東，為寧壽宮及其後之花園，為高宗禪位後所居，其後慈禧亦居焉。此區規模之大，幾於乾清宮相埒。西六宮西之慈寧宮，壽康宮，壽安宮，均為歷代母后所居。

就全局之平面布置論。清宮及北京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為正中之南北中軸線，自永定門正陽門，穿皇城、紫禁城，而北至鼓樓，在長逾七公里半之中軸線上，為一貫連續之大平面布局（Grand plan）自大清門（明之大明門，今之中華門）以北以至地安門，其布局尤為謹嚴，為天下無雙之壯觀。惟當時設計人對於東西貫穿之次要橫軸線，不甚注意，是可惜耳。



清宮建築之所予人印象最深處，在其一貫之雄偉氣魄，在其毫不畏懼之單調，其建築一律以黃瓦紅墻碧繪為標準樣式（僅有極少數用綠瓦者），其更重要莊嚴者，則襯以白玉階陛，在紫禁城中萬數千間，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齊嚴肅，氣象雄偉，為世上任何一組建築所不及。

三殿　外朝三殿為紫禁城之中心建築，亦即北京城全局之中心建築也。三殿及其周圍門廡之平面布置已於上文畧述，今僅各個分別畧述之。

一、太和殿，平面廣十一間，深五間，重檐四阿頂，就面積言，為國內最大之木構物（第一四八圖）。殿於明初為奉天殿，九楹，後改稱皇極殿，明末毀於李闖王之亂。順治三年重建，康熙八年又改建為十一楹，十八年災，今殿則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所重建也。殿之平面，其柱之分配為東西十二柱，南北共六行，共七十二柱，排列規整無抽減者，視之宋遼諸遺例，按室內活動面積之需要而抽減或改變其內柱之位置者，氣魄有餘而巧思則遜矣。殿階基為白石須彌座，立於三層崇厚白石陛上，前面踏道三出，全部鐫各式花紋，彫工精絕。殿斗栱下檐為單抄重昂，上檐為單抄三昂。斗拱在建築物全體上，比例至為纖小：其高尚不及柱高之六分之一；當心間補間鋪作增至八朵之多。在梁枋應用上，梁栿斷面幾近乎正方形，闌額既厚且大，其下更輔以由額，其上僅承托補間鋪作一列，在用材上頗不經濟，殿內外木材均施彩畫，金碧輝煌，莊嚴美麗（第一四九圖）。世界各系建築中，惟我國建築始有也。

二、中和殿，在太和殿與保和殿之間，立於工字形三層白玉陛中

部之上。其平面作正方形，方五間單簷攢尖頂，實方形之大亭也。殿階基亦為白石須彌座，前後踏道各三出，左右各一出，亦均彫鏤，隱出各式花紋，殿斗拱出單抄雙昂，當心間用補間鋪作六朶。殿四面無壁，各面均安格子門及檻窗。殿中設寶座，每遇朝會之典，皇帝先在此升座，受內閣，內大臣，禮部等人員行禮畢，乃出御太和殿焉。殿建於順治三年（公元一六五〇），以後無重建紀錄，想即清初原構也。

三、保和殿　為三殿之最後一殿，九楹，重簷九脊頂，為明萬曆重建建極殿原構。已詳前節，茲不贅述。

清宮殿屋不下千數，不能一一敍述，茲謹按其型類各舉數例：

四、大清門　明之大明門，即今之中華門也。為磚砌券洞門，所謂『三座門』者是也。其下部為雄厚壁體；穿以筒形卷三；壁體全部塗丹，下段以白石砌須彌座，壁體以上則為琉璃斗拱，上覆九脊頂。此類三座門，見於清宮外圍者頗多。今中華門或即明代原構也。

五、天安門　於高大之磚台上建木殿九間，其磚台則貫以筒形卷五道。磚台全部塗丹，下為白石須彌座。其上木構則重簷九脊頂大殿一座。端門，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皆屬此式而畧小，其券道則外面作方門，且僅三道而已。

六、午門　亦立於高台之上，台平面作凵字形。中部闢方門三道。台上木構門樓，乃由中部九間，四角方亭各五間，及東西廡各十三間，並正樓兩側廡各三間合成。全部氣象莊嚴雄偉，令人肅然。當年高宗平定準噶爾御此樓受獻俘禮，誠堂皇上國之風，使藩屬望而生畏也。

七、太和門　由結構方面着眼，實與九間重簷九脊頂大殿無異，所異者僅在前後不作牆壁格子門。而在內柱間安板門耳。故宮內無數門屋。大小雖或有不同，而其基本形制則與此相同也。

八、體仁閣弘義閣，九間兩層之木構，其下層周以腰簷，上層為單簷四阿頂。平坐之上周立擎簷柱。兩閣在太和殿前，東西相向對峙。此外延春閣，養性齋，南海之翔鸞閣，藻韻樓，北海慶霄樓，皆此型也。



九、欽安殿　在神武門內御花園。頂上平用四脊四角吻，如重簷不用上簷，而祗用下簷者，謂之盝頂。

十、文淵閣（註三第一五〇及一五一圖），在外朝之東，文華殿之後，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仿寧波范氏天一閣建，以藏四庫全書者也。閣兩層，但上下兩層之間另加暗層，遂成三層；其平面於五間之西端另加一間以安扶梯，遂成六間，以應易大衍鄭注『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義。外觀分上下二層，立於階基之上，下層前後建走廊腰簷，上層欄窗一列，在下層博脊之上，在原則上與天一閣相同。然其全體比例及大木結構皆為工程做法則例官式做法，屋頂不用硬山而用九脊頂，尤與原範相差最甚也。

十一、雨華閣　為宮內供奉佛像諸殿閣之一。閣三層，平面正方形，但因南端另出抱厦，遂成長方形，南北長而東西狹。第一層深廣各三間，並前抱厦深一間，東西另設遊廊，第二層深廣各三間；第三層則僅一間而已。閣各層簷不用斗拱，柱頭飾以蟠龍，最上層頂覆金瓦。其形制與北平黃寺，熱河行宮諸多相似之點，為前代所無，蓋清代受西藏影响後之特殊作風也。

北京清宮其他殿堂無數，限於篇幅，茲不詳論。

瀋陽故宮，在遼寧瀋陽城內。建於清初，規模狹隘。其外朝佈置無三殿之制，僅於廣庭北端正中建八角形殿曰大政殿，其兩側沿廣庭之東西各立亭十。內庭宮室則視北平民間豪富府第且有遜色。

## 二、苑囿離宮及庭園

一、西苑　西苑在北平皇城內紫禁城之西就太液池環築，分為南海，中海，北海三部。自金元明以來，三海即為內苑。清代因之屢世增修，現存建築均清代所建。池之四周散布多數小山，北海之中一島曰瓊華，南海一島曰瀛台。其建築則依各山各島之地勢而分布之。而各組建築物布置之基本原則，則仍以一正兩廂合為一院之基本方式為主，而稍加以變化。

南海布置以瀛島為中心，因島上小山形勢，作為不規則形之四合

院，樓閣殿亭，與假山楊柳互相輝映，至饒風趣，島上建築大多建於康熙朝。清末光緒帝曾被囚於此，民國初年袁世凱以中南海為總統府，而瀛台則副總統黎元洪所居也。

南海與中海之間為寬約一百餘公尺之隄，其西端及西岸相連部分，有殿屋三四十院，約數百間，其中以居仁堂懷仁堂為主。殿屋結構頗為簡樸，如民居之大者植以松柏楊柳，玉蘭海棠，清幽雅馴，誠可為遊戲之所，民初總統府所在也。

中海東岸半島上為千聖殿，萬善殿佛寺及其附屬廡屋等，頗為幽靜，西岸紫光閣崇樓高峻，為康熙試武舉之所。

北海在三海中風景最勝，其南端一半島，介於北海中海之間。築作團城，其上建承光殿即金之瑤光臺也，自半島之西，白石橋橫達西岸，為金鰲玉蝀橋。在半島之北隔水相望者為瓊華島，有石橋可達，橋面曲折，頗饒別趣。島上一山，高約三四十公尺，永安寺寺門與橋頭相對，梵宇環列，直上山顛為白塔。塔為瓶形塔，建於清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其址即今之廣寒宮也。瓊華島山際尚有仙人承露盤等勝，蓋漢以來宮苑中之傳統點綴也。島之北面長廊繞之，廊之正中曰漪瀾堂其樓曰遠帆樓，長廊以外更繞以白石欄楯，長幾達三百公尺，隔岸遥瞻至為壯觀。太液池北岸西部為闡福寺，大西天等梵宇。其中萬佛樓全部琉璃磚砌成，其外形模仿木構形制，為雙層大殿，廣五間下層作腰檐，上出平坐，上層則重檐九脊頂。

北海北岸諸單位中，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鏡清齋（註十四第一一五二至一五四圖今亦稱靜心齋）。其全局面積長僅一百十餘公尺，廣七十餘公尺，地形極不規則，高下起伏不齊，作成池沼假山，堂亭廊閣，棊布其間，綴以走廊，極饒幽趣，其所予人之印象，似面積廣大且純屬天然者。然而其中各建築物雖打破一正兩廂之傳統，然莫不南北東西正向；雖峯峦池沼勝景無窮，然實布置於極小面積之內，是均驟睹者所不覺也。園內建築大多成於乾隆二十三年（公元一七五八），惟疊翠樓則似較晚。



二、圓明園（註四第一五五圖）　圓明園之『實物』，今僅殘址廢墟而已。圓明園與其毗連之長春園，萬春園，稱曰三園，其中建築物一百四十餘組，統轄於圓明園總管大臣，實際乃一大園也。三園之中圓明園最大，其中大多數建築於乾隆一朝；長春及其北部之意大利 *Barogue* 式建築（第一五六及一五七圖）亦同時所建。咸豐十年（公元一八六〇）英法聯軍破北京，先掠三園；後因清政府浮留議和使臣，虐待致死，於是英軍派密切爾 *Sir John Mitchel* 所部及騎兵團赴園加以有系統之焚毀破壞，百餘處建築之得倖免者，僅十餘處而已。

三、園設計最基本之部份乃在山丘池沼之布置，其殿宇亭榭則散布其間。在建築物成組之平面上，雖仍重一正兩廂均衡對稱，然而變化甚多。例如方壺勝境，其部臨水，三樓兩亭，綴以廻廊，而正樓之前，又一亭獨立，其後則一樓五殿合為一院，均非傳統之配置法，又如眉月軒，問月樓，紫碧山房，雙鶴齋諸組，均隨地勢作極不規則之隨意布置。各個建築物之平面，亦多新創形式者；如清夏齋作工字形，涵秋館略如口字形，澹泊寧靜作田字形，萬方安和作卍字形，眉月軒之前部作偃月形，湛翠軒作曲尺形，又有三捲、四捲、五捲等殿。然就園庭布置之觀點論，三園中屋宇過多，有害山林池沼之繳，恐為三園缺點耳。

園內殿宇之結構，除安佑宮，舍衛城，正大光明殿外，鮮用斗栱，屋頂形狀僅安佑宮大殿為四阿頂，其餘九脊頂，硬山（不厦兩頭），挑山（厦兩頭），咸作捲棚式，不用正脊，一反宮殿建築之積習，而富於遊玩趣味。此外亭榭、遊廊橋梁、以至船艇水床之屬，莫不形式特異，爭妍鬥奇。蓋高宗之世，八方無事，物力殷闐，為清代全盛時期。除三園外，同時復營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清漪園（後改名頤和園），謂之三山，土木之盛莫此為甚。

長春園北部之意大利後期文藝復興式建築（註五第一五六及一五七圖）其內部平面布置如何，已頗難考；但在外觀言，其比例權衡，不臻上品，但彫飾方面如白石雕柱及其他欄楯壁版等，頗極精緻；以

琉璃料作各種歐式紋飾，亦為有趣之產品，除各地教堂外，我國最初期之洋式建築，此其最重要者也。

三、熱河行宮，熱河承德縣之避暑山莊康熙四十二年清聖祖所肇建，就天然風景區而型成者也。其行宮境界繞以石垣，垣石皆不規則形，即所謂『虎皮石牆』者，石垣界限亦不甚規則，隨地勢彎曲起伏全部極饒自然趣味。園中『敞殿飛樓，平台奧室，咸各因地勢任天趣，不崇華飾，妙極自然』，（註六）蓋與圓明園略同其趣者也。

園南門麗正門之內為澹泊誠敬殿及其附屬殿屋，為山莊之正殿。清帝接見藩王等多在此，此部之後，以湖為設計中心，湖四周岡峦環抱有三十六景之勝。其中如芝經雲堤，由澹泊誠敬後萬壑松風之北。長堤蜿蜒直渡方洲，堤左右皆湖中架木為橋，橋兩端各樹一坊，蓋仿西湖風景也。湖北岸之萬樹園，高宗屢賜宴諸藩王處。西峪風景清幽，高宗所最愛幸。

民國初年，以行宮為熱河都統公署，保存尚佳。迨自東北軍湯玉麟部駐防以後，以行宮為省政府，殿宇裝修，胥供焚料，數百年古樹，任意砍伐，舊日規模破壞殆盡矣。

四、頤和園　北平西郊現存唯一完整之清代苑園，清末慈禧太后就清猗園所改建也。園環昆明湖作。其主要建築均在湖北岸萬壽山上及山麓，園之大宮門在山之東焉，入門為仁壽殿為園之正朝，自殿後樂壽堂，長廊里許，沿湖岸至山之南，為排雲殿。山南面累石為擱土墻成高約百公尺之高台，上建八角三層四檐之佛香閣，為全景重心所繫。閣後山巔琉璃磚砌萬佛樓，曰衆香界，則山之最高處也。山麓各部庭院棋布，不如排雲殿及其前後殿宇之正整拘謹，而較富隨意之趣。例如諧趣園，園中小池似天然，累石為岸，小榭數曲，跨臨池上，清幽盡緻為頤和園中最秀麗之一組也。

萬壽山之背面，沿山作西藏式石樓，與前山迥異其趣，松林蜜茂，曲徑蜿蜒，尤富山林景色。山北麓下小溪彎曲，俗呼蘇州河，極為幽靜。



湖之南岸為龍王廟於小島上架石橋十九孔以達之，雖亦壯觀，然附近濯濯無樹，遂索然無味矣。

慈禧以海軍經費挪建此園，雖海軍未建，但尚得此園，為今日民衆遊觀之所，猶善於一無所成也。

北方諸苑園，在布置取材方面，多以明末清初江南諸園為藍本。今京滬鐵路沿綫各縣，名園甚多，如蘇州怡園，拙政園，獅子林，汪園，羡園等，皆其名例。獅子林傳出至元倪瓚手，但經後世竄改，殊不類瓚生平疏落之作風。汪園面積不足一畝，而深谿洞壑，落落大方。相傳乾隆間蔣楫所建。木瀆鎮嚴氏羡園面積頗廣，區劃院宇。軒廳結構，廊廡配列，以至門窗欄檻，新意層出，不落常套；而其後部小池，上跨石梁，僅高出水面數寸，池周湖石錯布，修木蘿叢，深淺相映，尤為幽絕（第一五八圖），大抵南中園林，地不拘大小，室不拘方向，牆院分割，廊廡分割，或曲或偏，隨宜施設，無固定程式。其牆壁以白色灰色為主，間亦塗抹黑色，其間配列漏窗，雅素明淨，能與環境調和。其木造部份，多用橙黃褐黑深紅等暗幽色彩，故人為之美，清幽之趣，並行不背也。（註七）

三、壇廟

滿清壇廟建築，多沿宋明之舊，天安門之內，午門之外，東為太廟，西為社稷壇。外城永定門內，東為圜丘（亦稱天壇），西為先農壇，方澤（地壇）在安定門外。日壇在朝陽門外東郊；月壇在阜城門外西郊。孔廟及太學與城中最大之喇嘛寺雍和宮均在安定門內。皆京城之重要壇廟也。其大多數壇廟之布置。均以前朝後寢為定則。其祭祀之禮，舉行於前面之壇或殿中，其後殿則為安奉神位之所。凡遇大祀則迎神位至前壇或殿受禮焉。玆僅舉數例：

一、天壇　天壇建築可分為兩組，圜丘在前，祈年殿在後。圜丘為祭天之所，為壇三層，其平面圓形，蓋以象天也，壇全部白石砌成，每層均周以欄楯，四面均出踏道九級。上層徑九丈（營造尺），下層徑二十一丈，共高約一丈六尺。壇之四面繞以矮垣，曰壝，每面設欞

壘門三道。其北門之北為皇穹宇，為一平面圓形單簷之小殿，蓋平時安奉上帝神位之殿也。遇祭典則迎神位置於圜丘之上受祭，禮畢則又回置皇穹宇中。殿立於白石高基之上；其南面闢門，其他三面均甃以磚壁。頂蓋藍色琉璃瓦，頂尖據以金頂。殿前左右為東西廡各五間，此外尚附有神庫神廚等建築焉。圜丘初建於明代，較今存者較小較高，清初仍之，今壇則乾隆年間所改建也。皇穹宇於明代本重簷，乾隆八年改建，始成今制焉。祈年殿（第一六〇圖）在圜丘之北，祈穀之所也；在明本稱大享殿，至乾隆十六年始改今名。祈年殿之後為皇乾殿，平時安奉上帝及配祀諸帝神位。祈年殿平面圓形，簷三重。上安金頂，立於三層圓壇之上。其壇之制略如圜丘，而徑較大，殿用內外柱二週，各十二柱，中更立龍井柱四，圓週十二間均安格扇門，無磚壁，皇乾殿五間。單簷四注頂，立於單層石基之上，基四週亦繞以石欄。祈年殿本明建，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毀於雷火，翌年重建，即現存殿是也。皇乾殿及祈年殿前之祈年門，則尚為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一五四五）竣工之原構。祈年殿及圜丘兩組，外復繞以繚垣，垣內古栢蒼茂，為今日北平公園之一。

二、社稷壇　在天安門內之西側，祀大社大稷。其壇方形，兩層白石砌成，無欄楯彫飾；其上層以五色土辨方分築，其四面繞以壝；每面立欞星門。壝北門之北為拜殿五間，又北享殿五間，均明代遺構也。民國以來，闢社稷壇為公園，其享殿即今稱中山堂者是也。

## 四、陵墓

清代陵墓，分布四區，其在關外者二區，在遼寧省新賓縣及瀋陽縣。入關後，別為東西二陵。東陵在今河北省興隆縣昌瑞山，西陵在河北省易縣永寧山下。東陵葬順治、康熙、乾隆、咸豐、同治諸帝及后妃；西陵則雍正、嘉慶、道光、光緒諸帝及后妃葬焉。

清代陵墓之制，大體襲明陵舊規，然亦略有新猷。寶頂除平面作圓形外，尚有兩側作平行直線，兩端作半圓形者。其在寶頂與方城之間，另設半月形天井，謂之月牙城者，非明代所有。至如瀋陽昭陵、



福陵，陵垣高厚如城垣，上施垛堞，建角樓，尤為罕見之例。故清陵雖遵守明陵舊規，但局部上則頗多出入之處。至於地宮結構，雖歷代陵墓未經發掘，又無文獻可徵，難求究竟；惟清陵地宮，則因尚有樣式房雷氏圖樣及各陵工程案冊可考，故所知較詳，其地面全部布置關內關外畧有不同。瀋陽昭陵及西陵泰陵，可為兩式典型作品。

昭陵（註八第一六一圖）在遼寧瀋陽縣城北，為清太宗皇太極之陵。其陵地繞以圍牆兩重，外牆南面正中闢門，門外為牌樓及值房數間。門內為神道，兩旁列華表及走獸共七對；其北正中為碑亭，亭北兩旁又列華表一對，又北為朝房，東西各二間，又北則內牆，南面正中隆恩門也。內牆制如城牆，上施垛堞，隆恩門制如城門，城牆四隅建角樓，其方城明樓則與隆恩門遙相對立。隆恩門之內，左右有東西配樓，更北為東西配殿，正北居中則隆恩殿，殿後及方城明樓也。內牆北壁之外為圓城寶頂，但圓城之前，方成明樓之後，有新月形小院，曰月牙城。寶頂之後，土山廻抱，為人造假山，即所謂隆業山也。

昭陵之布置，頗為奇特，其可注意者有下列諸點：

一、陵地全部繞以圍牆，並隆業山及神道亦在牆內。

二、內牆作城牆形並施垛堞，建城樓角樓。

三、月牙城之制，為明代所無，開清陵特有之例。

四、其神道兩側石獸自南而北，每對間之距離遞減，其東西朝房之布置亦如之，故東側者西向微偏南，西側者東向微偏南，成為不明顯之八字形。此或因神道短促，故藉此以增進透視感覺，以予人以深長之幻象歟。

泰陵（註九第一六二圖）泰陵為清世宗（雍正）之陵，在河北易縣西永寧山，西陵之中心部分也。陵之最前為五孔石橋，次石牌坊三座，皆五間六柱十一樓，氣概雄偉。（第一六三圖）橋北下馬碑二，石獸二，其後大紅門三洞，單簷四柱；門內東側為具服殿，門北小橋三孔，橋北為聖德神功碑亭，方五間，重簷九脊頂；亭旁四隅各建白石華表。亭北又為橋一座，七孔。次為石望柱、獅、象、馬、文臣、

武臣、各二。文武臣像衣冠甲冑均為清式，獅象等體格矮小，氣魄遜明陵甚遠。神道至此，阻以人造小山，使折東轉北，至龍鳳門三道，門柱梁均石製，夾以琉璃壁。門北又越橋兩座，至泰陵神道碑亭，自大紅門至此約一公里餘，乃至陵之本身。神道兩側喬松羅列，甚為嚴整。

碑亭之北，正中南向者為隆恩門，即陵墻之正門也。門前為大月台，台上東西各列朝房及守護班房。隆恩門五間，闢門三道，單檐九脊頂、立於須彌座階基之上，其前更自有月台。門內正中廣庭之北為隆恩殿，殿前東西配殿。隆恩殿廣五間，深三間，重檐九脊頂，為陵地最巨之建築物。殿階基及其前之月台均繞以白石欄楯，月台前出踏道三道，左右各出一道，台上原列銅鼎、銅鶴、銅鹿、各二，今僅鼎存。

殿後丹垣區隔南北中闢琉璃花門三道，門內為二柱門，如單間牌樓。更北白石祭台，列石五供；再北為方城明樓。方城明樓之後為寶城及其上寶頂。寶城平面圓形，但其前部作成月牙城，濶約為寶城直徑之三分之一，正中有琉璃影壁，正對方城隧道，左右設踏跺，以達城上明樓。寶頂之下即為地宮。自隆恩門左右，陵墻周繞全部陵地，並寶城寶頂包抱於內，其制與明陵同。

諸陵地宮結構，雖未經發掘，但樣式房雷氏圖頗多，可供參考，惜均為嘉慶以後物，然審其體制，以前結構當亦大同小異也。

西陵各陵地宮，除泰陵無圖可考外，見於雷氏圖者，有昌陵（嘉慶），慕陵（道光），崇陵（光緒），及后妃陵墓共六處。就中昌陵（第一六四圖）崇陵規模最巨。地宮全部為磚石券穹窿構成，共計七重。其最外為隧道券二重，閃當券一重；其次罩門券，則地宮之外門也。罩門之內為明堂，其前後貫以門洞券，地宮之前室也。明堂之後為穿堂，以達金券，地宮之正宮，奉安梓宮之所也。罩門，明堂，穿堂，金券四部之上，均覆以琉璃瓦，吻脊走獸俱全，如普通宮殿形狀，其上更覆以灰土。然道光二年，上諭停止地宮覆琉璃瓦，故其後不復



用焉。東陵之定陵（咸豐）定東陵（咸豐兩后）　惠陵（同治），規模布置已均如此，當為清陵中最通行之配置；然如光緒崇陵，更將金券前之穿堂擴大為一室，而將明堂前後門洞券加長，使與穿堂埒則視昌陵似更大矣。

清陵循明舊制，其布置雖大致相同，然亦頗多變化，尤以方城寶城部分為甚。其寶城平面，自半圓形（昭陵）圓形（泰陵）以至短長圓形（景陵、昌陵）以至狹長圓形（孝陵、惠陵、崇陵）均有之。月牙城雖成一主要特徵，然亦有例外，如泰東陵、定東陵、均無月牙城。慕陵簡陋，僅作寶頂，並寶城方城明樓亦無之。定東陵兩后陵左右並列，自下馬碑，碑亭以至寶城寶頂，莫不完備；隔壁相襯，視慕東陵之后妃十七寶頂，擠促共處一地，其儉侈懸殊亦甚矣。至於陵之前部，自隆恩門及其外朝房，守護班房，隆恩殿及其配殿，以至琉璃花門，則鮮有增損焉。

## 五、寺廟

我國寺廟建築，無論在平面布置上或殿屋之結構上，與宮殿住宅等素無顯異之區別，蓋均以一正兩廂，前朝後寢，綴以廊屋為其基本之配置方式也，其設計以前後中軸綫為主幹，而對左右交軸綫，則往往忽略。交軸綫之於中軸綫，無自身之觀點立場，完全處於附屬地位，為中國建築特徵之一。故宮殿寺廟，規模之大者，胥在中軸線上增加庭院進數，其平面成為前後極長而東西狹小之狀，其左右若有所增進，則往往另加中軸線一道與原來有中軸線平行，而兩者之間，並無圖案上之關係，可各不相關焉。清代建築承二千餘年來傳統仍保存此特徵，前所舉宮殿實例，固均如是。至於寺廟亦莫不如是焉。

曲阜孔廟（註十第一六五至一六七圖）闕里之聖廟為我國淵源最古歷史最長之一組建築物，蓋自孔子故宅居室三間，二千餘年來，繁衍以成國家修建，帝王瞻拜之三百餘間之大廟宇，實世上之孤例。孔廟之擴大，至現有規模，實自宋始。歷代屢有增改，然現狀之形成，則清雍正乾隆修葺以後之結果也。廟制前後共分為庭院八進，貫澈縣

城南北，分城為東西二部。前面第一進南面正門通接曲阜縣城南門，作靈星門，其內前三進均為空庭，松柏蒼茂。每進以丹垣區隔南北，正中闢門。自第四進以北，廟垣四隅建角樓，蓋廟地之本身也。其南面正中門曰大中門。第四進之北，崇閣曰奎文，即上節所述明弘治十七年之建築物也。奎文閣之前，庭院之正中，為同文門，與閣同時建，內立漢、魏、齊、隋唐、宋碑十九通。兩側碑亭則民國廿二年所建。庭院左右為駐蹕與齋宿。奎文閣之北，為第五進亭院，有碑亭十三座，計金亭二，元亭二，明清亭九。庭院東西為毓粹觀德二門，為城東西二部交通之孔道。自此以北，乃達廟之中心部分，計分為三路，中部入大成門，至大成殿及寢殿。大成門兩側夜門曰金聲門、曰玉振門，其北兩側為東廡西廡，歷代賢哲神位在焉。大成殿之前，庭院正中為杏壇，相傳為孔子講學之址。寢殿之後更進一院為聖蹟殿，明萬曆間建，以藏聖蹟圖刻石者也。東路南門曰承聖門，為元代遺構；門內為詩禮堂及崇聖祠，祀孔子五代祖先。西路南門曰啓聖門，亦元建；門內為金絲堂及啟聖殿與寢殿，祀孔子父母。此三路以北又合為最後一進，神庖神廚在焉。

孔廟各個建築中，前已畧述金碑亭，元承聖啟聖二門，明奎文閣等，清代所建，則以大成殿為最重要（第一六六及一六七圖）。大成殿平面廣九間、深五間，重檐九脊頂，立於重層石階基之上，階基之前更出月臺，繞以欄楯。殿四週廊檐柱均用石製，其前面十柱均雕蟠龍圍繞，上下對翔，至為雄偉，兩側及後面則為八角柱。其殿身檐柱及內柱則均木製。殿斗栱下檐單抄雙昂，上檐單抄三昂，均為平置假昂。現存殿屋建於清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蓋雍正二年落雷焚燒後重建也。殿階石刻則似明代遺物，大成門在大成殿之南，與奎文閣相對。其平面廣五間深兩間，單檐九脊頂，立於白石階基之上，其前後檐柱均為石柱，當心間兩平柱雕龍如大成殿之制，斗栱重昂，溜金斗栱與大成殿同為清宮式標準樣式。

佛寺　清代佛寺在平面之布置上，多遵明舊制，在中軸線上，最



前為山門，門內庭院中，或於左右設鐘鼓樓，次為天王門（或天王殿），又次為主要殿宇及配殿，在前後各進配殿之間，或以廊屋相聯，如明以前之制。然祇用配殿，不用廊屋，而各層庭院之間，以丹垣區隔者，亦極常見，如通常住宅然，尤以規模較小之寺廟為多，至於結構方面，大致以工程做法則例為主要標準。但在彫刻方面，則北平喇嘛寺，如雍和宮，黃寺等等，時有西藏作風之表現。至若頤和園萬壽山北坡諸寺，與熱河行宮諸寺，均已磚石砌作崇樓，頗似歐式建築，蓋均西藏影響，為明以前所未見也。

六、磚石塔

佛塔　清代建築佛塔之風，雖不如前朝之盛，然因年代較近，故現存實物頗多，且地方為爭取本地功名故，佛塔而外文峯塔遂幾成為每一縣城東南方所必有之點綴矣。

北海白塔，在北平北海瓊華島山巔，（第一六八圖）北平風景線上，最顯著之一塔也。塔雖為佛塔，實為內苑風景之裝飾品，建於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為清代最早佛塔之一。塔作瓶形，下為高大之方須彌座，其上為金剛圈三重，上安塔肚（亦稱寶瓶）。塔肚之正面，作龕如壺門，曰眼光門，塔肚以上為塔脖子，及其上十三天，並圓盤二重，日月火燄等。此式佛塔自元代始見於中國，至清代而在形制上發生顯著之劇變。元塔須彌座均上下兩層相疊，明因之，至清乃簡化為一層，其比例亦甚高大，須彌座以上，元明塔均作蓮瓣以承塔肚，清塔則作比例粗巨之金剛圈三重。元明塔肚肥矮，外輪線甚為圓和，清塔較高瘦梗澁，並於前面作眼光門以安佛像或佛號。元明塔脖子及十三天比例肥大，其上為圓盤及流蘇鐸，更上為寶珠，至清塔則塔脖子十三天瘦長，其上施天盤地盤，而寶珠則作日月火燄。此蓋受蒙古喇嘛塔之影響。而在各細節上有此變動也。

法海寺門塔　北平西山靜宜園之南，有舊法海寺殘址，其寺門之外，砌石為台，下為券門，上立瓶形塔（註十一第一六九圖），清順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〇）所建也。其須彌座平面四出軒，座上不施金剛圈。而代以四層階級形之座。塔肚四面均作眼光門；十三天高瘦

如柱，僅微有收分，較之北平妙應寺元塔，迥異其趣，相傳居庸關上，原因有塔，今已不存，其原狀殆亦與此相似者歟？

大雲寺塔（註八第一七〇圖）山西臨汾縣大雲寺磚塔，清順治八年建。塔平面正方形，高五級，上更立八角亭形頂一層，驟觀似為六層者。最下層內闢方室，於地面作蓮瓣覆盆，上安龐大鐵佛頭，高約六七公尺，以上各層均實心，不可登臨，各層塔身向上遞減，線路方澁，毫無圓和之感。其四角皆作海棠瓣，上砌斗栱承檐，檐出甚短，塔身壁面鑲嵌琉璃隱起佛像，或作方池，或作圓頂淺龕；上三層圓龕上且出小檐一段為飾，最上八角亭，八面且砌八卦。此塔全部樣式為一往佛塔所未曾有，其對於建築部分；亦似缺乏深切瞭解，雖別闢生面，實非建築上品也。

碧雲寺塔（第一七一圖）在北平西山碧雲寺。寺建於元，明代重修，塔則清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所建也。塔為金剛寶座式，形制與北平真覺寺明塔相似，但因地據山坡，且建於重層石台之上，故氣魄較為雄壯。此外就各部細節比較，兩塔不同之點尚多。明塔寶座平面方形，須彌座平面方形，須彌座以上以檐將座身劃分為五層，清塔則平面略作土字形，自下至上，以樣式大小不同之須彌座五座相疊，在圖案上呈現凌亂之象，不如明塔之單純安定，明塔於寶座之上，立方形單層多檐塔五座，前面兩塔之間立上檐圓下檐方之純中國形磚亭；清塔則除五塔之外，其前更列瓶形塔二，其方亭上作半圓球頂，亭上四隅更各置瓶形小塔一，故全部所呈現象，與明塔完全異趣。此塔所用石料為西山旱白玉石，彫工至為精巧，然圖案凌亂，刀法軟弱，在建築與彫刻雙方均不得稱為成功之作。

清代類似此式之塔，尚有北平黃寺塔。塔無寶座，僅於階基之上立瓶形塔，四隅立八角四層塔各一，其瓶形塔之塔肚已失去元明圓和肥碩之曲線，而成上大下小之圓錐體之一段，其十三天兩側彫作流雲下垂，寶頂圓盤則作八瓣覆鐘形西藏喇嘛趣味極為濃厚。

此外各地所建佛塔，其形式以八角形為最普遍，檐出得短，鮮用斗栱。各地所見文峯塔，東南及西南諸省隨地可見，其形制及結構，則與佛塔並無顯著之區別也。



## 七，住宅

住宅建築，古構較少，蓋因在實用方面無求永固之必要，視生活之需，隨時修改重建，故現存住宅，皆近百數十年物耳，在建築種類中，惟住宅與人生關係最為密切。各地因自然環境不同，生活方式之互異，遂產生各種不同之建築。今就全國言，約畧可分為四區；各區雖各有其特徵，然亦有其共徵；請先言其共徵。

各區住宅之主要共徵，平面上為其一正兩廂四合院之布置，在各區中雖在配置之比例上微有不同，然其基本原則則一致也，在結構上，構架方法為各區一致之共徵，在山西雖有磚券結構，晉豫陝黃土地帶穴居之風雖盛，然構架建築仍為其正統方法也。

就各區住宅之特徵言

一、華北及東北區，住宅建築以構架為主，正面闢廣大之門窗面積，因北方地帶，冬季日影甚斜，可以直入室內也。其後面及兩山則甃以厚牆，或土或磚，蓋可以隔絕溫度，冬暖夏涼也。其廂房之位置，鮮有侵至正房之前者，蓋以避免互相防碍冬季陽光之曝取，故其庭院多寬敞方正，北平（第一七一圖）及河北山東東北諸省住宅多如是。北地冬季寒風凛烈，故屋多單層，鮮有樓居者。

二、晉豫陝北之穴居窰居區，黃土地帶居民，每於土崖挖穴，（第一七三圖）其較大之住宅，往往數穴並列，其間闢門相通；較富有者，穴內且甃以磚；乃至地面建築，亦發券作窰居形。窰居之風，山西最為普遍。窰之結構往往以磚券三五並列，券之兩端或甃以磚壁，或隔以門窗，各券之間，又砌小券為門相通。其屋頂或作平台，或葺瓦為檐不等。如太原永祚寺大殿，即此式中規模之較大，而用作佛殿者也。窰居建築亦往往有與構架並用者，或於券前立柱為廊，或以窰為下層，窰頂另立構架屋舍為樓者，構架制度之施用，未因窰居而廢也。

三、江南區　長江以南各省，東自浙江，西至川黔，南及閩粵，大致均有一共同特徵。因氣候較北方溫和，牆壁之用僅求其別内外，避風雨，故多編竹抹灰，作夾泥牆；屋頂亦無須望板苫背，僅於椽上浮置薄瓦已足（第一七四圖）。於是其全部構架，用材皆趨向輕簡，所用構材均比例瘦細。因無須爭取陽光，故窗牖面積較小，而廂房往往置於正房次稍間之前，乃至正房與廂房相聯者；庭院因而狹小，稱為天井焉（第一七五圖）。南方溫暖卑濕少風，故樓居之風亦較盛。浙贛山岳地帶，以石砌牆之民居甚多。（第一七六圖）

四、雲南區（註十二）　雲南地高爽，雖遠處南疆，氣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築乃兼有南北之風。其平面布置近於江南形式，然各房配合多使成正方形，稱『一顆印』，為滇省建築顯著特徵（註十四第一七七圖）。其平面雖如此拘束，但因樓居甚多，故正房廂房間，因高低大小之不齊，遂構成富有畫意之堆積體（第一七八圖）。在結構方面，仍用構架法，其牆壁多用磚墼，因天清氣朗，宜於彩色之炫耀，故彩畫甚盛；其牆壁顏色亦作土黃色。至於滇西大理麗江一帶，石產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築者亦多。山林區中井榦式木構屋與北歐及美洲之 logcabin 酷似，然以屋頂及門窗之不同，仍一望而知為中國建築也。（註十二第一七九圖）

八、橋梁

清代不惟將殿屋之結構法予以嚴格之規定，即橋梁做法，亦制定官式，故北平附近橋梁，凡建於清代者，如蘆溝橋（第一八〇圖）及清宮苑囿中諸橋，皆為此式作品，清官式橋梁以券橋為多，券均用單數，自一孔至十五十七孔不等。其券以兩中心畫成，故頂上微尖，蓋我國傳統之券式也。其三孔以上者，兩券之間作分水金剛牆以承券角，其橋下河床且作擺當裝板，為一種頗不合理之結構，橋上兩側安石欄，形制如殿陛欄楯之法。

然在京師以外，地方或民間所建橋，則無定式。券橋固最為通行，其大者如浙江金華縣金華江橋（註八第一八一圖）長十三巨孔高約十六七



公尺，橋面平闊，工程偉大。四川南充縣西橋，亦類此式而略小。四川萬縣橋一孔如虹，上建小亭，富於畫意。

至於結構殊異之橋，特可注意者，尚有石柱橋及索橋二種。陝西西安附近之灞滻灃三水上橋，（註十五）均以石鼓壘砌為柱，蓋因數千年來，橋屢修屢圮，尤以清初數次修建，均三五年即圮，故道光十三年（公元一八三三）重修灞橋，乃以西安西南四十里之普濟橋為藍本。其基以柏木為樁『石盤作底，石軸作柱，水不搏激，沙不停留』，故建築以來百年，尚鞏固焉。石軸每間六柱並列柱，並列柱中距離為徑之一倍半，其上加石梁一層，梁上更施托木以受木梁。木梁之上乃置枋板，底上石版路面焉（第一八二圖）。滻橋、灃橋、結構與此完全相同，蓋同時所建也。

索橋為西南所特有，其索或竹或鐵，貴州安南縣盤江鐵索橋，為近年滇黔道上行人所熟悉，最近已改建為近代索橋，西康瀘定橋以鐵鍊為索，雲南元江橋以鐵條為索。四川灌縣竹索橋長三百三十餘公尺，全部以竹索為之（第一八四圖），亦我國所特有之結構法也。（註十二）

九、牌坊

牌坊為明清兩代特有之裝飾建築，蓋自漢代之闕，六朝之標，唐宋之烏頭門欞星門演變型成者也。明代牌坊之最著者，莫如河北昌平明長陵之石牌坊，（第一三七圖）亦為現存牌坊最古之例。清代牌坊之制，亦與殿屋橋梁同，經工部制定做法（註十六）其形制以木構為主，木構以柱額構成若干間，額上施斗栱，其上蓋瓦頂。北平正陽門外五牌樓及城内東西四牌樓，大高殿牌樓（第一八五圖），皆此式顯著之例。石牌樓乃以石模仿木牌樓者，因材料之不同，遂產生風趣迥異之比例，如東陵西陵之石牌樓（第一六三圖）皆為此式要例，而以明長陵牌坊為藍本者也。琉璃牌坊在結構上實為磚砌之券門，而在其表面以琉璃瓦砌作牌坊之形以為裝飾者，故在權衡比例上，與木石牌坊實無相同之點（第一八六圖）。江南廟宇民居多喜於門前牆壁以磚

石砌作牌坊形，亦此式之另一表現也。

註一　著者為中央博物院於民國二十四五年間測繪攝影，圖稿現存北平。

註二　劉敦楨，清北京皇城圖考，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二期。

註三　梁思成、劉敦楨，文淵閣實測圖說，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二期）。

註四　劉敦楨，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二、三、四期。

註五　滕固，圓明園歐式宮殿殘蹟。

註六　欽定熱河志。

註七　劉敦楨，蘇州古建築調查報告。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三期。

註八　梁思成，測繪未刊稿。

註九　劉敦楨，易縣清西陵，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三期。

註十　梁思成，曲阜孔廟建築及其修葺計劃，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一期。

註十一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築雜錄。

註十二　劉敦楨，西南建築圖錄。

註十三　王璧文，清官式石橋做法，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四期。

註十四　劉致平，測繪未刊稿。

註十五　劉敦楨，石軸柱橋述要，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一期。

註十六　劉敦楨，牌樓算例。



## 第五節　元明清建築特徵之分析

### 一　建築類型

城市設計　元明清三朝，除明太祖建都南京之短短二十餘年外，皆以今之北平為帝都。元之大都為南北較長東西較短之近正方形，在城之西部，在中軸線上建宮城，宮城西側太液池為內苑。宮城之東西北三面為市廛民居。京城街衢廣濶。十字交錯如棋盤，而於城之正中立鼓樓焉。城中規模氣象，讀馬可波羅行記可得其大概。明之北京，將元城北部約三分之一廢除，而展其南約里許，使成南北較短之近正方形，使皇城之前馳道加長，遂增進其莊嚴氣象。及嘉靖增建外城，而成凸字形之輪廓，並將城之全部磚甃，城中街衢衝要之處，多立轉角樓牌坊等，而直城門諸大街，以城樓為其對景，在城市設計上均為傑作（第一八七圖）。

元明以後，各地方城鎮，均已型成後市所見之規模。城中主要街道多為南北東西相交之大街。相交點上之鐘樓或鼓樓，已成為必具之觀瞻建築，而城鎮中心往往設立牌坊廟宇之前之戲台與照壁，均為重要點綴。

平面布置　在我國傳統之平面布置上，元明清三代僅在細節上畧有特異之點。唐宋以前宮殿廟宇之迴廊，至此已加增其配殿之重要性，致使廊屋不呈現其連續周匝之現象。佛寺之塔，在遼宋尚有建於寺中軸綫上者，至元代以後，除就古代原址修建者外，亦不復見此制矣。宮殿廟宇之規模較大者胥增加其前後進數。若有增設偏院者，則偏院自有其前後中軸綫，在設計上完全獨立，與其側之正院鮮有圖案等關係者。觀之明清實例，尤為顯著，曲阜孔廟，北平智化寺護國寺皆其例也。

至於各個建築物之布置，如古東西階之制，在元代尚見一二罕例，明以後遂不復見。正殿與寢殿間之柱廊，為金代建築最特殊之布置法，（第一〇六圖）元代尚沿用之（第一一〇圖），至明清亦極罕見，而清宮殿中所喜用之构連搭[2]以增加屋之進身者，則前所未見之配置法

也。

就建築物之型類言，如殿宇廳堂樓閣等，雖結構及細節上有特徵，但均為前代所有之類型。其為元明清以後所特有者，個別分析如下：

城及城樓　城及城樓，實物僅及明初，元以前實物，除山東泰安縣岱廟門為可疑之金元遺構外，尚未發現也。山西大同城門樓，為城樓最古實例，建於明洪武間，其平面凸字形，以抱廈向外，與後世適反其方向。北平城樓為重層之木構，其中阜成門為明中葉物，其餘均清代所建。北平角樓及各甕城之箭樓閘樓，均為特殊之建築型類，甃以厚牆，牆設小窗，為堅強之防禦建築，不若城樓之純為觀瞻建築也。至若皇城及紫禁城之門樓角樓，均單層，其結構裝飾與宮殿相同，蓋莊重華貴，以觀瞻為前題也。

磚殿　元以前之磚建築，除墓藏外，鮮有穹窿或筒券者。唐宋無數磚塔除以券為門外，內部結構多疊澁支出，未嘗見真正之發券，自明中葉以後，以筒券為殿屋之風驟興。如山西五台山顯廣寺，太原永祚寺（第一四四圖）江蘇吳縣開元寺，四川峨眉山萬年寺，均有明代之無梁殿，至於清代則如北平西山無梁殿（第一八八圖）及北海頤和園等處所見，實例不可勝數，此法之應用，與耶蘇會士之東來有無關係，頗堪尋味。

佛塔　自元以後，不復見木塔之建造。磚塔已以八角平面為其標準形制，偶亦有作六角形者，僅極少數例外，尚作方形，塔上斗栱之施用，亦隨木構比例而縮小，於是檐出亦短，佛塔之外，輪廓線上已失去其檐下深影之水平重線。在塔身之收分上，各層相等收分，外線已鮮見唐宋之圓和券殺，塔表以琉璃為飾，亦為明清特徵。瓶形塔之出現，為此期佛塔建築一新猷，而在此數百年間各時期亦各有顯著之特徵。元明之塔座，用雙層須彌座，塔肚肥圓，十三天碩大。而清塔則須彌座化為單層，塔肚漸趨瘦直，飾以眼光門，十三天瘦直如柱，其形制變化殊甚焉。

陵墓　明清陵墓之制，前建戟門享殿，後築寶城寶頂，立方城明



樓，皆為前代所無之特殊制度。明代戟門稱祾恩門，享殿稱祾恩殿，清代改祾恩曰隆恩。明代寶城，如南京孝陵及昌平長陵，其平面均為圓形，而清代則自正圓至長圓不等，方城明樓之後，以寶城之一部分作月牙城，為清代所常見，而明代所無也。然而清諸陵中，形制亦極不一律。除寶頂之平面形狀，及月牙城之可有可無外，並方城明樓亦可省却者，如西陵之慕陵是也。至於享殿及其前之配置，明清大致相同，而清代諸陵尤為一律。

清代地宮據樣式房雷氏圖，有僅一室一門，如慕陵者，亦有前後多重門室相接者，則昌陵（第一六四圖）崇陵皆其實例也。

橋　明清以後，橋之構造以發券者為最多，在結構方法上，已大致標準化，至清代而並其形制比例亦加以規定（註一），故北平附近清代官建橋梁，大致均同一標準形式。至於平版石橋，索橋，木橋等等，則多散見於各地，各因地勢材料而異其制焉。

民居　我國對於居室之傳統觀念，有如衣服鮮求其永固，故欲求三四百年以上之住宅，殆無存者，故關於民居方面之實物，僅現代或清末房舍而已。全國各地因地勢及氣候之不同，其民居雖各有其特徵，然亦有其共徵，蓋因構架制之富於伸縮性，故能在極端不同之自然環境下，適宜應用。已詳上文，今不復贅。

牌樓　宋元以前謹見烏頭門於文獻，而未見牌樓遺例。今所謂牌樓者，實為明清特有之建築型類。明代牌樓以昌平明陵之石牌樓（第一三七圖）為規模最大。六柱五間十一樓，惟為石建，其為木構原型之變型，殆無疑義，故可推知牌樓之型成，必在明以前也。大同舊鎮署前牌樓，四柱三間，其斗栱檐橫貫全部，且作重檐，審其細節似屬明構。清式牌樓，亦由官定則例（註二），有木石，琉璃等不同類型，其石牌坊之作法，與明陵牌樓比較，幾完全相同。

庭園　我國庭園雖自漢以來已與建築密切聯繫，然現存實物鮮有早於清初者，宮苑庭園除圓明園已被毀外，北平三海及熱河行宮為清初以來規模；北平頤和園則清末所建，江南庭園多出名手，為清初北

方修建宮苑之藍本。

## 二、細節分析

階基及踏道　元明清之階基除最通常之階基外，特殊可注意者頗多。安平聖姑廟全部建於高台之上（第一一〇圖）較大同華嚴寺善化寺諸例尤為高峻，且全廟各殿，均建於台上，蓋非可作通常階級論也。曲陽北嶽廟德寧殿（第一〇九圖）及趙城明應王殿（第一一一圖）階級比例亦頗高。正定陽和樓之磚台則下闢劵門，如城門之制。（第一〇七圖）明清二代如長陵棱恩殿（第一二九圖）太廟前殿（第一三五圖）及北平清故宮諸殿（第一四八圖）均用三層或重層白石陛，繞以白石欄杆，而殿本身階基亦多作須彌座，飾以彫華，至為莊嚴華麗。至若天壇圜丘，僅臺三層，繞以白石欄杆，尤為純淨雄偉。宮殿階陛之前側各面，多出踏道一道或三道，其居中踏道之中部，更作御路，不作階級，但以石版彫鐫龍鳳雲水等紋，故宮太和門太和殿階陛欄干及踏道之彫飾，均稱精絕。

勾欄　元代除少數佛塔上偶見勾欄，大致遵循遼金形制外，實物罕見，明清勾欄斗子蜀柱極為罕見。較之宋代，在比例上石欄干趨向厚拙，木欄干較為纖弱。營造法式木石勾欄比例完全相同，形制無殊，明清官式勾欄，每版僅將巡杖以下荷葉墩之間鏤空，其他部分自巡杖以至華版僅為一厚石版而已，每版之間均立望柱，故所呈印象望柱如林，與代代勾欄所呈現象迴異，至若各地園庭池沼則勾欄樣式千變萬化，極饒趣味（註三），河北趙縣永通橋上明正德間欄版則尚作斗子蜀柱，及斗子駝峯以承巡杖，有前期遺風，為僅有之孤例。

柱及柱礎（註四）自元代以後，棱柱之制，僅保留於南方，北方以直柱為常制矣。宣平延福寺元代大殿內柱，卷殺之工極為精美，柱外輪綫圜和，至為悅目。柱下復用木櫍石礎，如宋營造法式之例，北地官式用柱，至清代而將徑與高定為一與十之比，柱身僅微收分，而無卷殺，柱礎之上則彫為鼓鏡，不加彫飾，但在各地則柱之長短大小亦無定則，或方或圜隨宜選造。而柱礎之制江南巴蜀率多高起，蓋南



方卑濕，為隔潮防腐計，勢所使然，而柱礎彫刻，亦多發展之餘地矣。

文廟建築之用石柱為一普遍習慣，曲阜大成殿，大成門，奎文閣等等均用石柱，而大成殿蟠龍柱尤為世人所熟識，但就結構方法言，石柱與木合構將柱頭鑿卯，以接受木欄楁之榫頭，究非用石之道也。

門窗（註五）造門之制，自唐宋迄明清，在基本觀念及方法上幾全無變化。營造法式小木作中之版門及合版軟門，尤為後世所常見。其門之安裝，下用門枕，上用連楹，以按門軸，為數千年來古法，連楹則賴門簪以安於門額，惟唐及初宋門簪均為兩個，北宋末葉以後則四個為通常做法，門板上所用門釘，古者僅用以釘門於横福，至明清而成為純粹之裝飾品也。

屋內槅扇所用方格毬紋菱紋等圖案，已詳見於營造法式，為明清宮殿所必用。法式所有各種直欞或波紋欞窗，至清代僅見於江南民居，而為官式所鮮用。清式之支摘窗及檻窗，則均未見於宋元以前。在窗之設計方面，明清似較前代進步焉。江南民居窗格紋樣，較北方精纖纖巧，頗多圖案極精，饒有風趣者。

長春園歐式建築之窗均為假窗，當時歐式樓觀之建築，蓋純為園中「佈景」之用，非以與居遊宴寢處者，故窗之設計亦非為通風取光而作也。

斗栱（註二第四圖）就斗栱之結構言，元代與宋應作為同一時期之兩階段觀。元之斗栱比例尚大，昂尾挑起，尚保持其槓桿作用，補間鋪作朵數尚少，每間兩朵為最常見之例，曲陽德寧殿，正定陽和樓所見均如是。然而柱頭鋪作耍頭之增大，後尾挑起往往自耍頭挑起，已開明清斗栱之挑尖梁頭及溜金斗起秤桿之濫觴矣。

明清二代，較之元以前斗栱與殿屋之比例，日漸縮小（第一八九圖）。斗栱之高，在遼宋為柱高之半者，至明清僅為柱高五分或六分之一。補間鋪作日見增多，雖明初之景福寺大殿及社稷壇享殿亦已增至四朵六朵。長陵稜恩殿更增至八朵，以後明清殿宇當心間用補間鋪作八朵，幾已成為定律。補間鋪作不惟不負結構荷載之勞，反為重累，

於是闌額（清稱額枋）在比例上漸趨粗大，其上之普拍材（清稱平板枋），則須縮小，以免阻礙地面對於纖小斗栱之視線，故闌額與普拍材之關係，在宋金元為T形者，至明而齊，至明末及清則反成凸字形矣。

在材之使用上，明清以後已完全失去前代之材，栔觀念而僅以材之寬為斗口。其材之高則變為二斗口（二十分），不復有單材足材之別，於是柱頭枋上，往往若干材「實拍」累上，已將栔之觀念完全喪失矣。

在各件之細節上，昂之作用已完全喪失，無論為抄或昂均平置。明清所謂之『起秤桿』之溜金斗，將耍頭或撑頭木（宋稱襯枋頭）之後尾伸引而上，往往多層相疊，如一立板，其尾端須特置托斗枋以承之，故宋代原為荷載之結構部分者，竟亦論為裝飾累贅矣。柱頭鋪作上之耍頭，因為梁之伸出，不能隨斗栱而縮小，於是梁頭仍保持其必需之尺寸，在比例上遂顯龐大之壯，而挑尖梁頭遂以型成。

構架（註七）柱梁構架在唐宋金元為富有機能者，至明清而成單調少趣之組合。在柱之分配上，大多每縫均立柱，鮮有抽減以減少地面之阻礙以求更大之活動面積者。梁之斷面，日趨近正方形，清式以寬與高為五與六之比為定則，在力學上殊不合理。梁架與柱之間，大多直接卯合，將斗栱部分減去，而將各架槫亦直接置於梁頭，結構簡單化，可謂為進步。明栿草栿之別，至明清亦不復存在，無論在其平闇之上下，均作法相同，月梁偶只見於江南，官式則例已不復見此名稱矣。

平梁之上，唐以前祇立於叉手承脊槫，宋元立侏儒柱，輔以叉手，明清以後，叉手已絕，而脊槫之重，遂改用侏儒柱（脊瓜柱）直接承托。

舉折之制，至清代而成舉架，蓋宋代先定舉高而各架折下至清代則例則先由檐步按五舉，六舉，七舉，九舉遞加，故脊槫之高，由各架遞舉而得之偶然結果，其基本觀念，亦與前代迥異也。

藻井（註八）平闇樣式至明清而成比例頗大之方井格，其花紋多



彩畫團花龍鳳為多，稱天花板。藻井樣式明代喜以斗拱構成複雜之如意斗栱，如景縣景福寺大殿（第一二七圖）及南溪旋螺殿所見，至如太和殿之蟠龍藻井彫刻精美，為此式中罕有之佳例（第一四八圖）。

墻壁　墻壁材料自古有磚、板築，土墼三種。北平護國寺千佛殿墻壁，土磚壘砌，內置木骨（註九）為罕貴實例，在磚墻之雕飾上，清代有磨磚對縫之法至為精妙彫磚及琉璃亦為磚墻上常見之裝飾。明清宮式硬山山墻，作為墀頭。為前代所未見。

屋頂（註七），屋頂等第制度，明清仍沿前朝之制，以四阿（廡殿）為最尊，九脊（歇山）次之，廈兩頭（挑山）又次之，不廈兩頭（硬山）為下。清代四阿頂將垂脊向兩山逐漸屈出，謂之推山。使垂脊在四十五度角上之立面不作直線，而為曲線。其制蓋始於營造法式『兩頭增出脊槫』之法，至清代乃逐架遞加其曲度，而臻成熟之境。九脊頂之兩山，在宋代大多與梢間補間鋪作取齊，至清代乃向外端移出，大致與山墻取齊，故兩山之三角部分加大，宋元兩山皆如『挑山』之制，以梁架為內外之間隔，山際施垂魚惹草等飾，明清官式則因向外移出，遂須支以草架柱子，而草架柱子醜陋，遂掩以山花板，於是明清官式歇山屋頂，遂與宋以前九脊頂迥然異趣矣。

屋頂瓦飾（註七）甋（筒瓦），瓪瓦（板瓦），明清仍沿前朝之舊，元代琉璃瓦實物未之見，清代琉璃瓦之用最為普遍。黃色最尊，用於皇宮及孔廟，綠色次之，用於王府及寺觀；藍色像天，用於天壇，其他紅紫黑等雜色，用於離宮別館。

瓦飾之制，宋代稱為鴟尾者，清稱正吻，由富有生趣之尾形變為方形之上捲起圓形之硬拙裝飾。宋金元鴟尾比例瘦長，至明清而進方形，上端捲起圓螺旋，已完全失去尾之形狀。宋代壘瓦為脊者，至清代皆特為製範，成為分段之脊瓦，及其附屬線道當溝等。垂脊與正脊相似而較小。垂獸形制尚少變化，但垂脊下端之蹲獸（走獸）及嬪伽（仙人）則數目增多，排列較密。

通常民居，祇用仰覆板瓦，上作清水脊，脊兩端翹起，稱朝天笏，

為北平所最常見。

　　宽瓦之法，北方多於椽上施望板，板上施草泥二三寸，以墊受瓦壠，蓋因天寒，屋頂宜厚以取暖，南方則骨於椽上直接浮放仰瓦，其上更浮放覆瓦，不施灰泥，蓋氣候温和，足蔽雨露已足矣。

　　彫飾　明清以後，彫刻裝飾，除用於屋頂瓦飾者外，多用於階基，須彌座，勾欄，石牌坊，華表，碑碣，石獅，亦為施用彫刻之處。太和殿石陛及勾欄，踏道，御路，皆雕作龍鳳獅子雲水等紋，殿階基須彌座上下作蓮瓣，束腰則飾以飄帶紋。彫刻之功，雖極精美，然均極端程式化，藝術造詣，不足和唐宋雕刻相提並論也。

　　彩畫　元代彩畫僅見於安平聖姑廟，然僅紅土地上之墨線畫而已。北平智化寺明代彩畫，尚有宋營造法式『豹脚』『合蟬燕尾』『簇三』之遺意，清綠疊暈之間，綴以一點紅，尤為奪目，清宮式有合璽與旋子兩大類。合璽將梁枋分為若干格，格内以走龍蟠龍為主要母題。旋子作分辦圓花紋於梁枋近兩端處，因旋數及金色之多寡以定其等第，離宮別舘民居則有作寫生花紋等。更有將説部戲劇繪於梁枋者，亦前代所未見也。

註一　玉璧文清宮式石橋做法

註二　梁思成營造算例，劉敦楨牌樓算例。

註三　梁思成劉致平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二集石欄干。

註四　梁思成劉致平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七集柱礎。

註五　陳仲篪識小録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二期。

註六　梁思成劉致平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四集第五集斗栱。

註七　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

註八　梁思成劉致平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十集藻井。

註九　劉敦楨北平護國寺殘蹟，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二期。

Y6
L493.1
1

M 750002

+721
L428C

108657

書號

登記號

南17A-乙